



第二期抗戰後

# 東線風雲

江  
詒  
著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第二期  
抗戰後  
東線風雲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合著者

長江  
陸詒  
朱民威  
羅平

編選

呂菲

出版

漢口大時代書店

本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總經售

漢口交通路第四十號  
廣州教育路第八號

教育書店

分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各埠生活書店  
漢口光明書局

西安大東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重慶大東書局

雲南世界書局  
成都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在東戰場上，自從南京失陷之後，戰事轉入了第二個階段，回時，戰線也延得更長，他從浙江，經江蘇，安徽，一直拉到了山東。在這樣一個局面中，我們的支撐，該是如何不易，但是，由於我們軍事當局與指揮將官的優秀的領導，和兵士們的英勇抗戰的精神，配合着覺醒的民衆的助力，終於使我們支撐了下來，而且有着好轉的形勢，這是我們可告欣慰的一點。不過，反過來說，大家也是更當自勵，以達到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出中國去的最後目的。

因為東戰場戰線的延長，我們看起來也許會攪不清其間的風雲變幻，所以現在把他分爲四方面來敘述。首先是「在江南」，這是記述在江蘇南部（長江之南）浙江北部（錢塘江之北）的戰事情形的。雖然這是屬於抗戰的第一個階段，但爲使本書系統明白起見，所以仍把來歸進去了。「在皖南」是記述在安徽南部蕪湖廣德一帶抗戰的事蹟，「在皖北」是記述在淮河流域的血戰經過，「在徐州」則是說明作爲東戰場的重心，敵人所最希望攻下的徐州的情勢的，

東戰場那些土地是中國最富饒，肥美的，我們不能任他失掉呵，兄弟們！

# 東線風雲 目次

## 1. 在江南

羅平：憶東戰場……………	(一)
卜明：當吳興與陷落的時候……………	(一八)
鏡秋：抗戰烽火中的京滬綫員工……………	(二二)
劉尙均：蘇錫常淪陷記……………	(三二)
汝尙：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三六)

## 2. 在皖南

鎮東：皖南焦土抗戰……………	(四七)
朱民威：淪陷後的蕪湖……………	(五一)
朱民威：江防第一綫的繁昌縣……………	(五八)
朱民威：炮火聲中話皖南……………	(六四)
企程：廣德游擊隊員訪問記……………	(七一)

## 3. 在皖北

逋仙：蚌埠雜記……………	(七五)
--------------	------

長江：淮上觀戰記……………	(七八)
范世勤：驚破敵胆的淮上民……………	(九三)
陸詒：津浦南段的前綫……………	(九七)
長江：江淮間的運動戰……………	(一〇二)
海萍：宿縣見聞……………	(一〇六)
海萍：忘私的司令和營私的縣長……………	(一〇七)
陸詒：皖北戰場……………	(一〇九)
陸詒：圍攻定遠……………	(一一四)
長江：淮南戰場……………	(一一八)

#### 4. 在徐州

甘介侯：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	(一二五)
海萍：戰雲下的徐州……………	(一三七)
楊禹九：徐州在戰時……………	(一三九)
劉誠：鋼鐵鑄成的徐州戰區……………	(一四三)
惜夢：徐海風雲……………	(一四七)

# 憶東戰場

羅平

## 一·杭州灣敵人登陸

杭州灣——這一個使人永遠眷念，永遠留戀的海灣呀！

那浩淼遼闊的東海海空，天鵝絨似的，藍玉一般的水色，一片無際的鐵板沙，被風吹去了浮沙，閃着鹽晶光輝的鹽澤，和層疊起伏着的雄偉的九峯山頭。

在蒼茫的暮色和無邊的月光裡，沿了一條悠長的海岸線，那是我們無限大的國土的邊緣，我默默地渡了兩個夜晚。

在那裏，我曾聽到浪濤向堤塘撲擊的聲音，也曾聽到在廣場上，千百個壯丁操練時發出的悲壯的吼聲。我曾看到海鷗潑刺的飛姿，也曾看到海防哨兵堅毅沉着的神態，和在飄渺的烟波中，渺小的敵艦的淡影。

每當臨睡的時候，我總要跑到三層的屋頂上，（我是宿在海濱俱樂部的）懷着一種訴說不出的心情，定神地望着凝在月光和水光的交蒙着的銀霧中的那和平的海濱，和平的土地，和平的人民，生息在國土上的和平的一切。涼夜的海風就似一種暴力，一陣陣迎面壓來，我不期而然地想起明季的倭奴，（Ains）想起成繼光，更不期而然地記憶起剛

在白天參觀過的黃山頂上堅實強固的砲壘，滬杭公路下曲折週密的戰壕，和××長簡短而截鐵的談話：『守土抗敵，是我們軍人的本分，在我駐守的地方，如果輕易讓一個敵人踏上岸來，我就不姓×，你知道這裏的工事非常堅固，這種工事是出乎敵人意料的，他們縱付極大代價，也決不能輕易上岸』，這樣，這樣，我就從心底發出微笑，走下樓，安然入夢。

却萬想不到，在我離去乍浦的第五天，自江蘇柘林起，迤西沿漕涇，戚家墩，金山衛，金山嘴，至浙江的金絲娘橋，全公亭以至乍浦，數百里地兵卒駐守××師奉命調到中路去了，接防的是原駐守××的××師，××距乍浦祇三十五華里，徒步走起來，四五小時是準可到達的了，然而到第二日的深夜還始終沒有來。更萬想不到，竟爲東戰場的戰績上，留下了這樣一個最深最慘痛最不能泯滅的創痕！

敵人得到了當地耆紳兼漢奸的報告，就在十一月五日拂曉，開始避重就輕地在金絲娘橋登陸，一長串的敵艦就在離岸十里附近的海面向各處施放排砲，平湖縣城距海岸祇二十七華里，那密如聯珠的巨大的砲聲轟醒了全城的居民，有的掙大了半醒的醉眠，有的嚇得面無人色，在街上四處亂跑。

六點零八分，前方來了電話，說是敵人在金絲娘橋已經登陸，用木筏偷渡的，砲聲



却愈來愈密，還夾雜着五百磅以上的炸彈爆裂聲，縣政府裏的玻璃窗，都被震得格格作響。

前方又來了電話：敵人登陸的數目已增加到八百，一路向西面全公亭進攻，一路往北進襲新倉。

全公亭到乍浦祇有十二里，正巧有我砲兵×旅某連留守（不是駐守）在那裏，可是連長却並不絲毫退縮，他祇是接一連二地來催子彈：「快快送子彈來！」「子彈送去沒有」「敵人已經逼近了！」「敵人已經入我們陣地了。」

不到五分鐘，電話又來了：「王排長掛彩了！」

二分鐘後，電話裏又傳來了連長急迫而又嘶啞的聲音，叫人聽了非常難受：「張排長和他的隊伍，全犧牲了！來不及說完，敵人的炮火已經殺害了我們這位忠勇壯烈的青年連長了。」

聽電話的是縣長丘遠雄，他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一方面同樣向上峯接一連二地催討救兵，一方面迅速調集了壯丁和鄉城的警察，趕往抵抗，雖然這些壯丁是他接任一月以來才訓練出來的，但是他們誰都認識得很清楚，必需和敵人拚命，不能讓敵人不付任何代價，隨便就侵佔了自己的鄉土。

全縣警察和受訓的壯丁，僅祇有二千左右，而受訓的壯丁中間，大部份是平素被人認為最兇惡的「鹽梟」，他們從來就被人漠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人們一點點恩惠，終年在飢寒交迫中度着非人的生活，然而，在這次抗戰中，他們却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海濱那些冗長堅強的工事，都是他們日以繼夜，忍飢耐寒構成的，而當敵人登岸的時候，他們却個個挺身而出，拿起了被繳剩下的八百枝鈍鏽的槍枝，極少的子彈，站在最前綫。他們雖不曾制止敵人的猖獗，幾乎全部，在敵人猛烈的炮火和彈盡援絕下，都作了壯烈的犧牲，可是，他們也在中國抗日的史實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橫灑在海濱的殷紅的鮮血和含笑的臉龐，告訴了敵人，中華民族千百萬民衆，即使是極窮苦和無知，他決不甘心做敵人的奴隸！他告訴了我們，他們是一羣最良善的人。

敵人大批登陸，捨平湖而北進金山縣，七日下午即渡過黃浦江，截斷了滬杭鐵路。往者已矣，由它成爲一個猜不透的謎？去吧，祇願，祇願我們能够接受這一次血的教訓，並記住這一個慘痛的創痕！

## 二、太湖三晝夜

黃昏靜靜地展開，暮色籠罩了整個平望鎮。

孫參謀提了一隻小皮箱，踉蹌地跑進我所僅想留宿一晚的小屋裏，用最短促的聲調

對我說：「快走，快離開平望，敵人已經到了王江涇。」

他的眼睛和神色足夠叫我相信他的話的，可是總不能解脫我的驚疑。

就是在今天見到了××××，知道戰事在楓涇與嘉善間已成了膠着狀態；也就是在今天，我騎了一輛自行車，由嘉興東門沿蘇嘉路來到平望，一路上看到的除了堅實的工事之外，是非常平靜，非常安謐的景象，怎麼隔不到四五小時，敵人就會占據了王江涇，截斷了我們預備堅守的這條國防線，蘇嘉路呢？

「據前方情報，敵人是由早經收買的湖匪帶路，乘了二三十條汽艇，從千窰鎮經連四蕩到來的。」

「那末，敵人並不多囉！」我說。

「是的，祇有三四百人，所以我們正計劃和嘉興方面於今晚夾攻。」

「那很好，我就跟你們一同走，今晚也就不住這兒了。」

「不，我不去，我奉命帶了×部的重要公文，必需走太湖到吳興。而且，×長也希望你無論如何跟我一路走，因為，因為前方說不定會……：……：……」

雖然孫參謀沒有說下去，我已領悟到了他的意思。

在沉默中，一陣晚風帶來了斷續的低微的機槍聲。終於，我決定也繞道走太湖。

到離平望十二里路的青港附近，我們才看見一條正要開航的小木船，船上已擠着二三十個難民，他們却很慷慨地讓我們上了船。他們是逃宜興去的，船是敞口，沒有棚，也沒有帆，要在周圍有六百里路素以波濤險惡著稱的太湖走條對角線，全要仰賴一個茶店夥計的兩隻手搖，真可以說是前途茫茫了。

不久，我們進入了太湖。

湖水的泡沫輕輕地沿着我們船的邊緣一條條滑過去，無數顆金色的星星散佈在暗藍色的天空中。半勾新月掛在我們的右邊，茶店夥計把她權作爲南針，就循着她所指示的方向，在蒼茫的湖面上搖着。一個不可測的命運壓住每個人的心頭，誰都在沉默。

「你們兩個怎麼也逃起難來了？不可以求菩薩保佑麼？」我打破了岑寂的空氣，打趣地問身旁兩個尼姑。

「吳江城外的觀世音廟都給日本飛機炸平了，菩薩連自己都保佑不住，還保佑得了我們？」全船的人都笑出來了，想不到宿命論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念，這是抗戰中的一個小小的收穫。

就這樣，我們坐在船邊沿上，縱談上下今古，一直坐到了黎明。

沒是一絲風，濃厚的霧重重降着，太陽還不見出來，浮雲像無數白色的幽靈，遮蔽

了整個「湖空」；我們這一葉孤舟現在是陷在水天形成了的灰黯的一片裏，迷失了方向。何處是宜興呢？憂懼和疲倦特別表現我們惟一的救主，這個年青的茶店夥計黃瘦的臉上。

我和孫參謀主張暫時停息一下，一方面讓這一位夥計歇歇力，一方面等太陽出來了，我們辨明了東南西北再走。全船的人都同意了。

半小時後，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陣激烈的炮聲，那轟轟的巨響，清脆地撲擊水面，又從水面清脆地回響了出來，震撼全船上每個人的神經。

『大家不要怕，那至少離開我們有三十里路！』孫參謀這樣安定着人心。可是，誰都安定不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要繼續航行，理由是離開得遠一些，總比較安全。

我們的船終於又飄行起來了，整個的「湖空」就像蒙了幾層蜘蛛網，灰黯而且抑鬱。在面前的水面上隱現了比較深色的灰黯的一堆，我們知道這一定是湖中的一個小島了，在那裏，可以問清楚方向，漸行漸近，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大羣蘆葦。

船就沿着蘆葦搖，可是搖了好久還沒有發現一個進島的港口。突然，又從薄薄的空氣裏傳來了尖厲的機關槍的聲音。

人們的情緒又緊張了，中年的雜貨店老闆忽然叫了出來，指着船後面，遠遠地冒起

來的幾條白烟。一個婦人竟驚惶得哭泣起來。

「把船開進蘆葦裏去！」孫參謀說。

孫參謀，茶店夥計，雜貨店老板和我慌忙地站了起來，用最迅速的方法把船撐進了蘆葦的中心，七八尺高的蘆葦桿，在前後左右，把我們密密地隱蔽了，誰都屏息了呼吸，互相擠緊着，敏感地傾聽着，靜寂地交換着寒慄的眼光。

漸漸，我們可以聽到發動機的聲音了，孫參謀一手拿起小皮箱，一手握着手槍，準備萬一給敵人發現了，就先把小皮箱沉到湖底，然後跟敵人拼命，一個換他二三個。

我們這時就叫婦孺躲在艙底裏，絕不要伸出頭來，自己就揀輕巧的木板的撐桿拿在手裏，多少可以打死他們一兩個。

漸漸，約摸有四五隻汽艇的發動機聲，走近了，嘹亮地鑽進我們耳朵，又漸漸地消失了。

我們誰都鬆了一口氣，可是誰都不主張這條船在白晝就離開這蘆葦叢。

足足默坐了有十二小時之久，這一葉孤舟才又載了我們三十七個開始在蒼茫的湖面上飄浮。可是，到三點多鐘，還沒天亮，我們又在另一個小島旁的蘆葦叢裏停下了。

第二天，起了風，又下了細雨，湖面起了駝背似的浪頭，蘆葦被衝倒了又挺起來。

我們衣服給淋濕了，而且整整二晝夜沒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了，可是每個人的心緒都沒有低沉下去。

風雨到下午雖然小了些，可是還沒有中止，我和孫參謀預料敵人決不會在風雨中行動，雖然很擔心着走錯方向，可是我們終究向全船負責保證安全，要求繼續航行。

翌晨在熹微的晨光裏，我們進到一個港口的時候，茶店夥計的手已經疼痛得不能動彈，而在船沿足足坐了七十二個鐘頭以上的我們，都感到了腰酸背痛，站立不起了。我們聽到鷄啼聲，知道這裏一定有人家，上去一問，總算徼天之幸，我們到達了京滬線上的重鎮——無錫。

想起了我們的國防線蘇嘉路被截斷的原因，孫參謀急忙接着問：「此地有我們軍隊沒有」？對方的回答，祇是搖了搖頭。

### 三、來自敵人後方

在去長興的軍用卡車上，我遇到了×××師的王副官。他除了回答我師部裏幾位高級長官的近況之外，還鄭重地告訴我：「葉處長是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從敵人後方脫險歸來的。」

用不到思索，從敵人後方脫險出來，那必然會有一個極生動刺戟的故事了，於是，

我就冒着黑漆的夜，進到一間黑暗的屋子裏，會見了分別已將一月的瘦長而壯健的葉處長。

於照例的寒暄後我們開始談到正題上來了：

「聽說你這次是從敵人後方跑出來的，是不是？」

「你怎麼會知道了？誰告訴你的？」

我於是就信勢故意賣弄一下：「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是吃那一行的飯！」

葉處長失聲地笑出來了。

「能不能請你告訴我你是怎樣逃出來的？這一段富有戲劇性的緊張而又刺戟的故事，我相信誰都渴切要知道的！」

「那不行，一來是因為我的口才不好，說得不會動聽，二來是我這次經歷並不十分富有戲劇性。」葉處長收斂了適才的笑容，「不過，我很願意告訴你，可是，希望你不要把我的這一段經歷當作一件不關痛癢的事情，這裏是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軍隊與民衆不合作的痛苦，我這次是身受到了！」

葉處長的音調逐漸低沉，可是每個字聽來都含有無限重的力。

「我軍離開青浦的時候，我正因公停留在三十里外的一個鄉村裏，到第二天中午在



我到回×部去的中途，才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全部離去，敵軍已由漢奸迎入了縣城，我知道敵人是沿着公路線前進的，於是趕忙回頭走，一邊走一邊想到身上穿的一身軍服，最好把它換下來，走起來可以安全些。雖然我當時想到死，想到跟敵人拼，可是我又想到除非迫不得已時，不必作無謂的犧牲，我應當使自己儘可能死得有價值些，有義意些。

「於是，我在一個農家門口停下了，門是緊閉着的，我輕輕地敲了幾下，一個中年婦人從門縫裏探出頭來，看見我，立刻又把門關上了。

「沒有辦法，於是我又走到另一家門口，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頭跑了出來，我於是就跟他商量，請他給我一身破舊的衣服，好把身上軍服換下來，我很和藹地說了一遍，二遍，三遍，老頭却儘是搖頭，一句話都不講。到此刻我還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是因爲聽不懂我的話呢，耳朵根本就聾了呢，還是不願意。

「第三第四家是兩所空房，人早就逃難去了，到了第五家，我算遇到了一個壯丁。我跟他說明了我的請求，可是，他一聲不響，很脾睨地朝我看了兩眼，轉身想走，我急忙拉住他，跟他解釋我決不是想開小差，是爲了要去歸隊，爲了將來多殺幾個日本兵，我才急於要化裝離開這兒的。可是他依舊是脾睨地朝我看了兩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悲哀，憤恨，焦急，各種情緒交織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緒，我是中國的軍人，而剛才我所呼籲的，是中國的人民，可是我當時像處在一個荒涼的孤島上，一片廣大的沙漠裏

……

葉處長說到這裏，聲音有點哽咽了，於是我趕緊接着問：「後來怎樣呢？」

「後來」，他停了一停，「後來，我想不用錢是不行了，於是就在另一個村莊裏，我拿出了四十塊錢，才換到了一件破棉襖，一條破夾褲。

衣服既然換了，於是我決心繞過幾個村莊，走到公路邊去看看動靜。

拐過好幾個彎，還沒到滬錫公路，遇到幾個左胸襟縫着小敵旗的漢奸，正在勸村裏的農民到前面一所茅屋裏去購買敵旗，小的兩毫，大的八毫，說是祇要去買一面，縫在胸前，就此可以通行無阻，當時有一個漢奸，拍拍我的肩，指點我購買的所在地，我怕一開口露出了破綻，祇得唯唯點頭。

那時敵人還不敢輕進，就在小村莊前的公路上，正緩緩地來了十幾個敵騎兵。他們到村莊前停住了，兩個騎兵拿了一幅敵旗跑到前面，插在離村莊五百米達的公路旁，又跑了回來。我這時正躲在小小的竹林裏，他們的一舉一動，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夕陽殘照裏，他們掉轉馬頭回去了，我趕忙躡手躡腳，掩到他們剛才所插的敵

旂邊，把敵旂拔下來，拿到田裏去，把它撕成粉碎。不知那一個敵兵回頭看見了他們的旂子已經失蹤，慌忙開槍，十幾個敵兵也就惶恐地在公路左右散開，毫無標的地亂開起槍來，可是他們却始終不敢上前。看到他們慌慌張張的狀態，我祇有伏在棉花田裏暗笑。」

我禁不住自己不插口了：「這還不夠刺激，緊張和不富有戲劇性嗎？」

「可是，由於漢奸的大肆活動，和敵人所積極進行的欺騙和麻醉，使我白天不敢進村買飯，夜裏祇能在墳墓旁睡覺。挨餓挨了兩天，走了好幾百里冤枉路，用去了快將二百塊錢，才轉輾到了蘇州。我，我不忍告訴你，我和民衆間隔着多少遠的距離……」

在搖幌着的昏黃的燭光裏，我靜靜地凝視着他有些潤濕了的眼睛。

在長長的沉默以後，我們下了這樣一個愿：

「惟有希望今後努力於民衆工作的，除了標語口號之外，還必需真正深入民間去，切切實實把民衆訓練並組織起來！惟有這樣才能於我們此次抗戰有利。」

#### 四、新中國的兒女

東戰場，牠是一架嶄新的完備的X鏡！

陳腐的屍骸，壯健的細胞，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面前，顯現了他們美醜善惡的原

形。

大街上的商店，因輕信謠言，全停止了營業，到第三天，守軍的長官打電話給省××某執行執委員，要他設法開導開導，回答是因爲好幾天沒有出門，還沒有知道這件事。

居民沒有防空常識，聽到空襲警報後不躲進防空壕去，某主任在會議上公然提議，以後派兵到街上去，遇到不肯躲防空壕去的，就用刺刀向他們腿上刺，刺它一洞再說！某縣縣長早想溜之大吉，被負保安責任的堅決留下了，可是在某天，當敵機首次轟炸後，剛離去二分鐘，就帶了二個衛兵，慌慌張張走了。

某縣負抗敵後援工作的，一聽到砲聲就回來了老家，帶了一本帳簿，一筆捐款。在戰區裏，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被父母拋棄在路旁的活潑的孩子，在公路上爬走，或是十幾天沒有換藥，沒有吃喝的傷兵，困憊饑餓的難民，和裝載些並不是軍用品的桌椅，梳裝台的軍用車……

在戰區裏，我們可以經常聽見，零零碎碎的槍聲，嚴厲得怕人的呼喊聲，老夫婦的慘痛的嘆息和抽噎……

我們可以見到聽到，那由於過去民衆訓練工作的不夠，士兵教育不夠的原因所產生

的一切不良的惡果；可是，這祇是狹小的一面！

在另一面，這廣大的一面，正有千百萬新中國的兒女，在前後方，用他們的鮮血，他們的頭腦，他們的忠魂，為中華民族寫下了，偉大的可歌可泣的史實。

在楓涇，一個黑夜裏，十數個從上海來××軍受訓的學生，正整裝待發，一個熟悉的友人和我緊緊地握了一次手，很沉着地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進到租界很困難，我們是有辦法的，雖然我到上海後不能寫信告訴你，可是我們將來在上海的行動，是足夠使你知道我們是安全進入租界的了。我們無論如何要達到我們的志願和我們的任務，我們要使敵人知道，即使我們的軍隊離開上海，可是上海還有好幾十萬的中國民衆，他們並不願意甘做順民，他們的愛國心並沒有被征服」。

我祇有含着感激的眼淚，和他們每個人的白嫩的手又緊緊握了一下。

在寬闊的恬靜的青陽港裏，埋葬了二十七個我們英勇的，忠誠的青年男女，他們是參加救護工作的，因為信息傳得慢，到青陽港邊，那頂鐵橋已經炸毀了，沒有一個能泅水的，找船，附近是一隻渡船都沒有，身後已經傳來了敵人坦克車的聲音，於是，二十七個連抱着，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萬歲」的口號，躍進水裏，殉了民族！

××師離開崑山匆促間遺忘三個在師部服務的童子軍，於是他們這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就四處打聽，打聽到了，就徒步趕上去，中途受到了敵機的轟炸，一個死了，一個重傷，祇剩下了十五歲的一個。於是他就把脚下的泥土用手挖了一個很大的窟洞，把他已死的同伴埋葬了，就背負着那個重傷的同伴走，徒步走了四五十里路，才見到了一輛救護車。救護車上的人把傷的收留了，可是沒有把他留下。於是，他又是徒步，徒步到了蘇州，蘇州很多人都走了，火車也沒有，於是又徒步走到無錫，無錫也同樣，於是又徒步走到了常州。

就在火車站上來回徘徊着，等候火車來到，好去南京找童子軍理事會。數日來，是走，走，走；餓了，就吃那以他全部財產——兩毛錢——買來的冷燒餅，夜裏就解下背上的薄呢毯，在空茅房泥地上睡下。他的父親是上海一家有名的鐘鏢店主，可是他願意回去，他要找到理事會，還要求他們派他到軍隊裏去服務。

『我們年紀雖然小，但也應當一樣爲國出力！』他微微地努起了他的小嘴吧說。

在大通，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見，以前在軍隊中工作過，後來成爲電影演員的友人，和從很富有很舒適的家庭裏走出來的他的愛人，問起今後的工作，他告訴我，即將和他一羣朋友到皖南去組織民衆，發動游擊戰爭。我倒勸他不必如此做，因這爲不是輕而

易舉的，最好找另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你不要過於輕視我的能力！」鐵流」中所描寫的游擊隊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們祇有在實際的經驗中找取教育，才能真正使自己並他人進步。我們應當感謝敵人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我們鍛鍊，讓我們成長！何況，我還有幾個朋友和當地的民衆都很好呢！

他說話時滿胸熱情溢於言表，打動我的心弦。

在杭州近郊，一羣壯丁正在那裏操練，一個中年農夫雜在觀衆裏哪噥着說：「都是壯丁訓練，壯丁訓練，訓練壞了，弄得日本人見了中國的老百姓也要……。」

他正想講下去，旁邊一個青年農民給了他一個很重的巴掌。

「放你媽的屁！日本人殺我們老百姓，搶我們的田地，燒我們的房子，難道我們不應當學學開槍，等他們來時，跟他們拚個死活嗎？」

在前前後後的哄笑和掌聲中，那個中年農人撫着他的臉，低下頭走了。

在溧陽的一個上流人家，父女正在對坐者吃早飯。

「一個人總要安分守己，特別是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在家裏安安穩穩地吃幾頓粗茶淡飯，已經是前生修來的了，你還要鬧什麼？」父親說。

「爸爸，你已經活到五十八歲，自己可以在家裏享享福，等死的了，但是我可不成，我還年青，我要乘這個時候創造我的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我必需走，我明天就離開這兒！」女兒的聲音越來越激昂。

「我不許你走，你要走，從此可就別回來了！」

「你以為我希望罕這個家麼？家祇有使我消沉，使我退步！使我永遠成爲一個千金小姐！」

「可是，你別忘了你是個女孩兒呀！」父親的聲音忽然變得溫和了。

「女人，女人又怎麼樣？女人應當在這個時候去當看護，去到前線慰勞，或是像胡蘭畦和丁玲他們一輩一樣，始終在軍隊中工作。無論怎樣，不默在家裏！」

「走，走，走，明天就走，愈快愈好！」這是父親的結語。

「當然走！」女兒用勁地把碗放在桌上，碗碎了。

我們的祖國呀，你怎麼也不會被滅亡掉，因爲，由於這次抗戰，你已經淘汰了多少陳腐的骸骨，產生了多少新的壯健的真正愛護你的細胞哪！

當吳興陷落的時候

卜明



## 一、吳興陷落了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吳興縣城陷落了。

在一二天以前，我們就到了離開縣城三十里的潘店鎮，成立了一個「流亡抗敵工作團」，打算在沿苕溪一帶的村莊裏做起工作來。團員不到十個人。

吳興縣縣長是東北人，一個抗日決心非常堅決，又能幹，又賢明的縣長。雖然到吳興來接事還不到一二個月，一接手就幫助駐軍辦理各項事務很起勁。聽說城裏所有政府機關都搬光了，祇有他跟幾個秘書，科長，最後比國軍稍早一些才退出來。

我們這個團體，經過私人的關係，跟縣長談了幾次話，他答允收容我們下來，而且要我們在湖屬各地招收了五十多個青年，在離開縣城九十里路的梅溪鎮，把「吳興縣政府政治訓練班」開課了。

在戰區，在戰區附近，我們來回的住下了快半個多月，我把當時的情形拉雜的寫在下面。

## 二、敵人是怎樣屠殺擄掠的

在訓練班還沒有開始以前，政府感覺到沒有詳細曉得縣城失陷後的情形，對於訓練班的地址，訓練時期，都不能有個好好的決定，就派了一二個同學去打聽一下。根據他

們回來的報告，說：敵軍進城以後，到處找尋糧食，搜擄婦女。放火的事情，大半是漢奸做的。敵人雇用了當地的流氓惡棍，專門殘殺公務人員，學生，智識份子；後來給他們殺光了，殺得無人可殺的時候，這批雇用來的流氓亦被敵人全數消滅！

敵人佔了縣城，在附近各村莊是沒有駐兵的，不過時常有少數敵軍到村莊上來巡邏。見雞殺雞，見豬殺豬，見婦女就強姦。單在潘店附近一帶，一個吳興縣地方法的書記官和妻子被擄去了，另外還捉去了七八個年青的姑娘，這幾個人當中祇有書記官的妻子是回來的，被侮辱是不用說了。書記官呢，當然公務人員一律殺死了！

這些是別人報告的，也許有不確的地方，但是在離開縣城五十里路的胥倉橋，我們遇到了大批的敵人，在河裏，他們用汽艇拖了二三十只小船，岸上有十幾個敵軍，穿過街上，街上逃得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們躲在屋子裏聽見人問「你是壯丁嗎」？沒有聽到回答。拍拍幾下鎗聲，一個年青的漢子，躲在街上，死了。

### 三、英勇的鬥爭

敵人這樣殘酷橫暴的行爲，內地民衆一點也沒有反抗的嗎？不，在離開潘店三里路的塘口，那裏有幾百個築路工人，在修理一條泗安塘；當敵人幾只汽船停在河邊，上陸後，他們把船裏所有的糧食，槍械都給他搬走了，把幾只船，機器都拆毀。敵人回來了

給當地民衆一個刻毒的報復，把塘口所有的房子都放火燒了，沒有留下一間草棚棚。

#### 四、痛心的事

是在梅溪，我們還沒有上課，在操場上聽見清楚的機關槍聲，全鎮都慌亂了，所有的人們把店門家門都沒有關好，就逃走了。當我們走出的時候，我們聽見在機關槍聲裏還有人高聲的叫着：『不要開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老百姓不要逃！』但是有什麼用呢。機關槍還是咯咯的響着。百姓都逃光了。我們有許多同學都逃過對岸，到離開五里路的曉墅，到了下午，曉得了沒有什麼事情，才回轉來。

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呢？在前一天的晚上，曉墅鎮上來了一二百個鎗械齊全，服裝不齊的軍隊。當地的人士，不問青白，逃的逃，報告上司的報告上司，說，曉墅到了便衣隊。可是這批被人疑心作敵人便衣隊的軍隊，到了鎮上，秩序很好，不損害老百姓一點什麼，而且當天晚上他們打算過河到泗安，廣德方面去的。他們告訴老百姓說，我們是東北軍，從上海前線退下來的，隊伍失散了。要找隊伍。當天，無人敢去接洽，由吳興縣的一個秘書，拿着東北同鄉的關係，給兩方面的說個明白，才把對岸嚴陣以待的弟兄撤回，讓他們過去。可是泗安，廣德已被敵人佔領，他們無法過去第二天的上午，他們又回到梅溪，當地駐軍，就開槍掃射。安吉縣長還通知了國軍，把他們包圍起來繳械，

結果，他們被衝散了，有的繳了械往山裏一跑，吳興縣又爲了同鄉的關係，跟他們的代表談了一次話，要他把這批弟兄召回來，想起了六年來亡國奴的滋味，如今全面抗戰展開了，還要受着自己人的欺侮，見了同鄉人，把鎗往櫃子上一擺，真流得出眼淚。

##### 五、我要做一個游擊隊員

探聽消息的同學，也報告到吳興縣維持會的情形，和名單，名單裏有一個人是一個同學的哥哥。

這個同學在平時老是愛玩的，在上游擊課的時候，總是提出要到野外去實習；在討論會上，問題還沒有結束，也會立起來說：「主席，我提議散會。」

可是，他聽見哥哥做了維持會的會員，整整的哭了一二個鐘頭。後來他在「願任何項工作」的項目下，填着「游擊組。」

同學問他「你參加游擊組嗎？」

「是的，我參加游擊組，游擊到城裏去，把我的哥哥打死！」他回答說。

游擊組最後出發到陷落的地方去了，一共十二個人。

## 抗戰烽火中的京滬線員工

## 一、力未盡其用

京滬滬杭甬及蘇嘉這三條成A字形的鐵道，由「八一三」至東戰場大失利期間，在軍事運輸上所發揮的雄渾的力量，是鉅大的。滬郊兩個多月的大戰，敵人的兵力之難以舒展，固然是由於前方將士的英勇；而兩路員工在運輸上的盡忠厥職，尤其是接近前方的各站點及行車修路員工之不避艱險，於敵機殘暴的轟炸之下，繼續服務的精神，是支持我軍在滬郊作如此長期抗戰的一個因素。

如其你能回想一下，敵機那樣猛烈的轟炸兩路，始終阻斷不了我軍的運輸；或者當時任何一夜，你曾身臨蘇州或其他車站觀過光，看到那一長列，一長列，緊接着又是一長列，一長列的兵車，在黑夜的掩護之下，順順當當的開向東去，而崑山以至南翔一帶的空車輛，又能調度得不致塞斷道路，不被敵機毀壞，依然如限開回，以應急需；那必定然覺得這些駕駛機械的人們，委實值得我們最高軍事領袖特別予以慰勞嘉獎的！

當時雖然除薪津打了八折以外，又被減定認購一個月工資全數的救國公債，所有員工非但不說一句吝嗇話，額外的還自動隨時捐輸。在敵機襲擊之下，犧牲者的姓名，一個又一個的傳播到同事的耳裏，可是這不曾絲毫減少了服務的勇氣。便是鐵道部不曾頒佈戰時員工傷亡撫恤條例之前，誰也沒有計較到因公死傷的物質報酬。

東北同胞慘痛的生活，北甯鐵路員工的前車之鑒，早已使得兩路員工意識到唯有堅決擁護抗戰，爭取勝利，才有生路！

但所有這些人，還只是本於各個自發的愛國愛家的熱情在幹，兩路黨部及工會，在蘇州及嘉興組織了兩路抗敵後援會，但沒有領導他們組織他們。甚至有部分員工自動組織的抗敵救亡協會亦不為鐵路當局所諒解，認為多此一舉，而有取締之必要。假使當時鐵路當局及黨部工會等能認真組織起他們，那無疑的要發揮更強大的力量；也將不僅百份之百的各盡其本份上的職責，同時更能推動起沿線各地的救亡工作。

而今兩路是毀了，這支偉大的運輸也瓦解了，他們的力量是未盡其用，對於那未曾能充分發揮的潛在的能力，偶一念及，總覺萬分可惜。

## 二、紙上防奸

停在蘇州站上準備應用的幾車子彈，在十月六日那天，敵機能夠清楚的知道，一來就直奔子彈車，給轟炸個精光。漢奸作祟，是無可諱言，然而兩路的防奸鋤奸工作，除了路警在沿線捉過幾個小漢奸以外，這一工作，兩路當局以及黨部工會是概不注意的！甚至當鐵道部發下不作漢奸的保結，給員工填寫的時候，鐵路當局也虛應故事的敷衍了事。那個保結上規定很嚴，每個員工要三個同事保證，並且不得互保。當我接到這張保

單，正在考慮我將保那三位同事，又將請那三位同事保證我的時候，忽然接到了上面發下來的名單，那上面已經全部派定了誰保誰，誰由誰保。我的被保者中有一位我不熟識的，爲謹慎起見，自行換填了一位。可是送到處理馬上被發回來，要我照原來的改過。這種紙面上防奸的辦法真簡便，使結果可保全路清查不出一個漢奸來，然而真沒有嗎？我相信我們的黃局長也是不敢担保的！

### 三、以分散取消團結

抗戰時期不准團結救亡是說不過去的，但在兩路當時卻有兩件出色的例子：第一是，當時兩路抗敵後援會成立後，有一大批激於愛國熱情的車僮，一團高興的跑去找負責人請求加入，得到的回復是：

「不准！」

「爲什麼不准？」車僮問。

「你們是臨時僱用的車僮，不是鐵路員工！」

「可是我們也是中國人呀！」

「中國人？你們有公民證嗎？給我看！」

自然，我可以負責證明，全體車僮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但他們拿不出公民証來

。爲什麼沒有？那就得請問簽發公民證的老爺去。究屬是在何時因了何事，剝奪了這批青年人的公民權，而且還不准他們愛國了！

其次是：兩路抗敵後援會的大門既然關得緊緊的，要想從事於救亡運動的員工，便自行組織了兩路員工救亡協會。這一組織的刊物一經發行，鐵路當局馬上當伴要案似的，予以密切注意，找負責人去談話，着令取消。經過解釋後，還不能取得諒解，但在這一組織的言動上，當局也指摘不出絲毫的毛病。最後路方堅持定要把京滬滬杭甬的街頭削去，其中的因由，頗屬費解，結果是照辦了，隨後這一救亡組織在各站的同志，常常在工作剛有點頭緒，就把其中幾個人調往他站去了。這大概是鐵路當局分散團結的妙策吧？

#### 四、蘇嘉吃緊

我的寫字樓從蘇州被移到了嘉興。嘉興的壯丁能肩着長矛出來巡街，空襲警報時還協助軍警捉漢奸，比較蘇州的似乎大有精神。但一般的救亡工作和蘇州是一樣的不起勁。當鐵路同人正開始和當地的教師及記者等商洽如何推動當地的救亡工作的時候，全公亭敵軍業已登陸了，蘇嘉線風雲易色，驟告緊張。十一月六日在敵機整日的轟炸中，嘉興陰慘得像座死城，各家的門都關了，人躲着，街上沒有叫賣聲，連脚步聲也不易聽到



，敵機整天的在天上盤旋，掃機開槍，我們的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手也忙了一天。在遠處，在近處，常常爆開了轟轟的巨響，那簡直就算不清它慣了多少。

直到夜幕垂下的時候，敵機才離開了我們的頂空。我們正忙着整備點吃的，突然接到了處長的命令，要我們在兩小時內端整好一切，到站候車。

在淒風苦雨的黑夜裏，帶了我們的行李，文件，和用具，集中到車站去。站上是漆黑，遍地躺滿了重傷的兵士。這裏的傷兵醫院就這麼宣告結束了，所有輕重傷兵士都被遣發到這兒來候車。有一列車已經裝足了傷兵，像死蛇樣的躺在站裏，它還不能行動，路被炸斷了多處，現在正在趕修中，據說十二點鐘方有修好的希望。

東部的天空從敵艦上放射出的探照燈，像幾隻長胳膊似的，不停的在揮動，搜索，遠遠的有陣陣機關槍聲，應和着打在站台鉛皮棚上的雨點聲，一個頭部破裂的傷兵，穿着濕透了的單衣，像雨淋雞樣的，躬着身，抱着頭，從車箱裏走出來探問那兒有醫生，可以給他換一換藥？說綳帶全濕啦，身體也在發燒。可是在如此的情景下那裏再能找到醫生哩？

感謝修路的工友，敵機一天炸斷的路軌，他們用半夜的努力趕修好了，一點多鐘的時候，從西面開來了一列空車，把我們這批內勤人員和站上的傷兵一起由嘉興運出；嘉

興站的員工則依然未曾撤退。實在，我們內勤人員對着外勤的同事，不能不慚愧，他們總是比我們吃更多的辛苦，受更多的危險，隨後幾日更猛烈的轟炸中，他們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這樣，他們一直支持到敵軍逼近嘉興時方始撤退。

### 五、退過錢江

我們在杭州只停留了十天，那時杭州的城站雖已被整個兒炸成了焦土，但西子湖頭的綺麗風光似乎依然如舊，有不少苦中作樂的朋友在遊湖玩女人，可是前方消息的惡劣，使杭州的市面一天不如一天了。先是部分的居民開始搬家，隨後有些店舖子也在搬藏起貨物來了。杭州的當局可以說非常的愛護市民，初時是由公務員警告其親友快快的逃難，當局還故作鎮靜，隨後自己鎮靜不住了，便一面大搬特搬，一面動員警察挨戶通知老百姓逃難。這一幹可真不當要，二三日內，全杭州竟搬得十室九空。其時敵兵還遠在嘉興，按照隨後事實的情形說，實屬搬讓得太早。幸而轟炸錢江大橋的計劃未予如期實行；否則更不知有多少人力物力被阻在錢江的那邊哩！

十一月十五夜，在敗棟頹垣的城站裏，停了好幾列的逃亡專車，有省政府的，有銀行的，也有專載本路員工及其家屬的，方向是一個——開過錢塘江。站上的人羣熙來攘往，行囊箱篋堆積得如像一座座小山。美麗的西子，拴不住人們的心，甘願丟給日本帝

國主義去奸污了！逃跑，連同所有的車輛，統限於十六夜以前開過錢江。據當時確息，初成的錢江大橋，在整個逃跑計劃中，殘餘壽命已是時計算了的！我們那列首批員工專車，於十六日黎明之前駛經錢江大橋。在那『空弄空弄』的聲音裏：我有無限的感慨。大橋！這有數的偉大工程，這犧牲了幾百工人的性命，費了幾千工友的血汗，若干工程師的腦汁，和大量金錢，方始完成的建設，就只爲了渡過滬杭綫上的一批車輛，和我們這麼一些逃跑傢伙嗎？

不過在鐵路員工這方面，說是逃過錢江，不若說是跟過錢江確當些。當十一二號那兩天我們的鐵路當局還宣稱：路款雖覺支絀，但已借到大筆現款，今後員工數月薪津已足敷維持云云。及至十五號晚決定過江時，當局竟向全體員工正式宣佈無錢維持，要大家留下通信地址，自行逃亡，所有十一月份薪津（有部份外勤員工十月份的尙未領得）及其他款項，等候有錢再行按址滙寄云，此外更加了一套恐嚇之詞，說是隨車過江，除多吃辛苦外，也別無辦法。這使得全體員工當頭着一盆冷水。

## 六、車阻蕭山

規定的員工集中地點是衢州；但專車開到蕭山站後便擱了淺。浙贛路金華以下的鐵道是輕軌，兩路的大號車頭不能走，得等候浙贛路派小車頭來拖帶，可是那幾日滿裝軍

用品，傷兵，難民的各種列車，如同潮水樣的湧過了江來。蕭山站上隨時都停滿了車輛。我看到了大砲，坦克，汽油，軍用汽車，彈藥，冬瓜樣成堆的飛機炸彈，我也看到了許多起碼的木器傢伙，甚至我還看到了兩隻便桶，都堆壓在車上，一列一列的從江那邊開來了，又從我身邊開去了。在車上，在站上，逃難的人們，像毀了巢穴的螞蟻，擁擠着，堆疊着，在蠕動。此外還有無數的人從江那邊坐了人力車或是自備的「十一號汽車」逃了過來，天在不住的下雨，包袱行囊和着人在泥污裏滾跌，雨水濕透了他們的週身。因而也就隨處可以看到哭泣，嘆氣，怨恨而愁慘的臉。逃難，這混亂不幸的一團！

到街上覓食的大羣的人，幾乎把蕭山擠破了。幾家小小的客棧早已宣告客滿；茶館飯店小食攤忙昏了頭，都應付不了這無數的要吃的嘴吧。一批一批的傷兵又從江邊輸送了過來，沒人管帶供應他們。

浙贛路的小車頭牽引力有限，要兩個小車頭才能拖一列車爬過那一重重的山崗。每天從金華來的車頭很少，這裏却老是停得有滿站等待拖帶的車輛。等得不耐煩的傷兵和敗退下來的隊伍，以及押運軍實的武裝同志，便不客氣的干涉行車了。傷兵用嘴用拳頭，敗兵就使用武器。人可以時常聽到突然的射擊聲，咒罵聲，和動打的擾攘聲。每來一個車頭，馬上有帶盒子，挂手溜彈的武裝兵士跳上去監總司機，脅迫站長開出他們的車

輛。滬杭甬的，及浙贛路的站長，被打跑的打跑，打傷的打傷，全蕭山站的秩序是混亂得一團糟。滬杭甬的蕭山站長還能在萬分困難中繼續負責服務；浙贛路的蕭山站竟弄得好兩天沒有了站長？

我們的一列專車，由一列被搶剩了一節。許多同事看到沒有開出的希望，自願雇船走了。隨同過江來的幾十個車僮，也在極苛刻的條件之下被遣散了，我和極少數的同事，在蕭山站整整守候了一個星期，最後還是賴於前方退下的部隊，架起機關槍，拔出手榴彈，威逼開車，才順便把我們僅剩的一節車拉出了蕭山，得以躲過幾日後蕭山大轟炸的巨劫！

### 七、由衢入贛

衢州車站已是被炸燬做平地，臨近那邊的舖戶屋瓦；也被震得零亂不堪，衢州人的胆子也似乎被敵機炸破了一聞空襲警報，便大夥兒拚命的向城外跑。再加以無數壯丁奉令出防，弄得滿街滿巷，以至滿城外都人堆和人的潮流，這真便利敵機掃射轟炸，（近聞一月十日敵機襲衢，死傷慘重，壯丁隊部所在的天寧寺已被炸燬。）也許我們的長官以爲我們住在這個城裏還不够安全吧，隨卽又是一道命令，要我們集中上饒。衢州是在浙境，離本路還不甚遠；上饒遠在江西，把我們打發到那兒去的用意，很可想見的是爲

了減省麻煩，果然，到達上饒後，聽說我們的黃局長已經到香港作寓公去了。他辭行的電報是三個對不住——對不住國家，對不住鐵路，對不住全路員工！

上饒站因設有浙贛的機車房，敵機也去光顧過，第一次是在我們未到之前，第二次是在我們既到之後，投彈的目標都集中於機車房。

江西，已是全省動員了的，上饒在敵機屢次光顧轟炸中，抗敵的情緒理該不落人後；但當地的抗敵後援會，逐日張貼一種紀載軍事簡訊的壁報，及貼過一些標語及防空常識外，未見有其他顯著工作。

十二月初，有部分無錫及嘉善兩地的流亡學生到達上饒，曾演過兩次救亡短劇。這些學生是暫住在上饒抗敵後援會裏，我去訪問他們的時候，後援會大門口有兩個背手提機關槍的崗位，森嚴，冷靜，我也不禁有點悚然。

## 蘇錫常淪陷記

劉尙均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千百年不幸天堂二字膾炙人口山秀水清的蘇州，來以這次竟為倭寇蹂躪了。

無錫，江南的工業區，人人都稱之為小上海，這次亦隨大上海而成焦土了！

常州——古稱南蘭陵，「蘭陵美酒夜光杯」亦再不能重見於江南縉紳之士的手中了！此次抗戰軍事發動之初，蘇州本是國防第一道戰線，照軍事計劃，八一三開戰，我軍便應退駐蘇州，以逸待勞。可是，賴武裝同志的忠勇努力，三個月來竟未捲入戰區。朱耀華失守大場後，劉多荃部又相繼譁變，一部份東北軍不打好老家，竟垂涎於天堂，不戰而潰，沿途騷擾，敵騎在杭州灣金山衛登岸後，分兵四路前進，一由拓林趨亭林擾松江，一由漕涇逼淞隱鎮圍攻石湖湯，一由張堰襲松江，一由金公亭擊浙江平湖。逼得我固守浦東的鐵軍，不得不忍痛撤退。於是乎敵騎直入松江，陷嘉善西塘鎮，襲擊蘇嘉綫的王江涇而進攻我天堂的蘇州。

我方爲着消耗戰畧，節節按步而退，於是天堂便成地獄了。敵人前鋒取崑山，便派大隊轟炸機，向天堂「下蛋」。自拂曉以迄深夜，敵機分批輪流向姑蘇城廂內外轟炸，每日總投百多炸彈以上，有一次竟投了七百餘彈，可憐戴紅結子瓜皮帽的縉紳先生亦不敢再在吳苑飲茶躡方步了！觀前街，宮巷，西中市，東中市，平喧鬧繁華，仕女如雲，突然變成幾條死街，公園左右新住宅區及宏麗輝皇的省立圖書館，竟成了敵機「下蛋」的大目標，在十一月十三日深夜二時，亦被炸成焦土了。在天堂享慣清福坐收租米的仕女們，祇好齊向光福，木瀆，洞庭，天平山等處暫作了借棲的鶉鷄。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更風聲鶴唳了！天堂的姑蘇，終於淪陷了！當敵人整隊入城的時候，有蘇州的東洋留學生張某，竟招集了大批乞丐跪在城門外，歡迎倭軍。於是倭軍直入蘇城，便大索以美麗著稱的蘇州婦女，供其蹂躪，張某便就了維持會會長，爲虎作倀。留學，留學，不圖竟回來出賣了家鄉。

接着，胡騎便直趨無錫。車站左右前後各工廠的烟囪，已無影無蹤，麵粉大王榮宗敬竟損失到四五千萬，更可憐的便是整千整萬靠工爲生的男女工人，不被炸死，便都餓死。骷髏渚紳士們的別墅，亦爲湖匪勾結倭賊剷爲平地。惠泉山的大阿福不倒翁亦從此入土。最可怪的便是浦某的兩座洋房，竟能於槍林彈雨中屹然完好，傲視着倒在旁邊以蘇民脂膏凝成的繆斌別墅。

錫奸維持會亦隨倭軍入城而成立，會長素以紳士著稱的楊某，中國不亡於日本，是快要亡於漢好了！這種惡果的結成，祇可我們自責第一期國民革命的不澈底，姑息，姑息，華北便有湯爾和，齊燮元，王克敏，高凌霄，潘毓桂等，這些奸逆，都曾經在青天白日旗下宣過誓呀。

小上海隨大上海毀滅後，沿石湖蕩車站直至常州之橫林，戚墅堰數十里，一路都是老太婆，小孩子的殘肢餘體，箱籠雜物。至於畧有姿色的青年婦女們，據說除了節烈的



自裁外，其餘都被漢奸送給倭賊作慰勞品了。

常州，是京滬路的中心，龍頭房即設於此，尤為敵人所注視。從十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起，敵機二十三架便向常州車站大施轟炸。這是敵機第一次在常州下蛋，常州人在轟炸後還成群結隊的去死屍。

駐守常州的憲兵，對於防空規則，的確是執法不阿。空襲警報後，街頭行人，如不趕快走避，便要罰跪。然而憑你怎樣嚴峻。也制止不住一般頑劣的人民，敵機首次轟炸後，便按日光顧了！大成紗廠，恆豐織布場，養鷄場等先作了犧牲品。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城內縣直街，學前街，浮橋頭，東橫街，大樹頭娑羅巷等街巷便陸續變為荒坵。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敵軍的大砲，向着這頹舊的常州城大轟，二百多架飛機向城內及各鄉村，各大樹林中的坟墓亂「下蛋」，然而，我守軍李朗營長，督率全營弟兄，以血肉作守土干城。抵死不退。結果，狡詐的倭賊，便想出毒計，收許多流氓地痞，扮作難民，圍城痛哭李營長，觀慘狀，一時大意，竟發憐憫之心，下令開城放入難民。誰知這整百整千的難民便入城放火大燒，響應倭賊，這京滬重鎮的常州城，便暫時成了東洋！蘇錫常的淪陷，並不完全淪於敵手，一半是淪亡於漢奸之手，人民對於軍隊尙欠有效的援助，縣當局對於平時穿絲棉袍坐茶館的民衆，也無法使其戰鬥化。

當二月楊花，鶯飛草長的良辰美景，我們要想再到天堂，祇有自己努力，祇有肅清漢奸，江南的父老弟兄，快些自己起來罷！

## 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汝 尙

南京今天一變而為血腥的地獄，那吃人喝血的魔鬼，他們的殘酷行爲，決不是我這支無力的筆所能表現出來的。這一篇記載，僅是我個人所身受的片段報告，在下筆之前，謹向被難的同胞敬禮，謹向淪陷在戰區的同胞祝福！

### 一、別了，南京！

我爲了熱病的糾纏，體溫升高到四十度，不能遵照市府的通告，預先遷出南京，又因爲「傳染病」三字，被拒絕於難民區之外，所以只好遷居在城北一間破陋的平房裏。唯一照料我的，只有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張德。

十一號那一天，陰沉沉的，片片的白雲，佈滿了天空。可是早晨七點鐘所發出的警報，一直到下午五點鐘還沒有解除。敵機來來去去，究竟有多少架，誰也不能肯定的說，總之，留在耳邊的是不斷的嗡嗡聲和陣陣的炸彈爆炸聲，每一次轟的一聲以後，房子就跟着搖蕩起來，我躺在板床上，好像臥在大搖籃裏一樣。可是，這些在我們的心里早

已失去了它的恐怖性，它不斷地加添着我的憤恨。

光華門及通濟門的戰事；整日未停，雖然到了黃昏的時候，砲聲漸稀，但是連珠放的機槍，已經找不出它的間息來。

雖然敵機在黃昏的天空中漫無目的地投彈，雖然敵人的砲彈在天空中飛舞着發出銳厲刺耳的呼聲，但往難民區逃難的人羣，仍舊扶老攜幼，抱着日用不可缺的衣物穿過馬路口的沙袋，向那里走去。這時候，他們對於生命的價值，已經估計到最低限度了。他們帶着死灰色的面孔，踏着馬路上被殘酷的炸彈和砲彈毀滅的同胞所流出來的血汁，沒有太息，沒有顧念，一步一步的挨命地往前走。

大概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市府留守的職員蔡君，突然的來了。面色紅紅的，微微有一些兒喘氣。

「尙，你知道嗎？我們恐怕要在今夜分別了！」他說話時的態度是那樣的嚴重。

這幾天來惴惴不安的心事，恐怕今夜要實現了！我不敢那樣的想，但是事實放在面前，又不容我不問了：

「怎麼？前線不利嗎？」

「唔！」他沉默了一會，重重的呼了一口氣。「即使我們退出了南京，這不過我們暫

時的失利，……：可愛的南京終久有一天再回到我們的懷抱裏。倘，我告訴你，據剛才所得來的消息，蕪湖恐怕已經淪陷了，鎮江封鎖線現在也難保全了，所以今夜我們不能不退。」他的眼睛有些濕潤。

下關所有的一切在軍事上沒有價值的建築物，我軍爲了廓清射界及免爲敵人利用起見，在前天起已經自動的焚燬了。熊熊的火光，籠罩着全城，象徵着大毀滅的時期來到了。我們的房間內，雖然沒有一盞燈，但血色的天空的火光，從被震破紙糊的窗櫺中透了進來，已經足夠看清房間內各人面部的表情。

我的理智已經完全爲了幻念所佔據，我現在已記不清那時我的情緒如何，只知道我的全身像投在火坑裏一樣，熱度又昇高了。

蔡君臨走的時候，好像這樣對我說：「你安心養病，早日快復健康，我們將來在前綫見，暴敵對於病人不致有所殘暴吧？」我知道他完全是爲了我的病而安慰我的話。在這樣水深火熱的當中，能還談到安心養病嗎？那時我已經決定，如果將來有侮辱的事加在我的身上，我願意以生命去代替。

因爲精神方面的刺激，我的病症又使我沉到昏迷的狀態里夜半清醒轉來，外面的砲聲很疏落的響着，我聽得出那是我軍在獅子山以及紫金山一帶所發出的吼聲，但是機槍

聲及步槍聲，像暴雨來到時的雨點一樣的密集，並且從東南角伸長到了城中一帶。我明白了，南京的命運，已經到了最後決定的時候了。

張德是一夜沒睡；他老是含着一筒將熄未熄的旱烟桿。聽見了我在牀上反轉的聲音，隨即用他慈祥的眼睛向我掃視一下。我們互相對視着好像言語已經失去了傳達情緒的能力。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最後他忍不住這淒涼的沉寂，告訴了我他晚上在前進屋子裡聽來的消息。隔壁的張嫂子同他的孩子今天往難民區去的時候，在三牌樓附近給流彈打死了。她那瞎眼的婆婆，已經哭了一個死去活來，到現在也沒有人去問她的消息，他還聽人說難民區裏也落了幾顆炸彈，炸死幾十人，而且都是女人和小孩，在他結束了這段話以後，接連的搖搖頭嘆了幾聲「太慘了，太慘了，老天爺真是沒有眼睛！」

我知道，在他的心的深處，隱藏着不可磨滅的烙痕，我除了為那些無辜死難的同胞傷感而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天色轉到微明的時候——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分清是什麼時候天亮的，因為整個的南京城已陷入火燄的包圍——鐘鼓樓新街口太平路一帶繁華的街道，都在火神的掌握裏了，鮮紅色的火燄迎風飛舞着，一陣陣的熱浪和黑烟，得人喘不過氣，睜不開眼睛，轉瞬間，一切的景物都改變了牠的形像。我從窗洞裏向外一看，驚奇得幾乎使

我跳下床來，啊！偉大的犧牲啊！偉大的焦土抗戰啊！昔日莫斯科抵禦拿破崙的侵略而實行的焦土抗戰，想不到又臨到了今日的南京，我們真幸運，能够親臨這一次的戰役——爲正義而戰的戰役。

密集的槍聲從各方面傳來，已經不能分清我方與敵人的，突然，像一頭受傷的野獸發出的尖銳的囁聲，突破天空，一直落到我們屋子後面五十米的地方，轟的一聲，跟着就是一片混雜倒塌的聲音，我們所住的那間屋子的後牆，也隨着搖擺起來，傾圮了一角。頓時房間內成了灰土的迷宮。破桌上所有的用品，全都結束了它的命運。但這些，除了那一剎那的恐怖以外，也並不感覺到什麼。

這一顆砲彈所給與我們的，是摧毀了三間破屋，一個賣菜的老人和他的小孫女被殘殺了。

十二日就在這樣烟火漫天，槍聲混雜中結束了。

我的體溫似乎已經減退了，晚間我居然能掙扎起來站在門口，向血色的天空幻想了片刻。

十三日情勢突然轉變了，雖然槍聲還是像昨天一樣的叫囂着，但是敵我兩方面太不平衡了，城裏敵人密集的射擊，只換得我方幾聲疏落的回音而已。但在城外下關一帶，

迫擊砲與機關槍的聲音，好像整個的長江在沸騰着。我明白這一切的現象了，我知道南京的命運是怎樣的被判定了。我好像聽見我們忠勇的戰士噙着眼淚在說着：「別了，南京！」我忍不住伏在枕頭上流淚了。

## 二、忍受了最後的恥辱

人們幻想中的地獄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但在魔鬼掌握下的今日的南京，就是一個人間地獄了。我們淪陷在它手中的同胞，他們的處境和遭遇，比我們幻想中的地獄，也許要痛苦得多罷。

南京完全陷入了大混亂的狀態。零碎的槍聲，隨時隨地還可以聽見，這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散伏各處，和強暴的敵人作最後的拚命抵抗。

什麼時候從龍蟠虎踞的南京城樓上扯下我們的國旗的？我可說不清，但十四日早晨已經到處飄揚塗着鮮血色的太陽旗了。當我和病魔掙扎爬起來跑出門外的時候，遠遠的望見了一面太陽旗。一種恥辱和憤怒竟使我喘不出氣來，我想衝上前去將它撕毀，但我的神志已經失去了主宰，天地都在我的面前旋轉着，突然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醒轉來時，發覺了。我又躺在床上。張德坐在我的身旁，他額上的縐紋，更加深了許多。

「你覺得怎樣？心裏難受嗎？剛才若不是我將你背進來，如果給鬼子發覺了，那……那一切都完了。」他的聲音有點兒顫。

「不，我要復仇，復仇！」我忍不住又流淚了。

「你現在且安一安心，復仇，也不是性急的事。像你剛才的舉動，那只是白白的送掉了性命，於事毫無益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讀書人，大概會明白這個道理吧。」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給我一個莫大的大量，我又何嘗不明白剛才的舉動是無益的，不過爲了一時的感情衝動，我今後要努力壓制我的感情，從萬難中找到復仇的段落。

失去了自由，生命有隨時被毀滅的可能的人們，是怎樣的可憐啊！尤其是在暴戾，兇狠，殘忍的敵人鐵蹄下的人們，命運已經抓在的他們手裏，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有結束的可能。我們只有蹣跚在這間破屋裏，聽最後的宰割了。

我的病症似乎已走上痊癒的道路，熱度漸減，精神漸佳，但城裏的情形正和我病症相反，造成了空前的劫運，不但我不能出去探聽一點兒實情，就是張德他每次出去一會兒，也被阻止回來。他究竟遭遇着一些什麼事情，他不對我說，但是他每次回來時面孔



所表現的驚恐情形，已使我明白了一些。我再三的詰問他，所回答的仍是一個含糊的「沒事。」甚至他有一次回來的時候，額上流着血，他還不對我說是怎麼一回事，他只說是不小心擦破了一點兒皮。啊，我完全明白了，這個富於含蓄的老人啊！

十五日十六日就在這樣糊塗狀況里半監禁似的挨了過去。

情形越變越壞，我再不能這樣苟安的偷活下去，我要脫離這個死牢，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這裏窒息的殘酷的污穢的妖氛，使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這樣的決定了是在十六日晚六時。

那天下午，天氣陰霾，片片的寒灰色的雲，飄過來，飄過去。微微的有點兒風，淒涼的，悲慘的景象，爲着在毀滅中的南京而哀悼。

突然，像吹過一陣狂風似的，房門被什麼衝擊一下大開了，隨即滾進了一個人。因爲房間裏光線太暗的緣故，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等我們把她扶起，纔知道是一個全身混滿了血和土的婦人。面孔雖然染遍了血，可是掩不住那蒼白的死灰色。啊，可怖的血人啊！

「舅舅！」她突然抱着張德大聲的哭了。

「怎麼，怎麼？輕輕一點兒！」那個持重的老人聲音顫抖得非常的厲害，他知道

他外甥媳婦——這個女人，會傳給他一個怎樣不幸的消息。他先扶她坐下。

「小金寶被鬼子殺死了，妹妹也被……」她的音調是這樣的不平衡，顯然的又想痛哭一場，但爲了某種恐嚇，又壓制了下去。

「什麼，你妹妹同小金寶怎樣了？」他的聲音有些發沙，眼角已經潤濕了。

「被鬼子，被那殺千刀的鬼子弄死了！」她那憤急的情形，襯着那一副慘白而塗着血的面孔，使人一見就知道她那內心的苦痛是怎樣。「天啊！她們死得太慘了！那些畜牲們，竟做出這樣忍心害理的事，小孩和女人，不知道前生和他們做了什麼作孽的事，今生得到這樣的慘報，——」她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我給她一杯開水，來緩和她那高漲的情緒。

「今天一清早，金寶的爺出去了，一直到中午還沒回來，我們正替他担心着。忽然的來了幾個鬼子兵，湊巧我往後面廚房裏去，也沒看清到底是幾個，大概有五六個吧？那些畜牲們，一進來，我就知道不懷好意，連忙往屋後草堆裏一躲，妹妹同小金寶在房間裏。來不及躲，被他們看見了。以後，我只聽見金寶喊我一聲，就不喊了，妹妹大哭大喊的鬧了一陣，也沒聲音了。只有那些畜牲們嘻嘻哈哈的笑着，我躲在草堆裏嚇得直抖，大約過了二點鐘，纔沒有聽見他們的聲響，我這纔大着胆子跑出來，輕悄悄的回到

房間裡一看，天啊！她忍不住又哭了起來，眼淚混合了血和土，簡直分不清她的眼睛和鼻子。

「這羣畜牲們！」她又繼續的講下去，「竟做出這樣喪盡天良的事來。」小金寶我那乖孩子，躺在桌底下，身上塗滿了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戮穿了兩個窟窿，妹妹躺在床上，赤身露體的仰臥在那兒，身上也盡是血，尤其是下身，天啊！這羣畜牲們！可憐妹妹今年纔十七歲，小金寶那樣四歲的小孩子，怎麼被……」她的喉嚨已經發嘶，再也不能往下講了。

「走，找金寶的爺，同這羣畜牲們算賬去！」她突然跳起來，發癡似的奪開門向外跑去。

張德一把沒抓住她，楞了一下也隨着她追了上去。

憤怒的火，已經燃燒到了最高峯，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決定明天離開這魔鬼的世界，設法獲得一桿武器和這羣畜牲算賬。

張德突然一個人轉來，帶着絕望的神情，雖然天色黑暗，看不清他的面色，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怎樣難看。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活了，這麼大，也，活够了……」他那急促的音調，

完全是被絕望，憤怒，恥辱所激成的。

我告訴他我是怎樣決定了，並且說不願看着聽着這些恥辱的事而偷活下去，我寧可在戰場上做一個炮彈下的犧牲者，只要我們離開南京城是可能的話。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見，他還另外告訴我一些藏在腦裏的這兩天所遭遇的慘事，他說他看見了幾個鬼子兵怎樣用刺刀刺殺我們的壯丁，怎樣在大街上調戲我們的婦女，他猜想着金寶的爺現在恐怕早已被害了，他媽趕上去也是白白的送死，最後他嘆着氣說：「這一次被害的人大概有十萬吧！難民區裏也是同樣的運氣。唉，南京的大劫啊！」

這兩天准許在街上通過的，只有佩帶皇軍順民通行証的人。爲了要逃出這個污穢的屠場，所以不得不忍受了這最後的恥辱。

四塊錢換來了兩塊白布上面印着皇軍順民的通行証，張德還設法得來了兩張臨時應役証，那是用了十塊錢託人換來的。

含着眼淚在臂上縫好通行證，咬着牙在十七日下午走到馬路上。

馬路兩旁的景物，完全改變了。殘餘的火爐尙在繼續半熄半燃的燒着。到處都可以看見紫紅色的血漬。

在太陽旗幟下的魔鬼們，隨時隨地都有刺殺我們的可能。我們除了低着頭懷着不寧

的心情向前走去，對於別的我們再也不能顧慮了。

盤據中華門的是八個兇橫的敵人同兩個漢奸，當我們把應役證繳驗以後，全身被搜查一下，隨即被釋放出來，低着頭從敵人刺刀下鑽出破毀的城門。但是，在我們後面的一個婦人，却遭受了無端的恥辱。

我們不敢再回頭看了，只有循着崎嶇不平的道路向前走去。橫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將要沒落的太陽。

## 皖南焦土抗戰

鎮東

(一)

東戰場形勢的轉變，敵騎便過了太湖盈澤等地侵畧到皖南，如今抵連蕪南繁邊境，即遭遇了黃山山脉所構成的深溝高壘，阻斷去路，而按兵不動，同時在環境上亦不容許其深入。現在淪為戰區的蕪宣郎廣一帶縣鎮和村莊，統統被炸成一片血腥，澈底的堅壁清野，老農連耕牛都牽着跑，揮淚別了祖宗相傳的家園，走上流亡之途，一間草棚不給留下，一個壯丁不給留下，那屯在蕪湖的十八萬多石的白米，是安徽全省人民心血的積蓄，沒法運走，不惜付之一炬，大家下了最後的決心。讓所餘的只是塊「焦土」，成

## 爲東戰綫的決鬥場。

皖南山地是鄂贛的屏蔽，在作戰形勢上看，現今是跨入第二個階段了，敵人的主力一定要喪失在這山地戰裏。在第一個階段裏，大家都認定保皖南，便須守廣德、固東壩（安徽當塗與江蘇高淳交界處），從上月梢起一直到本月初，廣德陣地戰黏着於天目山之麓，屢進屢退，川軍師長饒國華氏於此激戰殉國，經了重大的犧牲，算是以血肉重新築成了一座廣德城。但不料江蘇高淳縣長爲傷兵兩下耳光，打出了縣城，敵軍便衣隊便混了進去，於是東壩不守，中了敵軍側擊的詭計，自水陽撲攻蕪宣交界的灣沁鎮，切斷了江南鐵路和蕪屯公路，東綫乃爲一髮牽動全身，所有灣沁以上通蕪湖的橋樑，趕忙在六日早晨毀掉，決心保衛蕪湖，宣寧一帶也厚集大軍，準備東戰綫的大決鬥。

### (二)

因此，皖南各縣鎮便成了敵機轟炸的目標，由廣德，宣城，郎溪，蕪湖，當塗而南陵，繁昌橋被炸的地段逐漸的擴大，硫磺味也掩不住血腥，蕪湖是五日起連炸三天，甚至拿迫擊砲彈當炸彈，轟炸機平着屋脊飛，在沒有空防的城市裏儘量掃射平民，徒逞一時之獸性，飛機上除擲下荒謬的傳單外，並一把一把的丟下「冥國銀行」紙幣，那是燒化給死人的，無聊的敵人竟以此惡作劇，其中更含一層卑劣的作用，雖然電燈電話都被破

壞了，電訊斷絕了，十七萬住民掛着難民條逃亡了，水無處買，飯無處燒，但駐軍仍然堅決的固守着，三天三夜的大火，政訓處長伍德鑑督率士兵分頭撲滅，大家幹得反比平常起勁。其中連帶遭殃的，有英國蜜蜂號兵艦，怡和薑船，德和商輪，長沙商輪，法國天主堂的内思中學。德和輪是炸沉了，幾千具死屍飄在江心，敵焰猖獗到了極點，以至於和縣江面停泊的美艦巴納號和美孚油船三條也炸沉了，敵軍的行動真像瘋犬，張着嘴亂咬，若不把他殺了，誰都有被咬的危險。

(二)

流亡呵，流亡呵，自蕪湖西去的路上擠滿了難民群，蕪青路是黑壓壓的結成一條綫，向西蠕動着，傷兵和落伍兵也夾在中間，無聲無息趕着渺茫的前程，長途的流亡，到底流亡到那裏去？那沿路用紅紙寫的：「無路可奔的難民，趕快到江西去墾荒」，署名是戰區難民移贛墾殖團，指示難民的出路是在那裏。是的，江西寧都一帶確需要大批人口移過去，但這樣漫無組織的一羣，到了江西以後又怎樣？目前逃命要緊，顧不了那些。記者是最後走出蕪湖的，沿路經過繁昌銅陵一帶山中，到大通以後，纔繞江北桐城縣境而至安慶，轉輪來漢，祇見那重山峻嶺中五六歲的小孩被父母拋散了，在荒野裏掘蘿蔔充飢，老嫗們撐着根竹桿，一步一跛，裹了小包袱跟着大隊前進，這樣顛沛流離，那

天纔能走得回江西？何況家破人亡，處境也太慘了。

(四)

高淳不守，是爲縣長給傷兵打跑了，這是個活的教訓，大家不可不注意，關於傷兵難民退伍兵的招待，本來是抗敵後援會工作之一，直接影響地方治安，間接即牽動大局，皖南各縣因財力不一，所以供應就有分別。在宣城廣德對難民及傷兵，是每名發給養，對傷兵另外贈榮譽章，蕪湖因爲存米太多，無船運走，凡是傷兵和難民過境，除了給養路費而外，還發米五斗，讓他們挑着走，所以有吃有用，在銅陵繁昌雖只招待一頓稀飯，總算對付過去，不過大通荻港兩地因爲負責無人，所以招致許多麻煩，連當地的老百姓也不能存身了，還有差役問題，如果辦得不得當，也是一團糟，徵草派伕，到了緩不濟急的時候，只好抓了，繁昌，銅陵，貴池一帶大路上，隨時隨刻可聽到冷槍聲音，鄉下人逃散了，威脅既無對象，其結果自等於零。長江裏的民船朝內河裏躲，有的拖到圩埂上晒太陽，「物不暢其流，人不盡其用」，這顯然是下層政治組織尙欠調整的結果。

(五)

現在談民衆組織，雖說是「臨時抱佛脚」，但看一看目前的事實，確乎非常切要，到底總比沒有組織的好。桐城白蕩湖，周圍有三十里開闊，四面臨山，水不揚波，這是



天然的水飛機場，兩星期前曾落了一架水上飛機，機上的人不說一句話，拿着槍不許鄉下人近前，等到上城報告，飛機已經第二天飛走了，於是地方上論斷，那一定是敵機，民衆有撲滅的責任，那地方的民衆在政府督導下是武裝起來了，此外蕪湖等縣也成立了義勇隊，將所有的壯丁都編制完成，武裝和給養亦有了相當把握，在皖南大決鬥場合裏，或許配合在軍隊中去完成衛鄉保國的任務，將血腥塗遍黃山山脉每一寸的土地上。

## 淪陷後的蕪湖

朱民威

距離南京百八十里，爲長江商埠之一的蕪湖，在十二月四日起，開始被敵機投彈轟炸了，英商怡和公司的德和輪船就是在那天被炸沉，死掉不少逃難的人。接着五日六日三天的狂炸，蕪湖這十八萬人口居住的小城市，馬上成了一個死城。人民走空了，軍隊也開到郊外，蕪湖的縣長與專員也在八日離了城，留下不能走的窮人與有貨物搬不走的商人，約有萬餘人，躲居在破城中候着不可知的命運。十日的上午，打着紅日旗幟的敵軍來了，從東南鄉的小荆山清水河小路走近蕪湖近郊來。卡子口，白馬山，大姑山一帶，我軍是英勇的據線防守，予正面來的敵人以痛擊，可總是由於後側受敵，東部後方抄

來是敵人的部隊壓迫蕪湖市近郊內線作戰的憑藉壕不能守了，退向南陵，在蕪湖市內，讓予了敵人一座空城！

敵人到蕪湖之後，乘着戰勝的餘威，繼飛機所投的燒夷彈之後，實行放火了。江邊一帶房屋全都燒了，長街上的商店也是從西門燒到徽州會館，剩下徽州會館到上海銀行的一段，從上海銀行起，又一直燒到江邊。蕪湖的商業精華全都在這條街上，現在是真的成了焦土。至於爲一般市民所愛行走的鬧市中山路國貨大樓一帶，更是燒得只剩殘牆斷垣。

蕪湖成了焦土。躲在破城中的萬餘人有的被燒死了，有的被當街用槍打死，有的則是被敵軍敲門入內搜查什物時被打死。以爲等下來也不過是做老百姓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成了地獄中的死鬼。新的恐怖壓下來，不走的人也开始走了。

敵人燒殺了之後，就進行防守蕪湖所必須的工作了。在軍事上，防守一個城市是必須有幾個外圍據點的，於是西向沿蕪青公路佔領了蕪繁接界的魯港，南向守住白馬山。大姑山。卡子口，王家祠堂一帶山地，北向分兵渡江，佔領淮南鐵路起點的裕溪口。東部與佔領南京防守采石東梁山的部隊取得聯絡。在運送子彈輜重上，在建築防禦工事上，在運輸米糧。食鹽。木材上，蕪湖破城中沒有死掉的人都被拉去做軍事苦工了。

城中的敵軍，最初是集居在江邊裕中紗廠，嵒山蕪湖中學，以及電燈公司等地方，後來由於我機的轟炸，又到處四散的寄居城區各處的民房裡

這是「皇軍」，來征中國是爲的什麼呢？

請聽他們在占領蕪湖後所行所爲的事吧。

最初他們是直接行動，迫着走不掉的當地人引導，他們要毛繩內衣褲，在一家百貨店裏取去了所欲的東西。要吃的東西，海貨店中的桂圓蜜棗成了他們口袋中的糧食，兩手抓來放入褲袋，口袋。要吃之先，必要引他的蕪湖人先吃一二個。知道江南的雞好，常常搖動兩臂作雞撲狀，要老百姓打雞給他者，或找一根雞毛示意。吃雞蛋則用手摸摸屁股，躡一躡做出雞生蛋的模樣。城裏凡是商店，無論吃的用的，都被搜羅乾淨。富戶人家的箱籠也被用刀斧闢開，取去了好的皮衣，當腰一截，就那麼短襖似的穿在身上。紅木紫檀桌子都被所用作柴禾燒了取暖。

鄉下的運輸不得來了，菜蔬豬牛魚都無法供給，於是城中的「皇軍」下鄉去征發。看見牛，一槍對頭打去，死了，割取四肢腿，回到城裏來。看見豬就是一刀，拖了轉來。去打牛打豬之外，碰到鄉人姑娘女人，那真比牛豬還好的好東西了。上去就強姦，生命都在槍與刀下不得保障！

後來覺得直接行動不勝其煩，處處要自己動手，用力去取，效果不一定好。於是改用間接方法，找了些漢奸出來。蕪湖這地方，原先也是個五方雜處的所在，都市的寄生虫有的是。一班正紳是都跑盡了，寄生虫在角落裏躲着，伺機而動。倭寇直接行動弄厭了時，不知是誰的勾連，漢奸出面來維持地方了。

漢奸的組織，取名爲蕪湖治安會，組成分子是宋介眉，朱小竹，李道生，燮沅，汪肖弗等。一區爲吳承渚，二區彭養吾，三區任鳳昌。四區分上下二處，上在救生局，下設張伯濤家。這一羣人都是在蕪湖多年的本地人。或者是在蕪湖做事多年的人。有的是財務委員會中職員，有的是搖筆桿爲人訴訟的土律師，有的是醫生，有的是打拳賣解出身廣收門徒的青幫頭領。平時吃喝慣了，穿著慣了，只知個人舒適，那管他人痛苦的流氓地痞，而今果然成了漢奸。

治安會成立之後唯一的事就是爲日本軍隊找女人與佚子。這些狗吃心肝的徽胖型漢奸爲「皇軍」搜羅了當地的婦女，搜羅了宜興等處逃難來的少女，漂亮的，則設立俱樂部，由日本軍官去享受。低下的關在監獄中，由女禁子管理，供給日兵的需要。佚子則是良民証的換取條件，每個人爲了取得良民証，一定要向漢奸機關去報道，充任一些時日的佚子，然後可望成爲「良民」。

現在，由於漢奸的活躍，蕪湖的好些事情已具有表面的生動。浴室開張了，爲人擦背，修腳的茶房，在爲日本兵服役了。電廠的發電機也開始了轉動，而且供給着一部份防守蕪市電網所需的電流。旅館飯店也開了些，虛應着漢奸以及敵軍的要求在充門面。

最重要是一月四日這一天，敵軍警備隊長福田所召集的安民會議，這倭寇他在夫子廟會場上首先登台演說。用日語咕嚕了一氣，隨後漢奸汪肖弗，宋介眉等也相繼演說，最後還有一個女漢奸操北平話說：「我代表益新麵粉公司來報告諸位，所有各種紙幣及日本紙幣如你們民衆用不掉，可拿到本公司來換取麵粉」。從此之後，人民也有一些在漢奸宣傳欺騙之下歸入蕪湖了。可是大多數居住蕪湖的人却飽受倭寇所施與的淫威，而藉口去找親朋來歸利用出境的機會離蕪了。蕪湖，敵人在施虐，漢奸在作醜，忠實的人民走了，殘弱者在做朝不保夕的奴隸！

在鄉村里，敵人更是爲所欲爲，隨便的姦淫人家婦女，宰殺豬牛，燒燬房屋。濮家店一帶，有一七十餘老太婆被姦淫之後殺一刀送命的，同村人爲她收了屍，倭寇還要把棺木蓋掀開示露，敵人的話是「我橫堅也不把她們作女人看」。最初這些駐鄉村中的倭寇，是白日去各村騷擾，後來知道白日去無人在，百姓都避開了，於是改晚間去。百姓苦了，只好舉家出亡。拋棄了不忍離開的家與鄉土，走上不知何日回鄉的逃亡之路。

淪陷後的蕪湖城市與鄉村是悲慘的。可也有些壯人的英雄舉動。麻浦墟裏，有三個日本兵去鄉村尋樂，捉到十三個老老少少女人。這些女人馬上結成了一條心的團體，約定共同對付敵人。敵人選了三個年輕貌美的去睡覺，女孩子要倭寇脫去衣裳，自然武器就離了身，於是女孩子每人抱緊一個倭寇，其他十個婦女跑進來用敵人的武器殺掉他們，把槍與人頭都繳到我方駐軍裏來。

另一個故事，也頗有意思。一個啞子被二個敵兵拖去做伙子，行到村中搜到一女人，二敵兵相視而笑，約定一人守啞子，一人去強姦。在日兵強姦此女人時，另一日兵則背人解小便。啞子利用此機會，以扁担打倒此日兵，再衝到房中打殺另一日兵。挑二個人頭與二支槍帶一個女人到我軍前方來投効。

像這類事情實在太多了。我軍經過了一月的相持，現在也每日發動反攻了。那邊的敵軍中東北籍兵士，在我軍反攻中常有携槍砲反正的。不能過來的，於是對民衆說，「要死，我們也要死，反正免不了一死。」可見被迫作戰的慘苦。敵人每逢打敗仗，終歸洩憤於民衆的。在卡子口一帶，最近我英勇的「軍攻入白馬山大姑山一帶山地，威脅蕪湖鄰近，於是敵人在那一帶就大施屠殺我民衆。可見在敵人占領的區域中，如果不結成自衛的力量，是只有死路一條的。

與官軍同時向敵人攻擊的，有蕪湖方村鎮陶辛墟一帶的民衆武力，在奚迺輝領導之下，與敵人作戰了多次，一次敵人衝來，被奚率領那一帶青年農民與之作戰，打死敵兵四名，傷了八名。有一次敵兵六十餘人攻方村鎮，被方村鎮英勇的小老板率領一批人，從二路夾攻，把敵人打跑。這是不受敵人屈服的村民，正在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領導之下，英勇的與敵人接火。在蕪湖的縣長劉仰山，二區專員高文伯跑離開了蕪湖的今日，蕪湖特種工作團，實在是蕪湖人的母親。所有被敵人蹂躪的難民，都逃到蕪湖特種工作團掩護之下來了。使得日本兵士方面不能不說，「中國民衆不好對付」是的，蕪湖雖淪陷了，雖有一批漢奸在跳樑，一批人在做奴隸，可是烽火已由農民與學生燃起了。奚迺輝，一個勇敢的地主，王子駿，一個中學生，以及一批曾在外面讀過書的青人率領之下，接受了第六部皖南區特種工作團的正確指導，守衛着蕪湖萬畝以上的土地，萬人以上的村落，在抗戰，在燃起保衛家鄉的烽火了！

淪陷後的蕪湖，沒有屈服的。猶太人包讓所開設的弋磯山醫院，經過蕪湖江面的旅行者都可看到聳立在青山上的高廈，那座最好的醫院，要想本着基督的寬慈爲日本兵治傷時，我們的白衣護士小姐都拒絕了，於威脊中離開了蕪湖。

蕪湖人在英勇抗戰中，雖然是苦痛，險惡，但第一次皖南抗戰民衆武力在蕪湖樹立了，做皖南特種工作團團長的蕪湖人心裏也有點安慰。是的，蕪湖，將漸成爲游擊母

## 江防第一線的繁昌縣

朱·民·威·

論資源，大家許忘不了荻港的。這地方是距蕪湖九十里的一個長江口岸，在十五里外桃沖鐵礦就是由荻港出口的。惱人的事情，礦資良好的鐵礦是一直由荻港用什麼丸裝到日本去的。在那里製成了槍砲，又用到征服中國的功勞上來。這宗氣人的事情，到八一三砲火響後不能繼續了，駐山督辦的日人跑回了國。這黑巍巍的礦山是必得在直接攻打佔領之下，才有可能繼續為敵所用。我們的兵士防守在這裡，已有多次擊退敵艦上企圖登陸的水兵。

從荻港到舊縣，（原繁昌縣縣府所在地），橫山橋，三叫鎮，是繁昌縣江防的四個重要據點。每天，在長江上，不時巡弋着敵人的灰白色什麼「少少加」什麼「笠」之類小砲艦。這怪物是三隻一排的在江心中鼓浪前進，到了舊縣與荻港，常是無的放矢的轟起砲來。在江心中，如果發現我們過江的民船，馬上就搖起機關槍去追擊民船上的百姓。爲了防制敵艦上的日兵登陸，沿江的四個據點都駐守了查兵，差不多過去爲礦工及過往客商而繁華的四個鎮市，而今都成了兵士活躍的田地。



在這條江防綫上的兵士除了防江之外，還含有策動向敵人佔據的魯港進兵的意義。前哨的尖兵與每日前往攻擊的部隊是進駐到下馬店螃蟹磯等江堤要地。可是，魯港是不易拿到的。敵人以在一月半前拿到蕪湖之後即占領魯港而加以經營了的，許多不能走掉的蕪湖壯丁被徵集去在魯港南北兩岸築了極堅固的木柵城與鐵絲網，好幾次我軍英勇的去攻，都被工事後面的敵人的砲火壓迫了回來。

除了從荻港沿江堤攻魯港之外，在繁昌縣的某某要地，也配備了進兵魯港的佈置。有一個勇敢的排長，常於夜間帶了兵去摸進敵人的防禦工事。有一次第一道鐵絲網已被拆毀，狂拆第二道網時，驚醒了敵人，被一陣機關槍打回轉來。

奪取魯港，是收復蕪湖的重要前提。二十三日的早晨我方空軍轟炸了魯港附近的敵人陣地，掩護我軍的摸進，奪取敵人三挺機槍，活俘日本兵五名。這在士氣上無論如何是一個鼓勵。雖然沒有完成佔領魯港目的，也開始了我方陸空軍聯合作戰的初階。

南京蕪湖失守以後，一般人以爲江南戰區的皖岸南部一定是成了人間地獄。其實這是後方對前線的推測，事實上，敵人的鐵蹄占領蕪湖之後，是只進展到魯港這個據點就沒再進了。魯港是蕪湖繁昌接壤處靠江岸的一個鎮市。一道通達南陵縣的河道把鎮市分成南北二部。由於江與河，敵人以兵艦支撐着在魯港防守的敵兵。

我們所喊出的消耗戰口號，敵人似頗爲懂得，所以爲了避免中我抗戰計劃，敵人很

聰明的在運用他的少數兵力馳驅於南北戰場。在大場突破以後，京滬路進兵時，太原方面戰地停止了活動。占領南京蕪湖之後，大部份兵力由揚州，浦口，裕溪口三處北向，去完成打通津浦路計劃了。江南戰區就止於吳頭（蕪湖）浙尾（杭州）又不動。像下棋一樣，津浦段吃緊了，我軍在江南戰區的繁昌與富陽一帶策動了攻擊，來分敵人的兵力。果然，這二天，蕪湖方面由蘇州。揚州以及蕪湖對江裕溪口等處開來了約近二師團的兵力。

担任攻擊蕪湖的是川軍，這些頗遠涉山水的四川健兒，都是久征慣戰的老兵。他們知道這是二十年來打內戰以來所沒有的最痛快的一次保國衛民戰爭，每個人都有一番責任感在臉上顯現。這其中有好些軍官都是行伍出身，抱着在最近期內奪回蕪湖的決心。雖然沒有敵人的砲火精良，他們要以精神勝過物質，打敗敵人。敵人方面也知道川軍士兵的作戰力是極強的，而日夜提防，總想隔着路程不打照面，以砲火把進攻的川軍打回去。

到今日為止，從石脆方面進兵卜子口竹絲港蕪孫鐵路線的川軍已經進占白馬山，大姑山等要地了，雖然敵人不斷的增援，我軍進攻形勢仍很順利。

每天在繁昌境內的人，都可以聽到清晰的閤閤機關槍與大砲聲，防禦敵艦的敵機更是與每天從早到晚都在蕪湖繁昌一帶江面上空巡弋。有時我方三頭飛機到了，敵艦上的

高射砲聲就隆隆響起。

靠近江邊與蕪湖魯港接近處的繁昌人都逃過一次，在魯港被占以後，敵人曾一度由螃蟹磯用兵艦上大砲轟擊過江堤里面的許多水村，好些農民就在砲火中葬送了生命。這還不算，十個八個的倭寇還會好幾次跑到江堤里面的村落中來騷擾，一對七十歲老夫妻以爲日本兵來了沒有事，不跑，也跑不動，結果這二老却被殺掉，把人頭放在床上。這消息傳遍了附近的村落，於是在敵人來時都逃跑了，結果又被敵兵用槍遙射，打殺了許多人。

農民們開始逃難了，每人衣角上掛着難民條子，挑一担米，提一個包袱，携了妻子兒女與耕牛，離開了不忍走開的家鄉到繁昌縣山里面去避居。有的是作暫時出走的打算，有的因爲房子被燒，根本就不知何日才可返來，他們開始知道敵人是一個公共的民族敵人，而不是做了老百姓就可倖免的，却正是因爲沒有自衛，不敢直接與敵人抗戰，才使得十個八個敵兵征服了一個二個村落，於是依靠軍隊的心理產生了。抬傷兵，挑柴，送米，燒飯，挖路面，嚮導，等等的事情都在一呼百應之下去奮勇做了。請求編隊發槍抗戰的要求也提出了。這都是敵人殘酷面孔所啓示出來的新的生氣，中國在發吼了人土虫也叫了起來。

種田的人因爲敵人的騷擾而無心生產一心要打仗了。事實上在火線下的田地也無法

可以繼續耕耘，靠江的田地差不多都還灌滿了水，這些在冬未就要放掉的水因為江堤出路被阻，無法洩出。農民也知道明年春耕是絕望了，於是更堅決了抗敵信心。

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的皖南特種工作團？在這裡編組了好些行動隊，號召着家鄉人爲家鄉而戰，無路走的羣衆得到了領導，是勇氣百倍的在開始了新的集體生活。

繁昌縣縣長陳立本是一個久做縣長的中年人，他已被江南戰區的軍事當局派任爲該縣的游擊司令，把原有的縣政府可以號召的武力都改編成游擊隊。他自己表示，劉備所以能有一部份成功的原故，是在於火燒新野之後，他無一兵一卒，但還拖一大羣百姓逃跑這一點。他認爲假定與敵人抗戰不了，那最低限度是要率領老百姓走的。所以從蕪湖失守之後，他的轄境成了第一火線，他自己很鎮定的在城里繼續他的工作，並不驚慌。

在縣城里，一度萬人空巷的跪到鄉下去，現在因爲敵人並未深進企圖，於是又紛紛回到城里來。

記者在繁昌訪問過川軍師長陳萬仞，他的相貌酷似蔣委員長，舉止態度都類似。一個武備學堂出身的儒將風度人。他覺得皖南人士比較四川儒怯，記者也以爲然。皖南由於山水與歷史的關係，是一個文風較重，謀利深切的人民區域。陳師長說在四川，人民是不會輕易讓外人來蹂躪。家家有的是槍，幹起來就都是兵，鄉村就是兵營，敵人怎麼

也不敢輕入。

記者得到他的方便，去峨橋，潘村，李村，以及火綫外的任村堡，江西劉築村落去行腳過。駐峨橋的營長黃君與記者談起他的戰區民衆工作經過。他到峨橋時，空無一人，於是他一人當街高喊：「川軍來了，不要人家分文東西，也不擾民，你們趕緊回家，以免東西無人照管遺失。」喊了之後，不一天就都回來。回來看見我們待他們如弟兄，買東西一文不少，借東西原璧歸還，說話客氣實在，於是老百姓知道了我們的可親，就逐漸爲我們做起事來。現在吃飯，烤火，住屋子，嚮導，抬傷兵，都由老百姓妥當的供應。老百姓知道了軍隊的可親。記者在一村落里問人民，一賣豬肉者說：「川軍是好，那天開差，個個提了錢來還錢，這是我想不到的」。爲川軍挑柴的老人很憐憫這些四川人寒冷。爲他們担柴烤火，婦女也不怕兵了，爲他們縫着衣裳，在前綫，軍民關係是非常之好，這是可以告慰於一般担心川軍士兵政治意識的人。

蕪繁相持局面到什麼時候打破？誰也不知道，鄉下人等得沉悶了，習慣了槍炮聲之後，在昨晚燃放起送灶神的小鞭炮；準備過年了呢。鞭炮的火花在陰雨的暗夜中如同中國的現階段抗戰，勝利與黎明在苦盡甘來對是會來的。淳樸的鄉下人，耐心些吧，比年還痛快的好日子在前面，靠我們犧牲了眼前的苟安，緊張着身手去爭取，記者在廢曆年關迫近的時候，如此希望別人，也以此自勉。

# 炮火聲中話皖南

朱民威

沉寂二個月的皖南陣地，又被敵軍進攻的砲聲震破了，繁昌縣江防已被敵人用全力集中轟擊，三山鎮成了焦土，致使我軍不能立足，橫山橋，也在被圍攻中，舊縣更是由於牠處于外江之濱，敵艦的大砲可以把牠化成灰燼，荻港則是已不只一次被轟擊了。這次在來攻的敵寇海陸空環攻之下，當然也不能幸免。我軍守在這裏已經二個多月，這二個多月中，以三山鎮爲策動，沿着江堤培成的蕪青公路破壞地段，我軍是不斷的派兵伸出，直至敵軍駐守的魯港鎮去攻擊，由于敵我武器的懸殊，我軍仍英勇浴血向前，可也由于我軍每日不斷前往攻擊，使得敵人在魯港不得不駐守一部份兵力，這對於我方在江南戰區的全線牽制大量敵軍與我週旋的目的是達到的。

這二個月中，我軍不斷的×××爲出動點攻魯港，以×××××××爲據點攻魯港及魯港蕪湖間的連絡綫上麻浦橋鳳林墟一帶村落陣地，由×××攻卡子口白馬山敵軍的蕪湖郊外明山地防禦工事，由××××××××××爲據點攻擊竹絲港（爲江南鐵路蕪孫段一車站），並越鐵路綫伸進方村鎮張家花園直抵蕪宣汽車路的李家大橋，切斷敵人蕪湖宣城之間的鐵路公路電話交通綫，由×××××××爲據點，向濟沚進擊，進迫宣城，形成宣城

的包圍陣地，這兩個月中，我軍英勇的依着全面推進的路綫向一定目標前進，江南戰場上有名的白馬山爭奪戰，方村湖沿地帶的遭遇戰，灣汴母老虎山的爭奪戰就是在我軍英勇的進攻中產生出來的。在這二個月之中，我軍每日從前綫抬下傷兵，可是敵寇的損害也很大。由於白馬山的佔領，我軍向蕪湖近郊推進，敵人又不得不趕從蘇州·揚州·南京·裕溪口等處抽調二師團之衆的兵力來保衛這南京的右翼屏障，蕪湖，這對於我們的牽制敵軍在津浦綫上兇猛的進攻與消耗敵人員兵和裝備目的是又達到了。

(一)左翼在這期間中，我軍光榮的戰跡是：佔領白馬山，進迫蕪湖三里附近的市郊。

(二)中路越過竹絲港江南鐵路；進兵方村，張家花園，直抵蕪宣公路，李家大橋，並焚毀之，切斷了敵人蕪宣間的連絡。(三)右翼佔領灣汴鎮。

在青弋江綫進攻的期間，山××××××××××伸出來的我軍也收復了廣德·郎溪·進迫孫家埠，直抵宣城縣外郊的板橋，蕪湖·宣城·廣德·郎溪等縣的民間武力也開始自動編組，形成宣蕪郎廣山地湖沼區域中蓬勃的人民抗戰烽火，他們的首領及其戰跡是：

(三)蕪湖——首領×××一個會辦保衛團的在鄉軍人，助手×××在蕪湖訓練過壯丁，他們，統率的全是蕪湖家鄉農民，和學生，有一部份由南京方面退下來的士兵也參與在他們的隊伍裏。憑着鄉村裏的保存的槍支與彈藥，以及地主承□□慨助的食糧，他

們從蕪湖淪陷後，就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村落市鎮，以××××××為據點，不斷的與來擾的敵人奮鬥。奪過敵人槍支，殺死敵人戰鬥員十名，前此我軍進兵方村張家花園，撲蕪湖宣公路時，奚的隊伍是從旁起了很大側作用的。蕪湖縣長×××也率部由無為縣到了蕪湖，接受了劉的委任，成為蕪湖縣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人數是×百人，槍很好，戰鬥力不弱於正式隊伍。

(四)宣城——宣城民間抗戰武力有三部份，一是金寶鄉，以某師退下來的朱副官為首領，結合了當地民槍××枝，在水陽河一帶作戰，水陽河是敵人連絡南京當塗與宣城交通的唯一水道，好幾次敵人以汽艇拖帶的，民船上米糧，以及送來的駱駝皮製的皮革納，呢制服，都被他們奪獲，或取而用之，或加焚毀，並曾在金室墟湖沼地已作戰奪獲敵人大砲一尊，現在他們人數愈來愈多。第二部份是由一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宣城人率領，在宣城東南山地與敵作戰，人數也很多。第三部份則是宣城縣政府的游擊隊，在宣城週圍板橋蕭捍一帶作戰。

(五)廣德——廣德游擊隊人數也很多，現在守城的就是他們，最先入城的也是他們。

(六)郎溪——郎溪游擊隊不僅在郎溪縣的湖沼地區活動，而且常跑到江蘇境內去擾敵。

在過去二個月之中，穩定的皖南戰局裏不僅在青弋江長江佈置了鞏固的防線，而且



以正規軍進擊敵人，損傷了敵軍千人以上的兵員，千萬以上的彈藥，奪獲了不少的槍械與裝備，至於捉到的俘虜也有。江南一帶人民遭受敵人的姦淫屠殺，實在使得民衆無法忍耐了。日本軍閥手段太厲害了，到一處縱令日本士兵，高麗，台灣便衣隊蹂躪我民衆來醞造民族仇恨，中國人民是只有以血還血來咬牙動手了。這就是淪陷區域中的，江南人平常對於當兵是畏懼的，上戰場更是只應別人去做的，現在却自己動手了，成爲一羣一羣的極勇敢的隊伍支持着淪陷後的鄉村，肩着抗戰的大旗，英勇雄壯。

不能有機會直接作戰的人民，也分別的做着真正火線上服役的工作，抬傷兵，爲作戰的兵煮飯·送飯。送子彈。做嚮導。刺探敵兵陣地虛實，防漢奸，所有需要他們做的事，他們是無不勇敢從事，眼見家鄉已被或即將被虎狼血嘴吞嚙得支離破碎了，駐守進攻的兵士與人民 游擊隊就是及鄉完整的保衛者，他們從日常生活的事實上如此體驗着的。

因此，無須什麼宣傳，二個月來，敵軍佔領下的蕪湖人民，飽受了敵人殘酷蹂躪之後，都家破人亡的零碎奔溜到我軍區域裏來，在奎潭黃家渡一帶由蕪湖來的約有二萬多人，在西湖青弋江一帶由宣城來的約有一萬餘人，廣德郎溪的人則奔向寧國有一萬多人。

在青弋江火線上大概情況是如上所述，至於長江防線，除了敵人兵艦常去向荻港舊縣發砲轟之外，雖然他是可以在任何一處用兵艦飛機掩護敵軍登陸，但到二月十五日爲

止，始終尙無此種企圖，所以比較沉寂。

在青弋江線我軍三路進攻，長江線沉寂的皖南戰局中，火線後方的動員工作開始了，第六部工作團在繁昌縣南陵縣銅陵縣以及火線上的蕪湖編組成了很多的行動隊，以保衛家鄉，號召鄉民，××派了曾做過皖南游擊戰爭的×××以及某部的×××來南陵統率蕪繁南銅四縣縣政府所編組的游擊隊，蕪湖縣長×××也由無爲渡江南來，率部入蕪，發動更廣泛的蕪湖游擊戰，在這一帶駐守作戰的×軍方面也派了羅××參謀處長來編組指揮蕪銅南繁游擊隊，在南陵，第×師政訓處的年青科長×君也着手在其駐地一帶編組了不少的獵戶隊，難民救濟工作也由這年青的×君在奎潭黃墓渡開始了，他召集那一帶的士紳地主開會，要他們以民族利益爲重，看破一點集合米糧來支持逃出來的蕪湖難民生活，南陵縣長×××也發動了動員委員會的組織，安頓火線上的婦孺老弱。

可是，這些動員工作，對於當前的皖南局勢，還是非常的追不上，皖南局勢的平定是表面的，皖南蕪湖·南陵·繁昌以迄銅陵·青陽·貴池一帶的濱江湖沼淺山區域之所以能以保持，一面固然是我英勇川軍在火線支持，不斷予敵以痛擊，使敵防守之不暇，無力反攻；可是，主要的還是由於敵軍主力結集於津浦線上，沒有真正大力量調兵過來攻擊，因此，在那一帶的軍政全權負責人似乎應該把濱江皖南地帶戰局作一通盤計劃，估計敵人什麼時候要來犯我，在其大舉犯我之前的時日中，我在軍事上應完成何等攻擊

任務，占領那些地帶，並確保之，以作我皖南濱江各縣之屏障，在政治上我於此期間中應編組多少民間武力，供應多少服役火線上的伏役，如何普遍抗戰之民間組織於鄉村中二百萬的人民中，使之發揮人人可用於抗戰之偉大的力量。在給養上，如何統籌供給駐軍的糧食，消費品，供給民間所需之食鹽，火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如何適當山嶺區域建築簡陋居所，積存米鹽，準備萬一不得已時之有計劃的堅壁清野的退却，不使敵人得我一個人，一粒米。

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許多必需要在作戰進退中兌現的計劃與實施，都沒有着手，老實說一句，今日以我們的大刀，手榴彈·步槍·機槍·迫擊砲去對付敵人的刺刀·步槍·機槍·鋼砲·重砲·汽艇·兵艦·砲力·飛機上的機槍·炸彈，如果我們不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總動員，不在城市鄉村並以後方主要力量支持，我們的火線是無法支持得固如金湯，不被敵人故使以火力集中一點突破的。

因此，二個月來我們在江南戰區皖南戰線上的固守與進擊，軍事上我們英勇的川軍弟兄是相當完成了其使命，可是政治上的動員，物質精神上的工作做得是太不够，而且沒有計劃，這裏面也有許多原因：

(一) 安徽省政府由××××，本來在××對於皖南各縣的指揮就因一江之隔，較爲不便，遷××後，更是鞭長莫及。

(二) 各縣的行政組織，在縣中樞爲縣政府，縣政府中的人員，除了縣長比較懂得大體而且能持重外，一般的人員都是普通公務員，沒有適應戰時戰地緊急職務的魄力胆量與方法經驗，在各級行政人員如區長聯保主任，保甲長等，其認識，能力，胆量，以及必要時直接抗戰之指揮，撤退之牽領等能力均缺乏。

(三) 各級行政人員忙於應付兵差，徵集伏役，忙於收取臨時捐稅。

(四) ×部無工作，抗敵後援會因有名無實，戰地服務團只有做點應景應時工作。軍隊政訓處由其人員不夠，除了個別份子有表現外，尙未普遍實在的做戰區民訓工作，原來社訓工作仍局限於少景的域區壯丁訓練工作上，不能起多大作用。

比較經濟上有辦法的智識份子都逃跑到後方去，智識份子社會的精華，可是却總是頗爲聰明，善於保身，不肯埋頭鄉間，見危苦鬥，以致使民衆動員缺少真正好的領導幹部。

現在，敵寇由於直攻津浦線受挫，在那邊按住兵不動，集中了炮火向皖南陣地進攻了，我軍當初反攻是以××線爲根據地，分三路向魯港，李家大橋，灣沚進行的，反過來說，敵人向皖南戰線進攻，結果在這一帶沼澤地裏是一定要遭受我軍堅強打擊的。這一帶水中的路徑，都被我軍加以破壞，敵人不僅機械化部隊無法通過，即步兵也不易過來，而這些河沼都是淺水，敵人慣用以偷渡的汽艇也難奏效，所以在二月十六日起，

敵機敵艦沿江沿河甚至飛到徽州山中轟炸了我軍後方南陵、繁昌、黃慕渡、西河、青弋江、蘇橋、平溝舖、新村舖、銅陵、荻港、三山鎮、橫山橋、歸縣、順安、大通和悅洲等地之後，敵軍十七日向竹絲港突破我陣線，向奎潭鎮進犯，是夜奎潭失守，我軍退守黃慕渡，南陵縣吃緊，幸連夜補上生力軍，方擋住敵人中央突破的兵力。從十八日起，敵我在奎潭鎮以迄夫子闕西河灣沚青弋江一帶激戰不已，同時，敵另以二聯隊四千人的兵力由三山鎮橫山橋歸縣一帶沙洲地登陸，在敵艦敵機大炮炸彈掩護下，向我三山鎮橫山橋猛撲。二十六日三山鎮被炸成焦土，我軍不得不退守南面銅山陣地抗戰，二十七日消息是橫山橋正在鏖戰，看來我軍恐不能不在荻港挑冲以至橫山橋南部蕪青公路山地向三山鎮南銅山取得一線以迎擊由江濱新根據地進犯的敵軍了。

濱江地帶的繁昌、南陵、銅陵等縣，在敵人炮火猛烈攻擊下，一個市鎮與村落是很容易被毀滅的。

## 廣德游擊隊員訪問記

企程

由於國民外交協會溫廣彝先生的介紹，很幸運地得和廣德來的游擊隊員作了一次談話。在一個春雨浙瀝的晚上，記者遵約到了國民外交協會。推門走進會客室，看見已有

六個人圍坐在一張大菜檯旁在談話。原來是日報的訪員梅先生已先記者而至，在開始他的訪問工作了。其餘的五位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一律穿着學生制服，顯得他們都是剛跨出校門而踏上民族解放戰場的鬥士。

他們從廣德失陷講起：

敵軍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佔領廣德，一月十二日就退出了，一共佔領了不過四十多天。時間雖然是這樣短，敵人燒殺姦淫的獸行却也發洩到了可驚的程度。廣德城（週圍有十二里）內以及離城週圍十五里以內，所有房屋差不多全被燒光了，極目所視，只見一片焦土，連一梁完整的牆都沒有。女人被姦死的不知有多少，隨處可以看到赤身裸體的女屍，有些被釘在門板上，有些甚至下身被插上一根木樁，被殺的人總有一千多，每家屋內總躺着五六具或七八具的屍首。僥倖不死的全逃跑了。

廣德城內因爲人畜死亡的過多，臭氣四溢，往城裏去的人非帶上口罩不可。河水被弄得污穢不堪，飲料都成了問題，非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不可，殘暴的敵軍還把許多死人的頭，手足等投入醬缸內，以至所有的醬油都不能吃，燒菜都沒有醬油。

在敵人佔領廣德的前兩天，當地抗敵後援會的青年，即分赴四鄉組織游擊隊。這些青年大部份都在寧國縣河瀝溪××集團軍所辦的政訓人員訓練班裏受過訓，所以工作能力頗強。他們游擊隊的性質可以分爲兩種，純粹自衛的和積極性的襲擊敵人的。起初只

成立了二中隊，後來逐漸發展，現在已增加了二十中隊。每十中隊成爲一大隊，共分二大隊，直屬於第×戰區××集團軍，由一個在鄉軍人名叫×××的任司令。隊員的成份，學生商人鄉民都有，甚至還有從江浙一帶逃難來的醫生和看護；人人都能苦幹，大家都相親相愛，至於他們的武器，有一部份是我軍撤退時散兵丟下來的槍械，有一部份是從敵人那里奪獲過來的。現在已有×千多條槍，差不多每人可以有一條，輕重機關槍，甚至小鋼炮都有。此外還有土槍。

說起土槍，有一段很有趣的插話。有一次，他們去夜襲飛機場，向敵軍開放土槍。土槍開的時候有火光，子彈都散開，日本兵從未見過土槍，以爲是什麼了不得的新式武器，嚇得亂跑亂躲。結果，五六十個敵人當場被打死了四十多，被俘了八個，逃走的只有不多幾個，敵人吃了這次大虧，急於想弄個明白，就帶了個老百姓去問：「你們游擊隊用的是什麼槍？」老百姓回答曰「洋槍」，弄得敵人還是不得要領。

敵軍怕我們的游擊隊真是怕得利害。他們放步哨的時候，常常每隔幾分鐘放一槍以壯胆子。他們出來的時候總是八個人一排。遇到兩面靠山的路，就兩個人背貼着背，橫行着走。睡的時候，往往燒一堆火做一個僞裝的目標，而在離火三四百米的地方睡下，一個靠着一個人的睡在一起。敵兵個個都頹傷得很，充滿着失敗情緒。

他們游擊隊把宣長公路（宣城到長興的公路，中間經過廣德）破壞得很利害。敵軍交通感到非常困難。廣德四週都有游擊隊，敵人感受的威嚇太大，所以雖然廣德是一個軍事要點，也不得不放棄。現在已有一部份游擊隊向離廣德一百八十里的長興推進，離廣德五十里的泗安已沒有敵蹤了。

游擊隊和民衆的關係，可以說不分彼此，完全成了一家人。老百姓替我們組織情報網，做遞步哨（送信）。所以敵人一來我們立刻就知道，稍稍放幾槍，敵人就不敢再逼近了。現在鄉下的一般老百姓真好，從江浙一帶以及廣德城裏逃到鄉下去的難民，鄉人都供給他們米糧。

據他們說，在那邊，現在唯一的困難是日用品的缺乏，像肥皂，洋油，紙墨等都買不到。因為缺乏紙張，他們只能用口頭宣傳，或者用木炭在牆上畫漫畫。因為缺乏耕牛（牛都被敵軍殺光了），今年春耕很成問題。而天氣一熱起來，難免不發生瘟疫，極希望各慈善團體能儘量捐助些十滴水，萬金油，雞納丸，臭水等藥品給他們（可由國民外交協會溫廣彞先生轉交）。

最後，他們再三地向記者說：「我們廣德一個漢奸也沒有！與湖州長興等處出現偽維持會絕然不同！」說着在他們天真的臉上浮現了光榮的笑。



## 蚌埠雜記

連仙

蚌埠在今日，已成國防的重鎮了，論形勢，牠扼津浦要衝，瀕淮河中點，交通便利，綽綽南北，不但是皖北的樞紐，抑且爲首都之屏障。在神聖抗戰之下，牠處處表現着非常的狀態。記者服務是間，爲時頗久，地方情形，頗爲熟悉，茲將此地的形形色色，特爲拉雜寫出，以實本報。

### 一、怒吼吧淮河

淮河古稱四瀆之一，橫貫皖北爲交通孔道，考其發源，出於河南的桐柏山，東流入皖境，注入洪澤湖，下流由寶應湖分注運河，並濟運以入於江。牠的入海故道，從前被黃河所奪，後來黃河北遷，淮形逐漸淤塞，疏導數年，僅完成下游一部份，牠經過皖北的幹流，叫做長淮，長約八百多里，生在長淮兩岸的人民，性情强悍，勇敢好鬥，在清季成立的淮軍，官兵多是淮上的健兒，在軍閥當道的時代，淮上更是出產大兵的著名所在，亦曾出過鼎鼎大名的軍閥和轟轟烈烈的革命偉人，在現今偉大的全面抗戰開展下，淮河處長江黃河之間，已成爲軍事上的重要防線，淮上的健兒，早就應都武裝起來，守土殺敵，不要再蹈江河的危機，怒吼吧淮河！

## 二、老莽牛叫了

抗倭戰事展開後，敵機曾三度飛到蚌埠空襲，在慘無人道的惡魔投彈轟炸之下，死傷無辜的平民，統計男女二百名口以上，民房被炸燬的統計在四百棟之譜，金錢的損失，足有二十萬元，所幸地方對積極和消極的防空，都有充分的準備，寇機已有一個多月，不敢冒險的試襲了，縱即津浦南段和淮南鐵路一帶，時常發出警報，但是一般司空見慣的人們，久聽之下，也不以為異了，蚌埠發警報的時候，白天用電燈廠汽笛發出聲音，夜晚除燈火管制之下，有時用警報器發音，因為需用交流電，所以用在電燈來火的時侯，警報器的聲音，怪難聽的，好像牡牛（皖北人呼牡牛為莽牛）喊叫的一般，每當發出怪聲之際，小孩子嘗對他母親說：媽呀！老莽牛叫了。

## 三、留給軍隊住

當敵機屢次空襲之後，商民能沉着氣照常營業的，固然很多，而胆量較小遷地為良的，亦大有其人，比較熱鬧的二馬路一帶，有多數商店，閉門不開，門板上寫着「同人返里暫停營業」字樣，千篇一律，好像預先約定一樣，經此一停，市面當然蕭條，各項捐稅收入，大受影響，即如警用一項而言，在戰事未爆發前，經營業徵收局每月代收的捐款，平均總在七八千元之譜，近月收入，僅有三千餘元，地方當局鑒於多數商店，長

此歇業，殊非持久抗戰期中所應有，一再派人勸諭開業，商人聽若弗聞，雙扉鎖閉，門可羅雀，當局乃授意的手下的人，拿着粉筆，挨着停業的店門，寫成號數，當時有人詢問，寫此何意？寫的人就回答說：這是預備給軍隊住的，商人一時莫明其妙，多信以為真，深恐軍隊駐紮，不到一星期，閉門的商店，乃次第開門，照常營業，這不能不佩服當局應付非常時期的手段。

#### 四、流離的難民

江南各縣，相繼淪陷後，敵人燒殺淫掠，無所不為，和明季倭寇的行動，簡直無二，較之土匪行爲，有過之無不及。被禍的難民，紛紛過江，乘車北逃，跑到蚌埠的，絡繹不絕，火車站一帶，扶老携幼，肩荷手担，愁容滿面，狼狽不堪，其中貧富皆有，記者親見尚有年輕女子，束裝入時，講話口音，多為蘇常一帶居民，話及倭人，恨入骨髓，據說：上月底，有敵軍兩師團，在青陽港集合出發正在集合的當口，我方飛機，突然飛到一百餘架，當時敵人以為自家飛機，不以為意，詎料我空軍，立刻發揮神威，先以炸彈投轟，繼以機槍掃射，半小時之內，寇軍被我空軍殺得七零八落，死傷無算，結果，兩師團全軍覆沒，所餘不過十分之二三，講者眉飛色舞，聽者大為興奮，由此可見我們同胞抗敵情緒的蓬勃了。

## 五、漢報暢銷

蚌埠縮穀南北，交通便利，文化水準，都在皖北各縣之上，地方報紙，僅有三家，專銷本埠及附近各縣鎮，大報行銷者向以滬埠報紙佔多數，此外北平，天津，南京各大報，在蚌都有相當的銷數，華北失利後，平津報紙，多已停刊，淞滬淪陷後，各大報或被迫停刊，或遷移出版，首都報紙，亦復如是，所以一星期來，蚌埠已沒有京滬的日報可看了。因是漢口的大報，在蚌暢銷起來，如掃蕩大公，在蚌都有相當的銷數，或武漢日報，亦有人正在承辦分銷，不過因交通遲滯的原故，漢報須四五日方可到達，但是慰情聊勝于無，寄到之後，不脛而走，由此可見本地市民決心抗戰的一斑。

## 淮上觀戰記

長江

### 一、一切都向好處轉

魯南歸來，南面戰事日緊，敵人似已從容進佔淮南一部份戰畧要點，而淮北之懷遠，亦已陷入敵方，徐州之形勢，日即於緊迫。津浦戰事如南面敵過淮河，則可戰之處不多，且淮河天塹，敵人重兵器過渡艱難，正予我軍以作戰便利之機會。記者知我當局有

守淮河之決心，并已嚴令南北各線機動出擊，預料戰爭將漸入緊張階段。特於二月八日與掃蕩報張劍心，中央社胡定芬，新華日報周海萍諸同業，由徐南去淮河北岸視察。

徐州南去的車輛，不管客人是如何擁擠，需要是如何迫切，而車上的設備，比平日相差太遠了。車內的清潔整齊固然談不到，就是幾塊玻璃窗也破壞了十之八九。有些窗上改釘了雜色木板，雖然對於防禦冷空氣侵入上有相當效力，而普通車廂內應有的光明，却因此取消了。

站在開放着不少各種上等客車，特別是從前上海北平通車用的藍鋼車令人感動。上海北平還是我們中國的時候，每天有幾千的客人來往於南北兩大城市之間，南京浦口間還特別修築了一座價值幾百萬元的輪渡，讓這個藍鋼通車能通過這茫茫的大江，給予旅客們以舒適安穩與愉快。車子每到一大站，有許多工友上來洗拭車廂的內外，讓它永遠保持潔淨高貴的姿態。然而今天的藍鋼車，已經上上下下塗了一身泥污，連從前看了發亮的厚玻璃窗也黯然無光了。

更大的事件壓在每個人的頭上，破爛透風的車廂裏，人們的情緒都實實在在超過了現實的物質遭遇，而關懷到一些莊嚴神聖的戰爭事情。我們這頭幾個人在學唱抗戰救亡的歌曲，那頭幾個鐵路工人的高聲談話，引走了我們的注意。

「中國飛機十三架昨天炸蚌埠！奶奶的，給他們一點利害！」

「奶奶！這個野蠻的東西，也讓他看看中國的臉色！」

「聽說炸得準！小鬼準有他媽好些回東洋了！」

因為我們關懷的都是一樁事情，於是我們坐到一起了。一位浦口的鐵路工友，現在逃到李莊來避難。

他說浦口被陷在敵人手中的，還有幾千鐵路工友，他自己雖然逃了出來，然而他是靠鐵路生活的，鐵路被敵人佔領了，他們也沒有生活了。他說他們都是精強力壯的工人，他們都願意武裝起來參加戰爭，他們各站都有熟人，沿鐵路的大小路徑，他們都熟悉，抄襲敵人的後路，他們是不會感到人地生疏的。至於破壞敵人佔領地帶的鐵路，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聽說李宗仁先生對於流亡工人的武裝問題，已經鄭重注意，他們切盼能够早一天奉到李司令長官調集命令。

這羣工友們的感覺，日本準定好不了。因為變「忘八旦的東西」到處燒房子，殺人，叫旁人的老婆和他睡覺，強姦了我們的婦女之後，還要盡情侮辱，然後加以殘殺，這是甚麼玩意！

黃昏後到固鎮下車，零星幾個客人抗拒着晚風在站台上上下下，車站上告訴我們偌大

的固鎮因爲敵人飛機亂炸，所有的居民都逃光了。我們如果要找旅館，實在相當困難。我們打聽五十一軍軍部，站上很少人知道，有人告訴我們離開固鎮還有相當的距離。沒有法，我們設法去找五十一軍的聯絡站，晚間在疏落的破房中找來找去也沒有找到。在一所無窗的茅屋後面，我正用電筒在搜查，突然伸起一雙帶大皮帽的腦袋，槍口從窗洞中冷森森的伸了出來，我才知道誤入了警戒線。他的嚴厲地盤問我，聲音一句比一句厲害，我趕緊申明我的身份，然而已經吃驚不小了。

## 二、反省與同情

聯絡站上負責的洪副官，有人向他打聽旁的軍隊作戰情形，他說：「我們不能說戰友的好壞！我國全國軍隊今天都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我們都是穿灰皮的軍人。好，是我們大家好，有人不好，也是我們大家的恥辱，我們只管自己盡自己的責任，自己拚命的打，旁的我們是不便過問的！」我們盛讚他們槍枝與服裝的齊備，他們說，西安事變以後，五十一軍的待遇和一般國軍平等了。在蘇北和膠東駐防期內，五十一軍曾自己切實作了一番充實工夫，現在是兵精糧足，官兵皆異常滿意。提到服裝，他們非常同情在淮南抗戰的廣西戰友，這般在西南溫暖天氣中過慣了的戰友，突然調到這寒冷的北方來作戰，好些弟兄只有棉大衣，裏面還是單衣服。有些沒有鞋，赤着腳奔馳於雪雨之中，

他們自己覺得比廣西弟兄要少受痛苦多了。

在偉大的鬥爭中，始易產生真正的同情。對於廣西弟兄的同情，不止表現在五十一軍的官兵中，車站上另外一些鐵路工友也有他們的議論。他們多半已經流亡了，然而他們覺到中國雖然已經吃了敗仗，然而中國勝利的希望，已經眼看着擺在前頭，就軍隊的紀律來說，他們有些在津浦上幹了二十多年，過看的軍隊太多了，特別是在戰爭中要像這回桂軍這樣好的表現，是不多的。

夜漸深了。淮河兩岸的砲聲，因為「夜靜」關係，已經透過九十里的空間，清晰地傳送過來了。

我們感謝李伯棠先生派汽車把我接到一個不知地名的村莊裏，爲我們解決了食宿。通過長約二里的固鎮市街時，大半房屋已經空無人物，似乎通過經大瘟疫後的鄉村。被飛機任意轟炸後的房屋，藉夜間月光仍可以分辨。車經街中，廣西弟兄阻車盤問，車夫與之語言不通，他開車門看了半天，有許多意思，無法表達出來，結果只說了一句，「幾多個？一下文無法說，只好讓我們走了。中國的方言問題，多少是中國民族發展的障礙，這次大戰爭，讓中國民族大交流，以後的方言問題，自然會相當改進了。

淮北的鄉村，木材困難，建築物和器具製作，以高粱桿和泥土的使用最廣。我們住



的小村中，火盆和神龕都是土和高梁桿做的。普通牀只是用幾根柳條湊上，中間用蔴繩牽成牀身。既不是黃河流域的炕，又不是長江流域的牀。淮北貧苦，這也是一方面的表徵。

我們在村莊裏吃的菜蔬肉類，和取暖用的木炭，都是從徐州買來，固鎮被日機炸得什麼都沒有賣了。次晨起來。在另一村莊裏去會剛到前方的于學忠先生，同業有人提到五十一軍士氣甚旺，他笑了笑說：「無不可戰之兵，只有不可戰之官！他這部份軍隊，是從前清蛻化而來，他自己和這部份軍隊有極深長歷史關係。過去戰爭雖打得不少，而真真實實的對外作戰，這回調守淮河，還是五十一軍的首次遭遇。」

前方報告，局勢漸漸緊張，敵軍已集合重兵，在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分別渡河。八日在小蚌埠之敵，已血戰一晝夜，九日晨已大體肅清，而淮南之砲擊則仍甚猛烈。九日午后我們乘衛生車南去曹老集車站，此時前方報告，正有敵機十二架在小蚌埠前方轟炸。小蚌埠與曹老集相去二十餘里。小蚌埠對河爲大蚌埠，即衆人習知之「蚌埠」，津浦車站所在。自曹老集南望，蚌埠西而與西南之荆山塗山，皆瞭然在目。

此時負小蚌埠之責者爲××師，××與其參謀長××先生。在八日敵人渡河後，即澈夜指揮，未曾休息，九日小蚌埠之敵已完全掃蕩，落水與被擊斃淮河北岸者三四

百人。在淮河岸上，我們曾經作相當的國防工事，那是由南向北的，因為我們原來顧慮的是日本由北面來攻，誰知現在弄了一個反，敵人從淮河南岸向我們攻來。我們那些國防工事，正好供敵人利用，所謂淮河南岸之優越地形，荆山與塗山等不用說，我們做好的工事不用說，甚至於蚌埠市街上的高大建築，無一不便利了敵人向淮河北岸我軍陣地的觀察與射擊。五十一軍全軍之奉令防守淮河北岸，乃在蚌埠已入敵手之後，他們二月四日始到前方，而二日敵人已佔淮河兩河交口之懷遠，即淮河北岸敵人已佔有一強固之根據地，如非淮河之屏障，淮北早已無法守禦了。

### 三、小蚌埠的勝利

當夜乘馬至前方，去看身當小蚌埠正面的竇希哲旅長和梁忠武團長。他們這裏是首先被敵人強渡突破，而同時是首先被我們忠勇將士掃蕩的地方。近十匹馬隊在黑夜中急走，沿途村落，似已人稀。惟時遇民夫自前線抬傷兵歸來，空氣是靜穆與奮張。我們有時走錯路，但是大家似乎有什麼東西高壓着，不輕易說出話來。我們同情民夫們的辛苦，慰問他們，『老鄉！辛苦了！』他們却用急促的聲音答覆道：『你們才真正的辛苦，我們這個不算啦！』顯然地，他以爲我們是軍人了。本來曹老集到小蚌埠只有二十餘里，我們越走越近，小蚌埠市街被敵人砲擊起火，百丈火光，照耀淮上，我們若干同胞的「居

所「完結了！最使人傷心的，是蚌埠的電燈還在完好的發光，似乎蚌埠的放棄太倉皇了。前方的難民告訴我們，日軍進蚌埠是地方維持會從容歡迎進去的，維持會會長是前電燈公司經理唐少侯，他在蚌埠有一所花園叫「唐家花園」。此外重要的是寶興麵粉公司經理楊三爺（樹誠），×濟醫院院長余濟陶，這些人平日都是蚌埠市上的「大人先生」，特別是寶興麵粉公司大樓，現在作成了日本軍隊的砲兵觀測所，我們小蚌埠守軍所最頭痛的東西，然而我們爲什麼不加以破壞呢？

在離小蚌埠陣地三數里的小村莊裏，遇見了竇旅長和梁團長，梁團長是東北名將梁忠甲之弟，沉默堅毅，竇旅長是東北少壯軍人中主張抗戰堅決的份子，這回他找着機會了。八日敵人攻入小蚌埠，梁團趙營犧牲過半，他自己帶着奮勇隊反攻，淮河南岸的敵人看見了，用大炮向他打來，他被迫臥在泥污裏，左右的奮勇隊傷亡七八個，九日夜間我們見面，他的大衣和鞋襪軍褲上的泥污，仍然未有除掉。他和梁團長及前方的官兵，都兩晝夜沒有進飲食了。休息更談不到，屋內火盆熊熊的燃着，竇旅長的面龐，露出勝利後疲乏的笑容，火盆旁邊，立着幾位奮張的衛士，似乎在回想戰鬥經過，又似乎在怨恨他們的長官過度的工作，沒有顧惜到身體。

日軍這回在小蚌埠強渡，主要的渡河工具不是大家習知的橡皮船，而是我們成千的

的停靠在淮河南岸的商有船隻。蚌埠有新舊兩個停船的船塢，裏面靠滿了中國同胞自己所有的木船。這個船塢保護着這些木船平時不受風浪，從南岸看去，船塢的堤壩隱藏了塢內船隻的船身。退出蚌埠時，我們沒有人去把這些開走，或者把牠燬滅，今天讓日本人安安穩穩地利用。

因爲有塢堤的掩護，敵人可以從容地在塢內將我們的木船作好渡河的準備。在木船上裝好沙包，或者用棺材裝好泥土，擋在船頭上面，每隻船上架好機關槍，乘着夜色或者飛機大砲的掩護，突然放出河面，順水流過河來。我們河堤上的守兵，一來倉卒開到，工事不堅，二來敵人隔河砲擊利害，守兵抬頭困難，所以渡河不易阻止。雖然好幾隻木筏被我們打翻，每隻上滾下水去二三十人，但是仍然被他們渡過來三四百人，梁團趙營和他們正面戰鬥，因爲敵砲的猛烈，和兵力單薄的結果，趙營在傷亡及半之後，退出小蚌埠了。這時孫文彬營趕緊上去，要恢復小蚌埠，有一連長覺得火線太猛，只好退下，然而孫營長對他說：「我平日與你們相處甚厚，今日無論爲國家爲部隊爲我們自己打算，都要拚命，要反攻！」這位連長立刻率部反攻，配合各方原有力量，兩次和敵人進入白刃戰，然後把敵人消滅了。我們有幾位戰士的肚子被敵人刺刀戳穿，腸子流了出來，他們自動又用手把牠裝進去，含笑着看着敵人躺在淮河岸邊的尸羣。

中國兵簡直把日本兵恨透了。在臨淮關附近，南岸上三個日本兵追捕七個中國女人，北岸的守兵想過去援救，又沒有辦法，於是瞄準射擊，把那三個禽獸打死了。放船過去救過來一個五十左右的老嫗，據她說已經數遭蹂躪了。因為恨這種禽獸野蠻的強盜，我們將士抗敵的情緒實難於抑制的。依淮河北岸大堤布防的士兵，本來最易給敵機轟炸和掃射的目標，敵機在八日掩護強渡戰中，總是順着長堤不斷的來回射擊，有些官長也奇怪，爲什麼我們第一防線的士兵仍然沒有把軍心渙散，敵人只要登岸，我們未死的守兵立刻不顧一切的衝鋒。

在八日敵人第一次大舉渡河之前，七日我們轟炸機六架曾飛蚌埠敵陣地轟炸，數十顆炸彈很準確命中敵人要害，任務完成之後，又飛至淮河北岸我們陣地上空，盤旋數次，機中戰士並伸手向我地上戰士招呼，表示慰問。地上將士每日受盡敵機的欺侮，今見我機之姿雄，大家抑鬱心情，爲之頓時減少。

#### 四、白刃戰

九日晚仍折回曹老集車站，各種各樣的戰爭有關工作人員在車站上緊張的活動。鐵甲車把守車站之南，衛生列車和交通車等在站上忙碌的上下；守站的大約一班士兵，正在賭牌九，也許他們正發了幾個薪餉，沒有地方安排，也許他們對於戰爭過分的懸念，

拿這種活動來消遣。朋友們殷懃的挽留，我與掃蕩報張劍心先生遂留宿前方。但是，朋友們太辛苦了，我們不願和他們多談話，不願耽誤他們應有休息時期，這不只是朋友的友誼，而是爲戰爭，因爲將官精神過度疲勞，思考與指揮自難完全如意，對於戰爭措置失當，整個民族要受影響啊。

十日晨間，前方炮聲緊急，周師長用電話問竇旅長「小蚌埠情形怎樣？」而竇旅長的答覆是家常便飯！但是到上午八時，前方電話來得一個比一個緊。

小蚌埠方面竇旅長改了口氣，說敵人攻擊激烈，除了對面猛烈砲射之外，敵機又來了十二架，在頭上轟炸，敵人有五六百人渡河來了。司令部空氣立刻緊張，在周師的左翼，是五十一軍的牟中珩師，牟師鎮守臨淮關對岸，一向沒有出事，這時突然傳來電話，敵轟炸機五架掩護步兵過河，已經過了大約兩連之衆，淮河北岸大堤之南面被他們佔領了，而且還在繼續的強渡。

周師長這時立刻下令給竇旅長：「拚！拚！讓他們沒有站穩時拚！我們只有拚才是出路！我們已經不能再有什麼地方退了！拚！拚完了算！」同時他立刻通知牟師長：「這裏也有敵人登岸了，我已下令叫我的部隊硬拚，我看我們今天不能有絲毫考慮，只有死拚！要把過河敵人拚光！才對得住我們自己！」

一會臨淮關方面牟師的部屬有人打電話給我：「我們師長已經下令反攻了！他已經叫我們大家上起刺刀和敵人猛拚！」

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的敵人陸續增加，臨淮關方面已增至一千餘人！「拚」「拚」「死拚！」這樣嚴厲的命令，不斷地從電話上傳出去。而司令部的氣象，一秒鐘一秒鐘地爲嚴肅了。

十日上午十時左右，前方大炮炸裂聲與飛機的震盪聲，都忽然停止了。前方的報告是：「敵人在小蚌埠已過河兩營，河堤已被佔，現在雙方正在拚刺刀！」

慘烈的白刃戰開始了！雙方合計三千左右的鬥士，已經混戰在一起，彼此已無暇放槍，敵人的大砲與飛機也無法使用，彼此用無情的刺刀互相刺殺。顯然地，寶旅在八九兩日的戰爭中，經已把梁團犧牲得差不多了。今天支持到這樣慘烈的戰爭的，主要的是張團，張團本亦疲勞之師，難當必死的背水進攻之敵。周團長乃卽下命令，令小蚌埠右翼之孟憲周旅的李團，立刻向小蚌埠攻擊前進，必須恢復小蚌埠！最後還補上一句：「絕對命令！」

命令是如此下了，而敵人還從淮南新舊船塢中不斷地放出船來，強渡的人數，要慢慢地增加。等到十二時，小蚌埠情況，我軍漸漸不利。張團已在小蚌埠街上與敵人數進

數出，李團尚未達到攻擊位置，本已精疲力盡的梁團，這時再擇部增加，而少年英傑的孫文彬營長負傷了。午飯時，白刃戰的壯烈景象，吸引着大家的思想，周師長想起他的部下在長時間白刃戰中的犧牲，特別想起那位精明有為的孫營長，和許許多多抬不下來的傷兵，他不禁嗚咽起來了。

小蚌埠白刃戰的結果沒有報來，臨淮關方面牟師長的電話，敵人已渡河一千餘人，後續部隊還在續渡。意思是情況相當嚴重。實在這回五十一軍防守的淮河北岸，東起懷遠，西達五合；長達一百公里。絕非兩師兵力所能勝任，何況敵人渡河便利，又如此衆多，集中力量，突破幾點，我軍防線過長，兵力處處單薄，而且交通不便，兵力臨時轉運艱難，牟師正面爲淮河向南凸出部份，三面被敵人隔河包圍射擊，防守不易，而周師長對他的建議是：「乘着混戰機會，向敵人死拚！我們這裏已在硬拚。我們兩師弟兄就這樣拚完了算完事！」

##### 五、我們又勝利了

今天的時鐘似乎跑得特別的慢，屋裏子的人都平靜無聲，都好像在等待什麼。

竇旅長在下午二時，報告小蚌埠方面官兵死傷很大，白刃戰已經過了四小時，張團的隊伍已經殘破，有不支之勢了。周師長再下令叫竇旅長：「咬緊牙！咬緊牙！拚才是



生路？竇的答覆是：「從昨晚起已經咬緊牙了！」

命令如山崩一樣地一個個下去，勝利的消息，仍然不見到來，師長同周副師長打電話給孟旅長，鼓勵他一番，希望他能全力恢復小蚌埠。打氣的話說得太多，這位戰士不能忍耐的說：「你不要多說哪，我知道了！」

炮台烟筒裏裝的司太裝香烟，一隻一隻地少去，窗外的太陽光一分一分地從窗上移進東屋來。

我們用電話通知孟竇兩旅長，告訴他們，有兩位新聞記者提着水筆，坐等他們的捷音，竇答覆我：「好的！我們謝謝你！」他的聲音已經嘶了。

兩位旅長先後上前線督戰，約午後四時左右，敵人的大炮突然又响了幾炮，大家料定是孟旅李團已經轉到小蚌埠附近，被敵炮看見了。援軍已到，小蚌埠西北兩面受我包圍，敵人脚跟沒有立穩，一幹準把他們幹倒。戰士們！幹吧！讓背水陣的鬼子下水長期沐浴吧！

李團趕到，沉悶空氣稍微打開一些了。然而是否我們能將如許強悍的敵人掃蕩，實在也不能担保。此是只是擴大了白刃戰的集團。天氣快要近黃昏了，如果黃昏前不能肅清小蚌埠之敵，則夜間敵人當可大批續渡，局面將更不堪問。

周師長對於他的部隊雖有堅決必能達成任務的信念。而眼前的事實，是如此其狀烈與動盪。他不自禁念起做照弔古戰場文來了。『兩相遇兮生死決，白刃交兮寶刀折。』『降矣哉，終身亡國奴。戰矣哉，骨暴淮河側。』是他同情他的部下，不過遲遲不決的戰局，讓他憂心，他說蓬萊自戚紀光以後，都是抗日份子，戚紀光在明朝時，即抗倭寇，以後代出有人，現在的吳大帥，也不爲日方所動，我們不能在於學忠所手創的部隊上寫上一筆壞賬。

李團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消息到了。下令張團趕緊同時反攻。我有人說李團長是河北人，這一下，正是國難家仇，一齊來一個總解決。

中國的飛機這時恰好趕到了。後方通知前方，大家拍掌歡迎，我們的飛機既迅速又準確地把淮南敵軍轟了一頓。大家說：『王八旦！也有吃我們虧的時候！』隨着我們飛機的轟炸，蚌埠機場逃出來一架敵人偵察機，倉皇狼狽的樣子，讓我們感到這些傢伙，只有怕更大力量的打擊。

黃昏了！黃昏還不能解決！明天就休想了！

軍醫院院長來報告，今天傷兵下來特別多，而且多一半是重傷，因爲今天的戰事太激烈了。

黑幕慢慢落在大地上，我們不自主地走到農村場上散步，南望淮河烟霧，不聞槍聲，不見人影。「到底今晚如何呢？」我們都在想。

六時左右，我們又踱回參謀長室，電話響了，周師長自己接的電話：「李團已血搏衝鋒，自西而東，先克復文昌廟（小蚌埠之西側），繼克復四台子，竄旅由北向南正面壓迫，經過幾返幾復的街市戰，敵軍已被趕出小蚌埠市街，退至堤外河灘，正在加緊肅清中，」接電話人的臉上發笑，我們內心都鬆了一口氣，日本鬼子又完了！

## 驚破敵胆的淮上民衆武裝

范世勤

無論是最近或將來，安徽在爭取國家獨立民衆自由的抗戰時期中，無疑的是我忠勇將士與萬惡敵人血戰搏鬥的場所，請看今日的安徽，除了西南一部份外，不是已經有了那萬惡敵人鐵蹄的蹤跡嗎，不是已經有了我忠勇將士洒揮的血痕嗎。

可笑的敵人，在吞嚥了南京以後，興高采烈的了不得，以爲津浦線南北的兩端已經握在手中，滿可以立刻打通津浦線了，因此敵人帶着驕慢的癡態，把鐵蹄伸到皖北皖中來了，這下子敵人除遭我們國軍的嚴重打擊外，還碰着我們武裝民衆的大釘子。

說起皖省的武裝民衆，真是我們抗戰歷史中光輝的一頁，盱眙的敵人，就是我們武

裝民衆殲滅的，和縣的敵人，就是無我們武裝民衆趕跑的，無論是在明光之戰，定遠之役，以及最近淮河南北的爭奪，無不有我武裝民衆所洒的熱血。

安徽武裝民衆，給與敵人的打擊，是敵人萬想不到的，在敵人的心目中，以爲炮火所及的地方，我們民衆都會逃跑的，那裏知道安徽的民衆，是家家有槍，人人當兵，一見敵人，便把敵人打得走頭無路，真像在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這些武裝民衆潛伏在城市中，村莊裏，山林間，不知有多多少少，在表面上的力量是看不出，在實際上的力量是說不清，記者曾經詢問一位抗日人民自衛軍的領袖，安徽全省究竟有多少武裝民衆，有多少民衆武器，他說，最多的縣份有□萬桿槍，最少的縣份也有□千桿槍，平均每畝有□萬□千桿槍，有這麼多的民衆武器，就可以有這麼多的武裝民衆，這些民衆武器，武裝民衆，是够敵人受了。

有人會奇怪，這些武裝民衆是不是有組織有訓練呢，要是沒有組織沒有訓練，不是更糟麼，現在全省的武裝民衆，是有二層的組織，同時有相當的訓練，在橫的方面是一種宗教式的組織與宗教式的訓練，在縱的方面是政治的組織與政治的訓練，前者是紅槍會，八卦教之類，後者便是抗日人民自衛軍。

提起紅槍會，八卦教，有人便會頭痛，因爲他們在幾十年前已經把中國丟了一個大

臉，而且種下了許多的惡果，可是他們的力量，還不可輕視的，內部的團結，與殺敵的勇猛，是值得我們佩服的，所差的只是政治意識太薄弱，科學思想太缺乏，如果能將他們的缺點，加以補救，他們的錯誤，加以糾正，便是一支所向無敵的生力軍，當盱眙的敵軍被我圍困時，是由八卦教的大刀隊衝殺上去，把敵殲滅的，前幾天在考城奪獲的大量敵軍用品，是由紅槍會的先鋒隊幫助着×軍搶得的，諸如此類的事實，是日有所聞。

至於抗日人民自衛軍，是包括一切武裝民衆，無論是紅槍會八卦教所組織的武裝民衆，或是地方紳士血氣青年所領導的武裝民衆，現在都歸併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中，現在全省抗日人民自衛軍，是辦得可以大聲地稱贊，他們的訓練配備編制，都是軍隊化的，內部的組織，分爲常備隊，後備隊，前者是隨時出動與敵作戰的部隊，後者是隨時補充前者的部隊，政府如果要徵兵，就可在常備隊或後備隊抽調，一面可以免去征派的困難，一面可以省了訓練的時間，真是對政府的征兵很大幫助。

抗日人民自衛軍的所需食糧，就是本縣的積穀，所需費用，就是本縣的公款，在食用兩項，支持一年半載是不成問題，而且其最需要的子彈，現在都由政府供給，有這樣充裕的接濟，所以儘可以和敵人拚一拚命。

抗日人民自衛軍產生以後，在政府方面等於增了一枝新友軍，在人民方面是等於築

了一座新長城，在敵人方面是多了一層新困難，抗日人民自衛軍的分子，都是本縣本鄉的民衆，他們眼看着國破家亡的慘禍，就將臨在頭上，怎不起來與敵人拚一個死活呢，他們知道利用地勢，利用時間，往往在深夜的時間，衝入敵軍的陣地，像最近在定遠一帶的夜襲，使敵人做不成好夢，就是他們最幹得出色的事，他們決定，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不離開縣境，如果敵人到了縣城，他們在最不得已時到了鄉間，但敵人總不能把所有的鄉村都佔了，全省各縣的武裝民衆，都是這樣決心，試問敵人還能長此猖獗嗎。

武裝的民衆一起來，民間英傑都紛紛以簇新的姿態出現，因此民間英傑的故事，連村婦鄉孺都相互傳誦，最可使我們崇仰的民間英傑，一位是泗縣的義勇壯丁隊副隊長胡畏先生，他在上月下旬，一聽到隣縣盱眙被敵佔領後，就連忙帶了二三千的壯丁，把盤踞該縣的敵人殺個乾淨，一位是不滿三十歲北大畢業青年的鄧振民先生，他帶了二三百壯丁，在鳳陽小溪河一帶，與敵苦戰了一個多月，雖然死傷只剩了十幾個人，還是不肯退下陣來，一位是革命先輩七一老翁的方紹周先生，他在永康鎮北爐橋一帶，始終緊緊纏繞着敵軍不肯放鬆，還有一位在綠林生長的萬三小姐，也率領了二千好漢在上窰附近和敵人死戰了半月，終於把敵人打退下去，這些男的女的，老的壯的民間英傑，是無縣不有，無村不有，「淮上多英傑」真是不錯。

## 津浦南段的前線

陸 詒

### 一、人家逃難我們回鄉

津浦南段的戰事，早在淮河，滄河一帶，猛烈開展。最近鐵路西側我軍迴師反攻，正以生龍活虎的姿態，猛撲考城，鳳陽。富於機動性的運動戰，不僅停滯了敵人的前進，而且很可能把敵軍截成數段，首尾不相顧。北綫我軍連日開始活躍，克復了汝上，迫近濟寧，兗州。敵人打通津浦的美夢，將在我們英勇的戰士猛襲衝擊中，打成粉碎了！

津浦全線，今天在我們手裏的，祇有四分之一。可是徐州每天仍有聯繫南北兩段的客票車，這充分表現了戰局的穩定，與軍民的鎮靜！

記者於十四日下午，搭車往南段前線視察。車中旅客頗擁擠，其間以武裝同志特別多。有青年七八人，係回鄉幹民衆救亡運動，及組織游擊隊者，他們欣然對我說：『人家忙於逃難，我們却相反的要回鄉去，保衛自己的家鄉』！據他們談，徐海各縣，民間槍械，歷來非常之多，祇要動員得法，不難發展游擊隊伍，農民最不願把自己的槍械，交給官廳或軍隊，使自己失去了自衛的武裝；同時『安土重遷』也是農民的傳統心理。因此，他們將來號召農民時，以『槍不離人，人不離鄉』為原則。

破爛的客車，玻璃窗早已粉碎，釘上木板，以禦寒風。入晚，無燈的車窗中，響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以前我們坐車，偶然總可聞旅客哼京調或民間小調，而今日却到處響遍了雄壯有力的救亡歌聲！幾個士兵談前幾天我們空軍轟炸蚌埠的情形，說得有聲有色，奮興萬狀！客車僅止於宿縣，一到站，逃難者蜂擁上車，幾使下車者無法下。車站冷落異常，據說城內還要冷清清，大部份居民，不是避到鄉下，便是向北逃奔。

## 二、月夜徒步向前線

從宿縣往南，每晚有無定期的兵車及衛生車，車站上無小販可買東西吃，即使飢腸轆轆，也得忍耐的等着。過了午夜，搭上一輛×××軍的彈藥車，就向×××站奔馳。到了一點半，才抵目的地，站上受傷的戰士很多，民伙在旁招護着。×××站已離前線不遠，除三五路工外，其餘盡是武裝同志了，承×××軍軍部駐站副官的指導，出站再向西南的鄉村小道步行。一里又一里地，在那些圓月照耀之下的村莊，都有我們的哨兵在外守備。幾天的雨雪溶後道路泥濘得怪難走，約有十里，才到達×××軍軍部。時間已快三點，前線上顯得特別沉寂，就宿于通訊隊所住的破廟中。柴草堆中，居然也呼呼入睡，勝過睡在「席夢思」上。

## 三、于學忠將軍在前線



次晨，訪于學忠將軍。他住在一所土房子裡，連日在前綫指揮作戰，辛勞得連睡眠也不足。可是依然精神抖擻，很興奮的與記者作長談。他首先敘述淮河血戰的經過，繼發表對於此次戰役的感想：「淮河岸上的戰鬥，是異常激烈的。敵人以坦克車，大炮，列隊於南岸，集中炮火來攻，可是敵軍雖然幾次在炮火飛機的掩護下，強渡到小蚌埠。但數進數出的白刃戰中，敵我傷亡甚大，在沿鐵路綫正面，敵人始終不能算得手，臨淮關一翼，我軍扼守的，是一個凸出地帶，在軍事術語上所謂『死角』。南岸的敵軍，整天整晚的以野炮，集中一點猛轟，終久，因我軍傷亡過大，而被其突破。這裏，要說到我國募兵制度的弱點，往往因官長傷亡過半，而士兵不能繼續戰鬥！如果在戰前派定了每一級軍官的繼承者，則前仆後繼，仍然可以戰鬥下去！本軍的防綫，自五河起一直到懷遠，長約二百里，因此在戰爭最猛烈時，所有的預備隊都調了上去。如果那時我們後方尙控置有雄厚的兵力，隨時策應，則淮河北岸的敵軍，仍可在爭奪戰中殲滅掉」。

關於戰畧問題，他認為第二期抗戰的開始，我們已大大進步，即能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與陣地戰為輔。不過××軍所擔任的戰鬥任務，是正面，不能作運動戰，祇有沿鐵路綫兩側的我軍，才可以充分的發揮運動性，談到軍民的關係他認為比以前也有驚人的進步，所有的老百姓，就是鄉下的農民也都已明瞭這次戰爭是對外的，對侵略者的

戰爭，大家樂於與軍隊合作。譬如，我們這次在前綫上的傷兵，總共有兩千多，可是每師只有兩連衛生兵，要不是當地老百姓自動的救護兵，那末這麼多的傷兵，也許抬不下來！

最後，他以堅決的語調說：「只有更堅決的抗戰下去，才可以生存，和平妥協，結果總是滅亡！我們東北軍幾年來的亡省之痛，刻刻在心頭。難忘的仇恨醞釀着，全軍官兵皆熱血鼎沸，這次終究有機會與仇人相見于疆場了！我們下了必死的決心，戰鬥在津浦綫，目前，雖不敢誇言勝利的把握，但至少使敵人不能輕易在津浦綫得手，一寸山河，一寸血肉，敵軍總得付相當的代價！我們在正面血拚硬戰，使敵人的進展，延遲了一小時，即可使我後方的陣地多一小時的強固起來，如果津浦綫的戰事失敗得也像山東那麼快，那末以後的事兒，更不好辦了！」

#### 四，淮河北岸的前線

淮河的血戰，開始在八日晚，蚌埠敵人在大炮飛機的掩護下，強渡至北岸，在小蚌埠展開猛烈的白刃戰。該地的得而復失者，往返數次，敵我的傷亡都很大，九日晚上，敵人又在臨淮關的晏公廟強渡過來，我們凸出陣地的幾個村落，被他們佔領了。可是不久我軍猛烈反攻，肉搏衝鋒，結果又克復了這一塊陣地。當場俘獲敵人四五十，原奉官

長命令押帶至後方的。但因敵人又來反攻，而弟兄們忙於迎擊，一方面因大家感覺傷亡過大，殺得都紅了眼，所以俘虜也就結果了。這裏血戰歷四晝夜，旅長，團長，均親臨第一線參加白刃戰，士兵奮興若狂，視敵人的飛機大砲若無視。終因傷亡枕藉，而退守沫河口，總計，淮河之戰，我們的傷亡達五六千，而敵人方面至少有七千多。敵人佔得淮河北岸陣地之一角，但也償付了不小的血的代價！現在，敵軍的大部，在曹老集一帶，我軍則沿着澮河，扼守固鎮，姚集，瓦疇集，新橋站一帶的陣地。敵軍因爲大部份重砲，未曾渡過淮河，連日的陰雨，也使敵人在河川地帶作戰，發生極大之困難。故數日來，除雙方少數便衣隊作戰外，前線是平靜着！另一方面使敵人不敢冒險北進的原因，是沿鐵路西側的×××軍，日來已大規模的挺進作運動戰，很可能截斷鐵路綫，施行大迂迴的殲滅戰。南段的戰事，我們已有好轉的形勢。最後，要告訴讀者的，就是張自忠將軍，也已統率所部，在最前綫挺戰。張的過去，可以不談，這一次他是痛下了決心的，而且拚命的要好。×××軍的士氣，也異常激昂，我想全國人士一定期待着張將軍在津浦綫戰役中最英勇最果敢的表現！記者於十五日午刻，又搭兵車，再往南至××站前視察，晚上，坐了傷兵列軍，重回徐州。

## 江淮間的運動戰

長江

### ——初次勝利的戰術經驗——

在南京失守以前之戰爭，敵人充分發揚了他軍事上的優點，飛機大炮和坦克車，在陣地戰的過程中，這三件東西威力之下，我們犧牲了不少的軍隊。南京失守之後，軍心民氣一度動搖，去年十二月蔣委員長告國民書把國人心情完全穩定了，而作戰方法方面，許多人都懷疑着我們是否有辦法來對付日本機械化部隊。

但是一月中旬到二月下旬近四十日的津浦南段戰爭經過，說明我們雖然仍如過去那樣沒有機械化部隊增加，然而我們只要稍稍變動作戰方法，仍然可以打勝仗。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攻下南京，本宣稱將繼續向中國內地進攻，後來力量不夠，等了好久，又開始作打通津浦路的計劃。當時的布置，是南主攻，北助攻。從江南調過過來的主要部隊，是近衛師團和第十三師團，力量都是很健實的，此外則一百〇六師團及其他雜部。

敵人由鎮江南京蕪湖三點分別渡江，正面守滁縣的×××部，正奉命調赴他地整理，當時×××部之×××軍，正駐淮河要地之懷遠蚌埠臨淮關等處，乃趕緊分防臨淮關

。鳳陽，考城。劉府和定遠之線，更向明光推進，餘部則憑池河東向以防敵軍，此線約×師兵力。另以×軍之×師，防合肥全椒巢縣之線，以防蕪湖方面過江之敵軍。

循津浦鐵路正面前進之敵，於一月十五日左右集中主力於明光站東南之管店站，當時我方計劃，欲讓津浦正面由×××師接防明光，而將×軍調至合肥，定遠，集中兵力。此時×部已達到一部份，而×部尙未全部集合肥，此山東韓復榘突放棄濟南，繼退泰安，再退滋陽，甚至濟寧不守，北方大局危殆，當局令飭將韓復榘扣留，×××代韓爲□路軍總司令，故×之部隊除留一部守臨淮關外，大部又往北調。×軍始又趕回接防明光一線，但接防還沒有弄妥，敵人已由管店來攻，明光於是失守。一月十七，八日我池河西岸部隊反攻明光，曾收復，敵援軍到，又失守。於是敵我相持於池河東西兩岸，我軍陣地，北起明光對河鐵道附近，南至順河有馬家崗三河集諸要點，直達池河鎮。

一月二十二日起敵分三路向我攻擊，直撲明光以南諸要點，彼此相持一週，二十九日敵主力攻我池河鎮，池河不能守，於是西退，而池河以北三路，亦同時西退二三十里。當時計劃，我主力皆退鳳陽縣治以南大山區中，以支隊守山區以南之定遠，防敵入皖中，盡撤臨淮關蚌埠鳳陽懷遠之兵，二月一日大部撤至劉府，欲以此大山區爲根據，相機活動。誰知敵人主力係由池河鎮西進，直攻定遠，定遠我兵於是不能守，再西退永康

鎮。此時我方軍事稍有變化，大山區中我軍出支隊南擊永康鎮東之敵，而令合肥之一旅北向以攻定遠，敵受南北夾擊，乃退靠山集一帶山地。

敵人此時已盡集臨淮關，蚌埠，懷遠·考城·鳳陽·劉府·上窰。定遠諸地，津浦西側形勢，盡在敵手，我兵在洛河西岸與東岸之敵對峙，津浦南段戰爭，告一段落。此爲我方失利時期，亦卽爲被動作戰時期。

敵人志在打通津浦路，津浦南段西側，已有安全監視佈置，於是於二月八日開始攻擊渡淮，二月十日敵主力紛紛由臨淮關渡河，欲直攻徐州。南段兵力空虛，於是十日我西側部隊，開始全線反攻。在整個戰區機動作戰，主動作戰的總方針之下，津浦線南段西側之部隊，以運動戰之嶄新姿態，此時猛出以撲日軍之側背。

×××得到×××方面敵主力過淮之確報，灰溝高塘湖西寧之×軍，卽過河東擊，圍上窰，破其外郭，斬獲一百餘人。另部克考城，所得亦二百人左右，而主力直向懷遠蚌埠劉府前進。此時適××軍已到合肥，亦派隊直向定遠滁州明光，斷敵歸路。敵人此時後方根本動搖，遭遇非常重大的苦惱，乃不得不將已經重大犧牲始得渡淮之主力，重新調至淮河南岸！淮北敵軍犧牲所得之代價，因我淮南運動戰之展開而化爲烏有。敵之主力既被動退過淮河，我運動戰部隊，無與硬拚的必要，向懷遠蚌埠一帶前進之×軍，

主力既被動退過淮河，我運動部隊，無與硬拚的必要，向懷遠蚌埠一帶前進之×軍仍退灰溝以吸引敵之一部主力於上窰考城劉府之線，而合肥×部則圍定遠，並向定遠東之桑家澗進攻，進逼鐵路，於是又把臨淮關鳳陽一帶之敵軍主力，吸引向南移動。

二月十七八等日，敵人東面盱眙一路，我方五合縣之保安隊及×××軍之一部，乘機一度克復明光，張八嶺，沙河集諸車站，損壞鐵路甚重，敵軍又得分兵應付。

故自津浦南段運動戰初期開展以後，二月十一日第一次反攻，至今不過半月，已將敵人軍事造成頹勢，而將其陷於四面包圍之中。敵內部目前軍心已異常恐慌，因敵在津浦南段已至少傷亡五六千人，補充困難，而四面對付，兵力分散，且佔領地區中民衆之反攻，至爲普遍，紅槍會群眾隨時隨地發動，使敵異常不安。爲鎮壓人心計，敵軍已用我同胞強穿敵軍衣夾敵隊伍中行進，以表示其人多，並多造木製假炮，以欺騙其士兵及威脅我民衆。

本是原來已經疲乏的隊伍，只要作戰方法變更，就可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如果我們今後全國戰區都能開展運動戰，各部隊好好配合，一定很容易打勝仗。

自然津浦南段，這長江與淮河間初次嘗試的運動戰，還須有更大的改進和更深的擴

張。

## 宿縣見聞

海萍

### 荒涼的縣城

經過了一場空前的淮河血戰後，敵軍化了極大的代價而渡過了淮河。宿縣（原名南宿州）也就跟着緊張起來了，宿縣的老百姓因此對於戰事的消息就特別感到需要。

宿縣雖然是皖北的第一大縣，却連一家的報館也沒有。徐州的徐報就算是當地人民唯一的消息來源了。但現在從徐州南下的火車祇在每天晚上開行一次，因此原來每天上午可到宿縣的徐報，現在要到夜深才能到。在這樣新聞閉塞的情況之下，宿縣的人民也就如張眼睛子一樣了。幸虧當地「教育人員戰時服務團」的人，每天把廣播的消息紀錄下來，寫成壁報貼在牆上，才算補救了這消息的恐慌。每天的早晨，擠了很多的人，站在關了大門的民衆教育館門口，看這一張不到三百字的壁報。有時大雪紛飛，滿地泥濘，但依然有很多人看那壁報，有鼻架眼鏡的六七十歲的老頭兒，也有不識字的鄉農，嘴里含了一根旱煙管，擠在人叢中聽。活畫出一幅渴求國家大局消息的圖畫。

在縣政府門口多掛了一塊自衛軍司令部的牌子，門崗也多了兩個，氣象顯得十分森嚴。縣政府的自衛軍照原來規定是三中隊至六中隊，現在竟突然增加到了七十多中隊，



糧秣自然需要大量的補充，因此三條牛拖的大車把縣政府的一條甬道塞滿了。

跟着戰局的變化，老百姓紛紛逃難，外省外縣的人逃到宿縣來，而宿縣的人却躲到鄉下去。城里是一片荒涼。應用的日用品都賣光了，商店都關了門。一盒火柴，十六個銅子都買不到。一包土造的香烟要賣八百錢。煤油已沒有賣，一般人家都點上了豆油燈。火柴沒有了，火石就上了市。在大街上到處擺着地攤，賣着零星物品，恍似恢復了原始生活一般。

漢奸在宿縣很少出現。每一道城門口，都有當地的壯丁及「教育人員戰時服務團」的男女團員，在嚴密檢查進出的行人。尤其是「教育人員戰時服務團」的男女團員，他們都是學生和小學教師，一個個臂上纏着臂章，在刺骨的寒風中勤奮地工作着，用和善的態度行使職務，使往來的行人都服服貼貼地受他們的檢查。其熱心和苦幹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欽佩。

## 忘私的司令和營私的縣長

在離宿縣城四十五里地的南平集，駐紮着蘇皖邊區游擊隊和××軍游擊隊第三支隊，擔任這一帶的防務。蘇皖邊區游擊隊是首都義勇壯丁隊改編的，南京失陷後，他們就

在全椒，滁縣，嘉山，定遠等處在敵人的後方作戰。予敵人以重創。他們不但沒有餉銀，連給養都發生問題，生活比別的部隊還要苦，但他們還是苦幹克服下去。他們的副總指揮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現在也拚了老命在幹游擊。

××軍的游擊隊分爲四個支隊，每一支隊等於一個旅，任務是幫助正規軍作戰，第三支隊的司令周××氏是本縣人，接到了上面的委任就在本縣組織起來。人招募到了，可是縣長不准集合，要人民參加縣政府所屬的自衛軍。後經××軍的參謀長向縣長辦了交涉，才算准許成立一團人。但接着問題又來了，糧秣沒有着落。周司令就一面向戰區司令長官請求接濟，一面就以自己小康之家的所有供養士兵。周司令這種毀家抒難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稱道的

宿縣的王縣長，在地方上的聲譽似乎並不好，據說他過去當過當地的保安團長，因故被通緝而逃跑的。後來不知怎樣反做上了某軍的參謀。這一次他來做縣長就在爲某軍謀補充，據說某軍的×總指揮曾允許他，如果他能招足一師人，就委他做師長，所以他一到任就擴充縣政府的自衛軍，禁止其他組織的活動。現在自衛軍已經擴充到七十餘中隊，超過規定的人數十倍以上！

從南平集到蘆溝集的三公里的路上，聽到紅槍會的農民談起各村莊的紅槍會，它們

都準備着萬一敵人來了和敵人幹下去。幾個苦力也附和着要去幹，他說：「這一次我們把日本打敗了，我們的國家就可以強了，國家一強，工廠就到處有了，到那個時候，我們大家就都有飯吃，不用愁了。」想不到這種「庶民」，會有這樣的談吐，愈使我們覺得中國前途的樂觀了。

## 皖北戰場

陸 詒

壽縣當淮肥兩水要衝，在歷史上是兵家必爭之地。今天已成爲皖北戰爭中的軍事要地。距離上窰對岸的前線，不到百里。砲聲穩約可聞，而敵機的騷擾，幾乎每天都光臨。大家習以爲常，地方秩序反異常鎮定。

二十五日的早晨，記者搭車馳往前線。出北門里許，卽爲八公山。古時名將謝玄，曾擊潰苻堅的軍隊於此，相傳八公山下，草木皆兵，是有名的古戰場。山勢險要，屏障了那座壽州城，沿途，見民衆與軍隊，大家在勤做工事。軍民緊密的團結，將造成無數鄉村，皆建立起堅強的抗敵堡壘。這真是印證了壽縣城牆上的大字標語……「抗戰最後勝負的中心，是在全國鄉村。」

走了××里，抵田家菴。這裏是淮南鐵路的終點，地濱淮河，在平時又是水陸交

通的樞紐。附近有大通煤礦，現在已經停止了生產。而這條初次見面的淮南鐵路，也因軍事關係，破壞得只剩了××里。我們的國家，過去沒有建立起足以粉碎敵人進攻的國防，所有的鐵路建設，所有的豐富的資源，都失了有力的保障！這次偉大的民族抗戰，把我們打出了許多新的覺悟來！

當地，每天飽聆戰爭的音樂節奏——炮聲，但軍隊與民衆仍是滿街擁擠，市面非常熱鬧。廣西的健兒，馳驅在南北戰場上，打了半年多仗，每個士兵心理上，都打出了一個「不怕敵人」的樂觀自信！民衆因軍隊紀律良好，大家說這樣好的軍隊不打勝仗，將沒有了天理，所以就是原來逃散在四鄉的，都重新回家，協助軍隊，照顧軍隊，來共同抗敵。××軍政訓處所貼的抗戰壁報前，經常擁簇有一批老百姓在觀看，據政訓處工作同志談，壁報比標語更能吸引老百姓閱讀，因為這上面有大家要急需知道的抗戰新聞。

前方最感缺乏的，是書報和雜誌。記者在前方每一次碰到的武裝同志，他們總是熱切的要求看報，看雜誌。他們轉戰於津浦南段，數月來未曾讀到武漢的任何報紙，他們平時所知道的，只是自己擔任戰鬥任務的戰地上局部的消息，其他各戰區的情形，以及國內政治動態國際變化等等，什麼全茫然，如果我們能經常的迅速的使前方將士瞭解

最近國際情勢的好轉，後方民氣的激昂，以及一切國內政治的進步，不知將增強前線上幾十萬戰士的士氣，每次武裝同志們向我們戰地新聞工作者，提起這問題，總是使我們萬分愧疚！因為前方軍民看不到書報，可以說是文化工作者的最大耻辱，深望大家趕快來彌補這個嚴重的缺憾！

由田家菴再往前進，距火線祇××里。敵軍所盤據的上窰，是居高臨下的山地，形勢非常優越，而我軍只是和上窰隔了一條狹狹的灰溝而對峙着。敵軍連日實行『火力搜索』，每天發炮轟擊。今天從晨間到現在，已打了一百多砲，砲彈落在洛河鎮上的有好幾十。為避免敵軍砲火的目標，我們在行抵距洛河里許時，卽下車步行。炮彈掠空而過的吡吡聲，響個不停。這天的砲擊。曾死傷了我們的軍民二十人，敵入發的都是十生的加重砲。從上窰到鳳陽間的公路上，敵軍每天有二十多輛汽車，往來運輸頻繁，目前已迫近敵人將大舉西犯的時期。

與上窰對峙着的我軍前哨，每天沉着的扼守住陣地，每到晚上，則出壕與敵軍接戰。敵軍除砲轟與飛機炸而外，步兵始終不敢輕於進犯。好幾次晚上，我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集中野砲於一地，向敵陣轟射，因此每逢到了晚上，敵軍都很恐惶的躲藏在窰與外窰的後山，不敢有所動作。

本月十一日，正當敵軍渡淮河，向北岸進攻之際。我軍曾分三路向敵人側背猛攻，一路曾將上窰敵軍，包圍了兩晝夜。當時敵軍只有二三百人，在上窰孟蘭廟中的敵人八十，完全給我軍密集的手榴彈所殲滅掉。兩晝夜的激戰，敵人消滅得祇剩二三十人。後來過淮河的敵軍主力，急急南調增援，始解上窰之圍。淮南戰場我軍的出擊，以這次上窰之役爲最猛烈，而且在這一次戰鬥中，充分發揮了廣西軍隊的攻擊精神，奠定了運動戰的勝利基礎，造成了抗戰現階段劃時期的戰略反攻的新轉變！

一直到今天，跟士兵們談起『出擊』，大家都萬分興奮！誰都要躍躍欲試的去攻擊敵軍，每一次晚上的夜襲，我們戰士總是滿載而歸。據士兵們說：『說你怕死，是廣西人認爲最最難堪的侮辱！』而且從作戰到現在，全體官兵，沒有一個人佩服敵軍的作戰能力，這與一般唯武器論者，認敵軍優越越兵器爲了不得者，恰恰是極端的相反！士氣的奮發，將使今後的津浦戰局，爲之全般改觀！

前幾天，侵畧者在明光開了一次陣亡官兵的追悼會。敵旅團長曾公開承認在津浦線西側，遭遇了我們最頑強的攻擊，死亡已達二千。敵軍在津浦南段者，係近衛師團，第十三師團，及一零六師團，都算是日本精銳的常備軍，這次却碰到我們最有力的痛擊，弄得處於進退維谷的狼狽境地，這是他們連夢想也想不到的！

敵軍佔領蚌埠，鳳陽，懷遠，對我們同胞的燒殺姦淫，更超過以往在江南作戰時的程度。據蚌埠逃出的難民談，敵人佔了蚌埠，把所有未曾逃出的婦女，都捉來緊閉於一室中；就是逃避在天主教堂裏的，也絕無倖免者。敵軍每到一地，公然寫條子，要漢奸的維持會，徵發幾百的「淫婦」，稱我們的婦女，皆謂淫婦，已是侮辱到了頂點！壯丁，則強迫做種種苦役，做完工作，仍不免慘殺。敵軍的姦淫，公然在大街上舉行。而且把滿屋子的婦女，都脫得赤裸裸地，還要強迫婦女們自己的親屬，去眼睜睜地觀看敵軍的獸行。

三羊舖是蚌埠以南的一個小村落，該村的聯保主任名陳智堂，他的母親已經是六十歲了。因為年齡已老，不願隨其家屬到附近山中躲避。敵軍過境時，有四個敵軍闖進去輪姦，而且姦後還以刺刀挖掉了一隻眼睛。當陳智堂闖家回村時，看見自己的老母，到了風燭殘年還遭受敵軍這樣的蹂躪，瘋狂得幾乎要自殺。這位老嫗在最後臨終時，涕泣向他的兒子叮嚀：『是我的兒子，該爲我報仇啊！』陳智堂受了這樣大的打擊，就號召全村的人民，都拿起槍桿來當游擊隊去了！

皖北的民風，本來極強悍。紅槍會等民間武裝組織，本來極普遍，因敵人到處姦淫燒殺，而且到處殺掉農民們的耕牛，羣衆們都再也不能忍受起來了！拿起所有的武器！

刀，鎗，梭鏢，漫山遍野的打游擊戰，要取敵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清算這一篇血肉模糊的血帳！正規軍與民衆自發組織的游擊隊，在最近幾次戰鬥中，已能配合動作，今後皖西的敵軍，將愈加疲憊，消耗，踟躕前進的步伐。

在最前線督促的旅長賴亦剛，及×××軍副軍長覃連芳都是桂軍中以慄勇著稱的猛將，他們過去在池河血戰中，曾經屢摧強敵，使敵軍遭受最大的損傷。他們一談起採取積極攻勢的運動戰畧，都興高采烈，認爲過去的敵人，滿以爲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但時至今日，我軍也已經能一變從前的戰畧，在勇猛的攻擊中，重重的給予敵人以打擊了！

## 圍攻定遠

陸 詒

最可紀念的二月十一日，正當敵人得意洋洋，強渡淮河，壓迫北岸我軍，退至曹老集一帶酣戰之際，津浦線西側的我軍，却出其不意的來了一次大規模撲敵軍側翼的反攻！皖北的我軍，分了幾路去攻考城，圍上窰。這樣，便調動了小蚌埠一帶的敵軍，從北岸又回到南岸。同時，在皖中區的我軍，又出擊反攻，包圍定遠。這樣，又喚回了臨



淮關北岸的敵軍，重新回轉身來，增援定遠。

定遠與滁州，明光，鳳陽，臨淮關之間，都有交通便捷的公路線。敵軍在池河血戰之後，進據定遠，已算在津浦南段的側翼伸展一隻防止西側的腳。却不料這腳隻，並未站穩，而且還不够深入，我生力軍便從合肥出擊，而沿永康鎮西退的我軍，又突然回師反攻，終使敵人侵畧的鐵蹄，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中！

圍攻定遠的我軍，一路進展到老人倉，包公祠，桑家澗。一路又迂迴到桑樹井，十八里舖，另一路則繞到池河鎮，羽林集，以阻斷定遠滁州間的公路。敵軍調了大批的援軍，消耗了大量的砲彈，炸彈，犧牲了好多的傷亡，經過這一次嚴重的打擊之後，至今定遠城閃，祇開北門，其餘三門都閉得緊緊地，再也不敢輕忽了警戒。我們的游擊隊伍，活躍於環繞定遠的公路上，不斷的襲擊，破壞，使死守孤城的敵軍，不僅寢不安席，而且在糧秣彈藥汽油等補充上，感受到極大的困難！

敵軍最近已鬧糧食恐慌，鄉間的耕牛，已被搜盡，殺來充飢。他們大燒村落，而婦女的被姦淫侮辱，已經是成爲不能逃避的命運。農民們失去了耕牛，房屋田園，皆化爲灰燼，妻女的被辱，老弱的被殺，已經痛憤得再也不能忍受！成千成百的民衆，紛紛加入游擊隊，以及原有的紅槍會，與敵人作長期的游擊，不斷的廝殺。

二十六日的午刻，全椒附近的公路上，民衆自衛軍，配合上正規軍襲擊了敵軍的運輸隊。計擊燬了汽車四輛，殺死了敵軍大尉少尉的軍官各一，士兵三十餘名。截獲騎槍一支，步槍，旗幟，信號燈等戰利品。在少尉遠藤深喜的身上，還搜獲了兩份軍用地圖，和一封由東京寄來的友人書。信裏面，滿紙是國內恐慌不安和厭戰的情緒。

在這一次襲擊中，我們祇犧牲了一個英勇的排長，輕傷了九個士兵。當這個勝利消息傳到××時，政訓處工作同志，立刻演一齣活報劇。使民衆們大爲振奮。最近幾天來，常常有我們的飛機，經過這裏去飛轟炸敵陣。當巨型機雄姿掠空而過時，軍民觀了青天白日的徽號，大家歡躍萬狀，帽子一齊向空中丟，翱翔雲際的空軍將士，也揚巾致意。那晚上活報劇中，也有「空軍將士」一幕，當台上的演員（飾農婦）驚喜欲狂的喊出「咱們也有飛機去轟炸敵人了」時，坐在記者旁邊的一位農民，低聲問我：「咱們國家真的有了飛機嗎？」活報演出的成功，已經給我們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在××，訪×××集團軍總司令，廖×將軍，他告訴過去在東戰場上，敵我傷亡的比率，是一與三之比。自從在津浦線西側我軍採取運動戰畧之後，敵我傷亡的對比，已成爲一與一，有時他們還超過了我們。據他的判斷，敵軍在津浦南段，將永遠處在進退兩難的死地，隨時受我們四面八方的攻擊。敵軍最近因津浦綫西側的威脅，不容易西進

解除，除留一部分軍隊以牽制外，已調一部份去進攻江蘇北部的我軍，津浦北段的緊張，以及濟甯敵軍的出擊，象徵了敵人仍夢想受了南段打擊之後，加緊其貫通津浦的進攻。×××軍副軍長徐××特別對游擊戰術化了極大的精力在研究，他是一位有學者風度的將領。

特別值得慶幸的，是在×××，會見了×××團團長李××。他在東戰場上，從嘉興到杭州，以一團的兵力，來執行掩護數萬大軍退卻的偉大戰鬥任務。當他們由杭州作最後退出時，所有的公路橋樑，悉已破壞掉，日夜疲憊的行軍和戰鬥，官兵滿身泥污，疲憊不堪，但始終保持着鋼鐵一般的戰鬥精神。當他們走到富陽時，敵軍早已先一日佔領富陽。

敵軍的炮火，機關槍火力，在城內圍成了閃光的雲圍，經一整夜的激戰，李團長指揮着殘破的隊伍，向敵人作最後的猛衝，在清晨一剎那間，將密集火力環城的重圍突破了！游泳過錢塘江，才算完成了光輝的戰鬥任務，整理這一批不到××人數的隊伍，重來皖南殺敵。他是一員夏伯陽式慍悍的勇將，戰鬥時堅決而帶有潑辣性！

## 淮南戰場

長江

所謂大日本之皇軍「天威」，向來在中國縱橫不可一世，二月十一日淮南我軍的反攻，居然也把已經堂堂渡淮北上的「皇軍」「調遣」回來，而使之進退不得，不能不大書而特書。

到底淮上是歷史的戰場，東晉謝玄大敗異族苻堅於淝水，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使堅八十萬大軍望風而逃，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光榮的反侵略戰績，我們從壽縣北望八公山及淝淮兩河之交流，不禁對於目前抗戰局面之轉變，表示其興奮，日軍進入淮上之部隊，已受到初步之打擊，將來八公山下是否再造歷史佳話，實令人不敢必信其不可能！安徽政府中不少習於故舊之頑固份子，他們對於李宗仁先生在六安所頒行所表現的這一套覺得有些奇怪，他們對於「政治與軍事打成一片」和「軍隊與民衆打成一片」這些文告，表示驚異，他們在官場辦公文這樣多年，從來也沒有看過這種說法，軍是軍，政是政，民衆還是民衆，怎樣能說「打成一片」？並且怎能軍政不分，軍民不分呢？所謂「動員民衆」。「策應抗戰」這種話，舊科長秘書們會把它改爲「督率民衆」「協助抗戰」，他們認爲「動員」本是軍事用語，怎能用到民衆身上？直有「世風日下」之感！

然而時代的洪流，民族解放戰爭的巨浪，不自主地惠臨了安徽。李宗仁在這個時代需要之下，而來主持皖政，他本身不能不有新的作法，舊安徽不能不在民族戰爭之前面讓位於堅持抗戰的新力量。

六安是有名的『銅頭鐵嘴豆腐腰』，冬天不戴帽，謂之『銅頭』，夏天也吃火鍋，謂之『鐵嘴』，在任何地方坐下就想躺，謂之『豆腐腰』。在戰爭這樣重大而迫切的需要之下，六安同胞今後應當與全皖同胞負更大責任，忍受更大的魔難，要用堅強的行為以博取『鋼骨腰』的雅號。

六安到壽縣的公路，是全國經委會的經營綫，比皖西公路要進步些。一百餘里平野，直到壽縣。除壽縣北之八公山外，沿途無山地。壽縣城池雖大，而街市狹窄，房屋矮小，絕對不似三國時袁術曾盤據自雄之『壽春』。清代淮軍與北洋系軍閥中。『壽州』軍人輩出，至今仍為失意軍人之大巢穴。然而依目前市街氣象，難令人相信其曾有相當造化者。

壽縣東北在最前方不及百里，民衆尙大體能安居，市容仍甚繁盛，街市中常有佩長槍之長衫同志，表示民衆武裝已在開始發展。

壽縣民間槍械，據地方人士談，有××萬之多，而且民風慍悍，本大有為，惜地方

民衆向無真正組織，地方封建力量，彼此各不相下，而地方負責民衆運動之人員，則已溜之大吉，根本談不上領導，其實我們總司令部還安然在前方，後方人員不應跑得太早。

在淮南戰場遇到李品仙先生，這位北伐老將，風度從容蕭灑，他名字上的「仙」和號上「鶴靈」的「鶴」，實實在在可以和他的生活與工作風格相象徵。在後方往往覺得很恐慌，我們真真到了淮南戰場，反而變得問題簡單，平靜多了。李品仙先生因司令部中，雖然不斷有前方電話來，報告軍情，他始終用談天說笑的口吻，安安靜靜地答覆。

淮南戰爭的機動戰畧地運用，李之見解有極大的影響，他認為×××軍之移陣×××××，即爲有效阻止敵軍北渡淮河之方法。特別是×××方面，兵力增厚之後，敵人不能將我江淮間主力擊破，就是這××師團兵力，休要作渡淮之想，而欲將我主力擊破，在作戰方法已經轉爲機動的原則之下，我軍隨時可避實就虛，敵人機械化的威力，很難找地方發揮，而其側背無時無地不有被我攻擊危險。於是這個戰爭，演進到現階段後，敵人已無奈我何！我們天天乘虛攻擊敵軍，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地消滅他們，如二月十一日上窰考城反攻之役，一處打死他一百多，這等於許多小刀割一條大牛，這邊去了四兩，那邊去了半斤，今天去了一條腿，明天落了一隻角，只要戰爭拖長，敵人一定會弄光的。

××××××××××，計××里，沿途軍隊與民衆，皆緊張而愉快地作工。自然作防

禦工事的意義，不是要阻止敵人絕對不能過來，而是要敵人處處感到困難，處處要重大的消耗，處處要有重大的犧牲，而敵人在正面重大消耗之後，剛剛有了點進展，也許我們的野戰軍已經進到敵人側背，又得壓迫他退回去。二月十一日淮河南北兩岸的戰爭，就是如此，雖然就人情上有些似乎對不起，但是兩國交兵，我們爲了生存，也實在沒有辦法！

田家巷是淮南鐵路的終點，同時亦爲淮水重要口岸之一，水陸交通總滙所在，兼爲淮南煤礦之煤產重要吐出口，故市街規模甚大，旅館食店燥堂之類，既多且好，遠非壽縣所能比擬。這裡離敵人尙有二十餘里，炮聲已可清晰聞到。淮南路因戰爭而整個破壞，煤礦亦已停工，新建之車站已破亂不堪，北風捲黃沙亂舞，益增愴怛。農業國家人民，國家觀念平時比較要遲鈍一些，我們中國同胞，來被人稱做國家觀念薄弱的民族，中國漢奸之衆多，似乎給這種觀念論者以可靠的理由，其實這全由於過去「國家」給予「人民」的影響，很難叫人發生愛護國家的要求，現在日本軍隊一到蚌埠一帶，有許多下等社會以爲「我們是黎民，日本軍隊打的中央國軍，我們何必要跑！」這套漢奸傳播的理論，到敵軍到後，立刻打破！不管貧富，先把女人拿去，衣服太懶的，先叫洗回澡，然後一律強姦。壯年苦力，則勒令爲之作苦工，三十斤一袋的洋麵，一個人抗兩袋，已經够重

，他還給你加上一袋兩袋，弄得你跌倒地上，然後他們哈哈大笑，只要他們心靈一動，就會把手槍對準無辜的苦力們，無原無故的放幾槍。

蚌埠離田家庵只有五六十里，田家庵東二十里瓦溝之東，就是日本人佔領地。所以蚌埠那面逃過來的被難同胞，帶過來的消息，一時真聽不完！蚌埠街上吧！向來自誇可以保護教友的天主堂，裏面收容了二三百婦女，敵軍於是向教堂作整個的交涉，先叫所有婦女洗澡換衣服，到夜間完全提出去，次晨又押了回來，叫天主堂好好爲他們看守，到晚上又提去強姦！蚌埠西南山陽堡的聯保主任陳智堂，敵人來後，他本擬率全家逃入山中，他的母親六七十歲了，她自以爲：「我六十歲多的老嫗，沒有關係，你們年輕的躲開好了。」誰知敵軍進屋問她要花姑娘，她說沒有，大都跑完了，野蠻的敵人，即刻叫她脫褲子，四條野獸上去輪姦！事後並用刺刀把她左眼挖去。陳智堂回家見到這樣慘况，立刻氣得說不出話來，他號啕對他子女說：「我們如果不能報仇，我們子子孫孫不能算人！」於是在他領導之下，發動了當地的義勇軍。上窰街上一家商人，對於敵軍騎兵大隊長招待備至，自以爲從此有了靠山，和內戰時結交官場一樣，誰知幾位高橋部隊的野獸，對他要求稍有不遂，即刻令他全家男女十一口，一律將衣褲脫光，然後盡情侮辱，終於將頭都砍掉！只有這位商人把頭縮得很緊，頭上受了兩刀，沒有斃命，夜間才



偷偷地逃了出來！

沒有國家保護的滋味，大家知道了！什麼「日本只打中央國軍」這些漢奸理論，已被事實打破了！日本軍閥是我們中國整個民族的敵人！不把這個野獸打跑，誰也單獨安逸不了！淮南的民衆，特別是在敵人佔領區內的民衆，已經從頭到尾地明白了。他們毫無顧慮地起來了！他們多半在迷信的紅槍會等形式之下，起來反抗了！他們除自有槍枝外，全憑長矛大刀等武器，和日軍小部隊週旋，在黑夜裏往往給日軍的小部隊以重大的打擊。日軍於是更仇視民衆，逢村放火，遇人開槍，蚌埠鳳陽考城一帶，已十室九焚，人烟絕跡，然而敵軍的殘暴，正足以刺激我們民族反抗意志的堅強，民衆們不斷請求我們軍隊領導與接濟伙食及彈藥，此外一無所求，終日在敵人後方艱苦活動，他們不要名義，不要官階，犧牲甚大，而不要人撫卹，這才是真真實實的抗日義勇軍。

本來在蚌埠撤兵，大軍西退的時候，田家巷一帶人民已相率逃亡，大家因為知道了敵軍的殘暴，不敢再行停留，××軍開始轉到攻勢的時候，人心爲之大轉，且××軍紀律嚴明，絕對公平的買賣，田家巷已經荒涼的市面，又開始活動了。我們到田家巷街上看看，軍隊和民衆在街上擠做一起，店鋪裏面，和小攤週圍，年青的××士兵用那種「洋涇濱」的官話天真瀟灑地和商人們交易，不但作買賣，商人們還向他們打聽戰爭消息

。有錢就「吃」××兵是有名的，他們是徵兵，家庭裏面多半有相當根底，不必賴餉銀養家，每月他們所得的薪餉，盡可能是全花在「吃」上。

前方的××軍長，以軍事教育家之風格，而統領兵戎。更前方之××旅長，則更富精悍果斷之氣度，談吐之間，如手中有十萬雄兵，隨時可操勝算。他分析了日軍退過淮河以南以後之形勢，斷定其不會西攻。他根據作戰經驗所得，日軍並不高明，見我衝鋒即刻後退，我們雖然暫時失敗過幾次，但是這樣的敵人算不了好漢！他深知敵軍後方空虛，罅隙太大，如果我們能組成混成別動軍，內部包括狙擊，破壞，交通，組織，宣傳等機構始終出沒於敵軍後方，他以為以日軍這樣脆弱，我們一定至少可以得到加倍的收穫。

敵人在上窰新加上幾門野砲，把田家巷東十餘里的洛河街，打了幾砲，而且在××旅部面前中了一砲，灰溝東面高山，為敵所據，上窰姿態，歷歷在目，灰溝西面，一望平川，我們軍隊白日在離敵十里的××附近活動，敵人即當時射擊，因此前綫士兵，造飯困難，而後方送飯上去，亦得在夜間，士兵守禦工作，至為困難。在接近上窰的小林中，敵機敵砲終日對準轟炸，我們守兵很活動地散開，靈敏地集合，步兵陣地，毫無動搖。

××陣綫上，我們的砲兵，雖然比較劣勢，然而我們砲戰的方法，非常巧妙；在敵砲射程以內的，我們砲兵陣地，往往利用××地或者××地射擊，打擊敵人，然後我們陣地非常技術地變更了。敵人的飛機和大砲往往把我們已經空出來的砲兵陣地，亂炸一頓，在他們彈藥大量消耗之後，我們旁觀的砲兵也暗笑得夠了！

## 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

甘介侯

### 一、軍事重心

敵人北渡黃河南越長江，夾攻津浦路之後，大家都把徐州看作歐戰時法國的凡爾登，把東戰場看作德國的東普路士。中國抗戰的前途，確是在徐州的天秤裏稱着。敵人的計劃是在三月之前打通津浦路，三月中旬開始從隴海路長江平漢路圍攻武漢。徐州若有意外，徐州鄭州之間的隴海路，在敵人南北夾攻之下，當然要感受很大的威脅，敵人還想橫截到信陽，切斷我平漢路的南段，但是我若運用得好，東戰場的將士能出死力，那末東戰場便是敵人墳墓，俄軍在東普路士的全軍覆沒，不難重見於今日。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自然粉碎，而我全局的軍事佈置，可以從容不迫地依次進行。最近北戰場的敵人

這近黃河，起初大家以爲敵人一面要衝下平漢路威脅武漢，一面要在封邱渡河截斷東戰場の後路，其實黃河北岸的敵人決不能渡河，我們已有制敵的辦法。敵人西攻晉南不過是兩幕中間的一段穿插，軍事重心現在還在徐州。我先敘述此次到了徐州的見聞，再來討論黃河北岸的局勢。

## 二、主將的沉着

一月二十九日得了徐州×××先生的長途電話，要我到徐州去，我想到東戰場去看一定很有意義。我很興奮地於二月一日從漢口動身，三日早上四點鐘到了徐州，出了車站，看見被敵機炸毀的民房，車夫對我說每天上午敵機一定來的，有時一天要來三四次。我先到花園飯店，沒有房間，就在賬房裡待旦。天剛放光，我就到司令長官部，值日的班長認識我，我一直走了進去。除了三四個守衛之外，大家還沒有起來。我不去驚動他們，便在一個院子裏踱步，歷史是多麼奇怪呵，我一面踱步一面這樣想：這是日本軍閥的先覺第一個拿溥儀來做傀儡，張勳的衙門，現在變爲主張焦土抗戰的×××先生的司令部；以前各省督軍在這裏開督軍團會議，要推翻民國，商量怎麼去復辟，現在這個司令部指揮了東北軍西北軍川軍魯軍桂軍去與敵人拚命，爭取中華民國的生存與解放。這是多麼有趣味的一件事呵！

一個號兵拿了一個軍號，也在那裏來去的走，預備到了六點鐘吹起身號，恐怕他也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吧。忽然房裏電鈴響了，×××先生起來接電話，我就走了進去。他見了我驚異：「你怎麼今天到了？漢口的電話說你二日才動身」。我說：「我提前走的，若是電話不把你吵醒，我還要在院子裡走呢」。他說：「昨天聽前方的電話聽到夜裡三點鐘，現在又來了，打好了電話同你談」，他接續不斷地在電話上指揮前線的軍隊，從他的電話裡知道敵人到了蚌埠之後，不在那裡渡河，折向西進，便衣隊數百人已經到了懷遠，他命令于××的軍隊開到淮河北岸，並在懷遠與在淮河南岸劉府方面的我軍夾攻敵人。他說完了電話，走到牆邊，在軍用地圖上指出我軍的陣線，以前我軍的陣線是與敵人所佔據的津浦路成爲並行線，敵人到了定遠臨淮關鳳陽之後，我們的陣綫像扇子似的，從津浦路向西展開。他在地圖上指了指懷遠說：「敵人想在懷遠北進，真是輕敵，看他橫行吧。」他好像胸有成竹，很有把握，我覺得非常安心。一大疊的電報送了進來，他去看電報，忽然警報來了，他似乎沒有聽見，還是把電報一張一張的翻着。我說：「這是警報，到外面去罷。」他說：「不要理牠，我從來沒有下過地洞」。我便感覺鎮定沉着是一個主將的最要條件，韓復榘撤退之後，徐州是非常危險，他以這種沉着的态度，坐鎮徐州，從容地調兵遣將，把局面轉危爲安，穩定的空氣便一直到現在籠罩了這個四面

受敵的重鎮。

### 三、敵人軍事計劃的檢討

參謀長徐××副官長郭××，走進房裡，我們三人便圍了一張小桌子坐下，我發覺在江蘇最後據點的徐州，我們三個亡家的江蘇人碰在一起，真有一「故園西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的感想。我說：「主張焦土抗戰，先從我們家裡焦起，也是應該的。」我同徐走到牆邊在地圖上研究敵人的軍事計劃。

津浦路黃河鐵橋已經炸毀，一時不能修復，而且黃河南岸還有四條橋樑也已炸斷，敵人運兵運重兵器，都感困難，敵人雖是可以把火車頭車輛運到青島，用膠濟鐵路運兵，但比較起來不如津浦路南段的方便，浦口到蚌埠的鐵路，敵人正在趕緊修理，已經把京蕪路的車輛運過長江。所以敵人的主攻在津浦路南段，津浦路北段的兵力不過是牽制作用。

敵人在津浦路南段有三條進兵的路：一條是正面進攻，渡過淮河攻宿州，從宿州折西攻歸德；一條是從懷遠攻蒙城，從蒙城進攻歸德；一條是從定遠西攻壽縣，從壽縣經正陽關到阜陽，從阜陽北可攻歸德，西可攻信陽橫截平漢鐵路。第一條路，淮河北岸是河沼地，低濕泥濘，行軍不易，第二條路，孤軍深入冒險太大；第三條路當然最爲便利

敵人的戰畧是攻我側面，截我後路，所以三條路線，都是以攻歸德爲主。敵人若到歸德，徐州可以不戰而取，津浦鐵路可以打通。敵人若是神仙，心裡要什麼，就得到什麼，那末這個計劃確是妙算。

我到徐州的那一天。在定遠的敵軍不向西進，轉而往北，在懷遠之南渡河，但其主力將向蒙城前進，抑向宿州前進，看不清楚。敵人在津浦路南北段作戰的有四個多師團，隨時可從江南增調援兵。

#### 四、佈好了天羅地網

敵人的便衣隊到了遠懷之後，我們就在宿州，蒙城，合肥作嚴密的佈置。敵人的輕敵果然被××先生料到，敵軍大批渡河到了懷遠。但是他們即刻發覺，這裡的打仗不如京滬綫上進一步得一步的那樣簡單，恐怕吃虧，便退回淮河南岸。敵人大費躊躇了，進又進不得，不進也不是辦法，後來決定在津浦路東面的臨淮關渡河。想側擊我沿鐵路的陣綫，推進到固鎮宿州，再折西攻我歸德。前方的電話來了，說我們的飛機飛到淮河，敵人正在渡河，炸死了好幾百人。我聽了不知多麼痛快，我們老是捱敵機的轟炸，現在讓他們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第二天我們的飛機又去轟炸。

恐怕津浦北段的敵人會合夾攻，我們先發制人，正面左翼右翼三路同時反攻；恐怕

江南的敵人渡江增援，便與江南我軍取得聯絡，也同時各處反攻；統籌戰事全局，山西方面也向北反攻。×××先生命令在徐州的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一律到前方去親自督戰。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天時地利人和都是我們的，我們佈好了天羅地網，專等敵人的「賞光」。

敵人在臨淮關渡河了，這是他們的主力，過河的在一師團以上。在敵人未曾渡河之前，有一個將領對我說：「從前內戰的經驗，在淮河之北的終是失敗，因為淮河南岸是居高臨下，況且淮河南岸向北構築的工事，現在反而落在敵人手裡。」祇拿蚌埠臨淮關的南岸來看，這個觀察確是對的，但是拿戰區全部的佈置來看，淮河之北却是我們地利所在，敵人若是冒險北進，對不起，再要渡河回去，休作此想！敵人到了淮河北岸，我們先給他一個迎頭痛擊，那次是肉搏，前方電話報告，我們士兵的死傷是四千多，敵人死傷之數大致相等；我們再給他一個包圍，隨後在淮河之南我們又給他一個側背攻擊。敵人受不了，便將大部份軍隊撤回淮河南岸，現在淮河北岸差不多已經肅清，敵人祇在懷遠留下少數部隊，架好浮橋，以便隨時後退。

從淮河北岸攻固鎮宿州的一條路又走不通，敵軍現在漸漸集中定遠，意在南攻合肥還是西攻壽縣？這兩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因為皖南我們駐有重兵，不是把頭碰壁便是



側背受攻。所以敵人祇得在臨淮關鳳陽上窰定遠一帶，暫取守勢，以待增援。敵人在津浦南段受了這樣的挫折，戰事重心便移到黃河北岸。

敵人的企圖在於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同時因為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免強可以通車，津浦路北段的敵軍，也便活躍起來。濟甯汶上一度被我克復，南進已受打擊，現在得了增援，想從濟甯居安直趨金鄉，威脅歸德；但是歸德現是保護徐州遙衛開封的重鎮，重兵駐守自不待言，敵人戰畧向來避免正面進攻，刻雖裝模作樣，料他不敢輕於嘗試。津浦路東面，敵人也想從諸城莒縣側擊我們右翼，但進入山地作戰，敵人決無這種勇氣。現在敵人想要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戰事重心一時移在黃河之北；但戰畧上重心，仍在徐州，因為敵人最後目的在於攻取武漢，津浦路若不打通，進攻武漢的計劃，決難實現。

### 五、徐州點將

東戰場有×個集團軍總司令，除了自兼軍長之外，還有×個軍長。鄧××因為要到前方指揮，請大家飲酒，留在徐州的將領都來參加。鄧屢屢向我勸酒，頗有拿我做目標的意思，我不示弱，但看見了他拿茶杯來倒酒，我同于××徐××便劃界退出，自認為弱小民族。別的桌子看見鄧欺侮弱小民族，都拿了茶杯來打抱不平。鄧看來勢汹汹，大呼「樊噲何在」，傍邊桌上一個白面書生，應聲而至，他是兵站分監，特地從開封跑來

，助鄧的聲勢。頓時提酒的來往如梭，熱酒的手不停煽，那天晚上，大有「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氣概。

第二天我同鄧××孫×討論四川問題，大家覺得四川是我國抗戰的最後根據地，一切需要的條件都已完備，物力人力，地利天險，儼然是一個國家，把四川整理得好，不知要增加多少抗戰力量。現在的四川問題並不是難於解決，中央要把四川成爲中國的四川不是四川的四川，四川要中央重視現在的環境，慢慢地去整理，這是不相矛盾的，祇要中央與地方大家明白了對方的真意，四川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我問鄧的個人意見，他說「對於四川問題，我祇有八個字——擁護中央服從領袖」。

于××是我的鄰居，我們都住在花園飯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日本方面的原因，我事前到了日本，得知內容，在我「日本爲什麼要侵略中國？」一文中，說了一個大概。東北方面的情形，我還不大明瞭，便請于××敘述經過，他的敘述很有歷史的價值：革命軍推進到華北的時候，奉軍大部份開在關內，那時日本向奉軍表示不必開回關外。張作霖召集了各將領會議，許多人認爲軍事上很有把握，主張與革命軍打仗；但多數覺得日本問題極爲嚴重，不如退出關外保存根據地，于××就是主張最力的一人。張作霖所以把軍隊交給張學良，自己先回關外，日本看他聽警告，便把他炸死。張學良

即秘密回到瀋陽，軍隊也跟着開回關外。從此張學良與日本日漸地發生摩擦。後來北平開擴大會議，東北軍又差不多全部進關，那時東北軍的內部一面恐怕軍隊進關之後日本人在關外搗亂，一面又捨不得華北的地盤，究竟地盤的思想戰勝了。留在東四省的軍隊不過三萬人，瀋陽祇有一旅兵力。日本軍部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準備發動。張學良適自南京飛到北平。在協和醫院醫病，病很沉重，他的左右恐怕外面知道發生謠言，所以嚴密不讓人去探病。日本軍部以為張學良死了，圖謀更急。東北將領即要率了軍隊，趕出關外。此時張學良的病已漸漸痊癒，張派湯爾和去偵察日本動向，湯回來報告，一定不會有事，但大家終是懷疑，所以先派飛機回去，各軍的彈藥也陸續輸送回去，隨後再把軍隊開回。別軍的彈藥都已運出關外，于××一軍的彈藥正在半途，九一八事變已突然爆發了，留在關外的加農砲野戰砲高射砲共有六百多門，捷克步槍六萬枝，瀋陽兵工廠自造的步槍八萬枝。關外的彈藥庫都已裝滿，我聽了這番話，與于××相對歎息，國運如此，還有什麼話說。過了一兩天他到前方去督戰，因為一個團附同一個旅部的軍官臨陣退縮，他就把他們槍斃，他的部隊這次很有成績。

有一天李××率領了西北軍來了，李××先生請他吃飯，要我去陪客，我很高興。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他在惡劣的環境中，在朝令暮改的和戰局面之下，能够有這樣的

決心這樣的勇氣，在天津滯了警察保安隊去同日本人拚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李的爲人沉默鎮定，吃飯的時候，很少說話，對於上官非常恭敬，這是西北軍將領普遍的習慣。他是副軍長，第二天軍長張××來了，他是這次平津事變中的一個主角，李××先生對我說：「你不要走，同他見見面。」參謀長徐××到門口去接了進來，張對李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李請他坐下，閒談了幾句，他忽然站起，向李立正，「司令長官，報告！」他用很嚴肅的聲調向李這樣說。李似乎不好意思，因爲他與部下向來是很隨便的，李即站起來抽了一枝香烟送過去，又劃了洋火替張點烟，笑容滿面的對張說：「坐了說，請坐。」張也似乎吃了一驚，因爲這是完全出于他意料之外的，張就坐了報告軍隊的人數，開到的地點，並請示以後的調動和作戰的方畧。張臨行之前，很誠懇地對李說：「我這次一定用全力去打。」我聽了這句話，非常感動，誰無愛國的心，誰不想做抗戰英雄，祇要環境好，處置得當，那一個不願替國去死。現在聽見他的軍隊打得非常勇敢，立功不少，可見他說那句話時，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

## 六、北戰場的判斷

敵人在黃河北岸進犯，可能的企圖不外下列幾種：（一）津浦路和江南的戰事，都已受了挫折，我們在黃河北岸的兵力比較薄弱，不如攻取豫北晉南，先把佔據華北五省的

計劃變成事實；（二）肅清黃河北岸，消除渡河時側背受攻的危險，一俟增援開到，打通津浦路，切斷隴海路，衝下平漢路的計劃可以依次進行；（三）佔據潼關之後，西可攻陝甘截斷蘇俄路綫，南可進犯襄樊威脅武漢，東可沿隴海路推進，窺我洛陽鄭州。

現在敵人的主要目的是攻取武漢，先要明白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才能了解北戰場敵人的企圖究竟是什麼。敵人進攻武漢本有南北兩路，南路以浙贛路為主，長江為輔，北路以隴海路為主，平漢路與長江為輔。南路的目的是長沙，由長沙進逼武漢。但長江不久水漲，兵艦運輸艦都可通行，何以不以長江為主攻的路綫？這是因為我們的空軍力量日漸增加，長江江面有限，敵艦若被轟炸，無法逃避，所以長江運輸雖是最為便利，而不能為主攻的路綫。現在敵人採取那條路綫？依我判斷，敵人不會採取南路，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我軍在吳興宜興漂陽句容蕪湖宣城餘杭一帶極為活躍，後方尚未穩固，敵人怎麼敢貿然西進？第二，無論從杭州向長沙推進，是不是容易，但一到長沙，便有四面受敵，廣東廣西的軍隊，可從粵漢路湘桂公路敵攻背後，鐵路的兩翼，我們也可調集大軍向敵側擊；敵人若是先攻廣州，一面由粵漢路推進，一面由浙贛路推進，或許較有把握，但是因為兵力不够分配，且對英的顧慮，敵人似乎已經暫時放棄了攻粵的計劃。

那末敵人一定採取北路。長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平漢路爲什麼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呢？原因頗爲明顯，隴海路的東西段我們都駐有重兵，平漢路兩傍我們也隨時可以調集大軍，敵人若從平漢路衝下，我們在隴海路東西段的軍隊像剪刀似的向鄭州一夾，切斷敵人後路，平漢路兩傍的軍隊也來一個側面夾攻，那是一個多麼危險的態勢。敵人的戰畧雖是速戰速決，但他的戰術却是穩紮穩打，當然不肯這樣輕於冒險。所以這幾天平漢路的正面雖是非常緊急，但說敵人卽要衝下平漢路，我以爲敵人沒有這個胆量。

敵人在平漢路南下之前，必須佔據隴海路東段，如此左翼方面可無顧慮；但要達此目的，必先打通津浦路，所以敵人於此時要在封邱渡河，威脅開封，也是冒險太大，因爲開封兩面的隴海路都在我們手裡，敵是背水，兩面一夾，那裡還有生路？敵人進犯晉南，想併吞整個山西，這確是大舉進攻武漢之前的準備工作。但是要從潼關西入陝甘南攻襄樊，敵人的戰術既是穩紮穩打，決不敢這樣迂迴深入。

軍事家的計算，敵人至少須要增加十個師團，方可談得上進攻武漢，津浦路南北段，已有四個師團，這次受了挫折，便向鹵內增調四個師團，希特勒在國會的演說發表之後，日本覺得有恃無恐，便從駐在東四省防俄的軍隊之中，抽調兩個師團。增援開到之後，敵人計劃，一面圍攻徐州，打通津浦綫，一面渡過黃河在隴海線上與津浦綫的敵軍

聯合一致，然後沿平漢綫南下，進窺武漢。敵人雖是增調了六個師團，但是要實現這個夢想，先要給我三個答案：第一，我已經說過東戰場的軍事佈置好像一個天羅地網，敵人兩次渡過淮河，人數不能算少，但不是知難而退便是狼狽逃回，現在有何把握再去嘗試？第二，普通以爲隴海路與黃河並行是我們的弱點，其實敵人不能渡河就是在此，我們因有鐵路行軍迅速，而且空軍力量日益增加，敵人怎麼強渡？第三，平漢路以東成爲天險的山地，都有我們的重兵，出可以戰，退可以守，敵人有何方法肅清，若是無法肅清，平漢路的兩翼部要感受威脅，敵人怎麼南下？

敵人以後是無兵可調的了，這次是垂死的掙扎。我離開徐州的那天，攀遊雲龍山，遠望劉邦項羽最後決戰的九里山，便想到中國歷史上逐鹿中原的內戰是在這裏決定了最後的勝負，那末這次我們最神聖最光榮的對外抗戰一定也會在這裏留下了民族解放勝利的偉大遺跡。

## 戰雲下的徐州

海 萍

當東戰場打得最利害的時候——也就是北戰場最沉寂的時候。記者在濟南樂口橋畔守候了一個多月，津浦前綫也足足的鎮靜了一個多月。但當我方離開濟南，來到徐州，

津浦綫兩端的戰事却都激動起來了。

徐州因為津浦隴海兩鐵路的交叉點，平時已相當熱鬧。抗戰發動以後，軍事的運輸，難民的逃亡，徐州更有了它重要的意義。記者從抗戰發動起，在這裡已來回了十多次，在那個時候，還是很安靜的後方：這一次（十二月二十日以後）來到徐州可不同了，他已顯出最嚴肅最緊張的一副面容。

最緊急的是津浦路的南段，每天傳來一站一站陷落消息，南京退出（十二月十二日）以後，接着就到了烏衣之花旗營，由花旗營很快的就到了滁洲。不到一兩天，就聽見退到張八嶺，並且還有退到明光的消息。在這一種不利的情況中，使大家都起了一種恐怖心。一部分人便逃到商邱去。

南京衛戍司令部的軍士臂上還帶着衛戍司令部的臂章，和從前方退回的其他部隊的散兵，齊集在車站的一角，在逼人的寒風裡燃燒起熱烈的柴火來禦寒。從老遠的地方忍受着痛苦來找尋醫院的傷兵們，同樣的在站台上或是擠在票房外面挨凍。

徐州以東的東海，自從××軍接防後，即加緊防禦工事的建築。又因為有天然屏障的雲台山，東連島，西連島，山環山，山連山，地形上的優勢，敵軍始終未敢進犯，在去歲十一月時，敵人的航空母艦還停留海面，現在是駛走了。只是灌雲縣的灌河口因為



水深的關係，三五千噸的船隻可以進出，恐不免將爲敵艦進攻之路。

連雲港口封鎖以後，就死氣沉沉的和未開港前一樣，自經敵機幾次出動轟炸以後，當地的居民及行政人員，已逃避一空，最近雖然居民已陸續歸來，但已無行政可言，現在連雲港的一切都是由駐軍的團部一位政訓主任，周昺型先生負責。關於當地行政，教育，宣傳，除奸組織等都是由他一人兼任。在那裏很需要一批青年知識份子去組織。

在武漢鬧着物價高貴的時候，而東海四縣物價之廉却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在贛榆縣一元錢可買豬肉二十斤，祇合到五分錢一斤。原因是東海的鄉民每家都養幾口豬，養大後就運到上海及內地出售。現在海運不通，陸運不暢，於是就在供過於求的條件下貶價了。此外，大米十五元可買五千斤，白菜一元三百斤，其他小麥雜糧等，價錢均小得嚇人，「穀賤傷農」已無法挽回。餘此更有一種迫切的問題，就是東海現在積存了五百萬石的鹽，現在也不能輸出。

## 徐州在戰時

楊禹九

自從南京被陷，敵人渡江由津浦路北進以後，於是徐州就成爲各方人士所關切注意了。因爲徐州，是津浦隴海的交通中心點，由隴海向東，直達海州連雲港，這是中國新近

才開關的一個獨立港口。記者初到海州時，曾經往那兒走了一趟，牠的形勢，前臨大海，後居雲台高山，新式洋房林立其間，與東西連島遙相對峙。記者步行山崗之上，仰視天空，浮雲幽蕩蕩，仿如寄身雲霄，遙望海洋，朗開胸中積悶，怡然自樂！確是一幅天然的畫景。然而不幸得很，自從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被敵機二十餘架轟炸，和敵艦砲擊後，各機關團體及居民，因感敵機之殘忍，自然逃避一空，房屋亦多被毀，損失約在百萬以上，從前美麗繁華的港市，現在變成蕭條淒涼的荒墟！記者在冷靜嚴肅的市上，望見被毀的房屋，不由人對於日本鬼子痛恨萬分！我們以為這海邊，終究免不了和敵人有一次大血戰！可是到現在，×軍長坐鎮海州，那兒却始終平安無事，不過海面上在相當距離外，有敵艦耀武揚威的經常往來而已。

（徐州情形之一般）。『徐州，是古代的戰場，英雄的故鄉』。這兩句話，把徐州在過去歷史上的重要和價值，完全表現出來了。過去是如此，現在依然還是如此。牠的重要和價值，並沒有因敵機的轟炸，敵軍的威脅而減少分毫，這者正因為這樣，而更增加牠的重要和價值。這兒是屬於第××區行政專員公署所在地，×戰區司令長官×××氏統率大軍坐鎮於此，市面非常穩定，各商業都照常營業，市內往來行人，并不比平時減少，或者只有增加，尤其車站附近，整天是擁擠的，街巷中張貼了很多，『好男兒要從軍

爲國殺敵！」一類的標語。警備司令部，對市民治安的維持，很有秩序，防空設備與訓練也很週密而有成績。每當敵機來襲，警報一發出，全市關門閉戶，登時寂靜，剎那間，街頭巷尾和交通要點，都是武裝同志和警察壯丁担任警戒及交通管制事宜。此外各機關團體皆於抗敵宣傳工作，也非常活躍，所以在徐州任何方面看來，都充分的表現着抗戰情緒的緊張！

（歡送戰士們赴前綫殺敵）徐海師管區，也在徐州，記者剛到徐州的那天晚上，恰逢師管區四個補充營開赴前綫參戰殺敵！徐州各界，都推舉代表往車站歡送，記者也曾前往參加，看見那些戰士們，都是新入伍的弟兄，一個個，年青力壯，抖擻精神，在音樂歡送中，唱着前進曲，一隊隊，很興奮的踏上了出征的列車。各界歡送人們，也站成一條橫線，望着出征的列車，唱着歡送的歌曲。那些小學生們，唱起歌來，聲音又尖，好像一顆鋼針，刺入記者的耳膜裏，心坎上，使記者的情緒，隨着他們尖銳的歌音，一度一度的緊張，幾乎緊張得要流出熱淚來，歌唱完了，又是一陣歡送的口號叫喊，那些出征的戰士們，站立在車廂內，高舉着拳頭，也齊聲叫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擁護革命領袖蔣委員長！」一類的口號相應。記者也站立在歡送的人羣中，硬着咽喉，提高子，拼命的跟着叫喊一陣，一直叫喊到列車快要前進了，一位青

年營長跑下車來，代表他們全體出征的戰士們，與迎送人們一一握手，表示感謝我們歡送的盛意。

列車前進了，車上車下又是一陣口號叫喊，整個車站附近，好像就成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場。

（男女學生軍）徐海一帶，有不少的熱血青年，愛國志士。自從神聖而偉大的全民抗戰展開以來，各地學生，均未能安心讀書，加之各校又相率停課，一般青年，多有愛國有心，請纓無路之苦，×司令長官，因此開辦了一個戰時青年訓練班，招收熱血青年，施以短期訓練，即分派他們從事抗敵救國工作，一方面青年有了出路；二方面國家增加了抗戰的生力軍。原定名額三百名，男女兼收，結果，報名投考的，達千人左右。××集團軍總司令部也招收學生軍，男一百名，女三十名，報名投考者四百餘名，內有女生七十餘名，×總司令鑒於青年投考之熱忱，決以成績優良者酌予增加額數。本月十六日在本埠中正堂舉行開學禮，×司令長官親臨訓話，記者亦前往參加，坐在來賓席上，耳聽×司令官慷慨激昂的訓詞，目望學生軍精神緊張表現，不禁有很多感想，觸上心頭。

（軍民聯歡會）當津浦南段——徐州緊張時，××集團軍全體武裝戰士們，奉命開到前綫增援，另有×××軍與×××軍開來徐州，因此民衆動員委員會發起一個軍民聯

歡會，一面是歡送××集團軍到前綫抗戰殺敵！一面是歡迎××軍與××軍來徐州保衛後方，軍民集齊一堂，在抗戰殺敵的意義之下來聯歡，靜聽××集團軍總司令講解總理遺教中的『第一步使武力與民衆合作；第二步，使武力爲民衆武力』的道理。會後隨即表演新劇，歌唱，電影。新劇的節目，是「九一八」後，內容是表日本鬼子殘殺中國民衆的情形，台下的觀衆們，愈看愈興奮！愈興奮愈難忍受，一時間，叫喊打倒日本鬼子的口號，不絕於耳。有很多拿起紙包和鞋子，向台上扮裝的日本兵亂打，記者雖沒有動手，而精神上却是極度的興奮！這種宣傳力確實很大。唱歌的節目：是『徐州歌』，『前進曲』，『不願做亡國奴』。每唱一曲，台下掌聲連天，他們的音調都給記者精神上一個激勵。

最後，我們很希望大家，都要再三再四的想一想，假使那殘暴的敵人來了，我們既不願坐以待辱，又不忍棄家鄉田園而逃難於外，那就只有趕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發動我們廣大的羣衆，隨時隨地，都可給那殘暴的敵人以重大的打擊！

## 銅鐵造成的徐州戰區

劉誠

如果不是近視眼一定看得出，今天我們所以能粉碎敵人打通津浦線的陰謀，所以能

保衛住全國軍事重心的徐州，正是因爲接受了在過去保衛上海、太原、南京等戰爭中得到的寶貴教訓。

無論在淮南淮北，或是魯東魯西，我軍已採取進攻的防禦戰，在津浦南段像懷遠，定遠等地經常受我軍反攻或包圍，而在津浦北段的鐵路兩側我軍甚至迂迴到敵人的後方，曾一度收復泰安。同時在正面的防禦中，我軍不僅佈置了數十萬雄厚的兵力，特別在池河淮河兩岸的血戰中我軍發揮了極度的英勇！

因此十萬「皇軍」經過二月的苦攻，損失將士數萬，仍然不得不退到淮河南岸膠着於兩下店附近，沒有進展。

然而我軍並非完全沒有缺點，比如本戰區內軍隊很多，有時指揮未完全一致；有些軍隊沒有重武器，不能積極反攻；政治工作系統較複雜等等。不過，最近已逐漸在克服中。

而最令人興奮的，是本戰區政治的好轉。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已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各縣動員委員會由該會派熱心的青年救亡幹部擔任指導員；各地的政治黑暗也派員實地考察。章乃器先生是該會的負責人兼安徽財政廳長。各縣長，行政專員也有委青年幹部担任的消息。戰區各縣有青年軍團工作團十人做組織工作，同時還有六大隊宣傳隊在

戰區活動。潢川青年軍團的建立更具有偉大意義！

不僅如此，本戰區軍政當局對於各種民衆抗日團體都積極地扶助和領導，如「青年救國團」，「抗日同盟會」都能組織工、農、商、學、兵各階層的份子，得到飛躍的發展。像「平津同學會」等民衆團體和當局更能打成一片。

自然，缺點仍是不免的，蘇北魯南某些縣份的中下級政治人員對上面賢明的政令常常「陽奉陰違」。有些人員對中央國策未能透澈了解，以致認「時事類編」上畫的「國」「共」合作漫畫爲宣傳共產，過去的小系派間或還有摩擦；有些熱情的青年在工作作風上還欠妥善。

然而，整個說來，在保衛徐州的大任務下，在砲火的鍛鍊中一切弱點都會克服，一切都在好轉！

尤其是各地游擊戰的展開，民衆組織過渡到武裝的飛躍，保證了本戰區前途的光明！

首先，報告山東省的情形。平津淪陷後，大批的華北青年學生流亡到山東，參加了韓復榘氏辦的政訓班，畢業後分派到山東各地工作，他們開展了五六個游擊區。在冀南魯北有惠民區，蘆溝橋事變前，就有當地知識份子組織了小學教師抗日會，農民抗日會

各種團體。政訓班同學去後加緊訓練農民幹部，到最近已發展游擊隊萬餘人，並且和冀南的慶雲滄縣打通，至今周圍各縣未被日軍佔領，聲勢浩大。魯西爲聊城臨清區，全國知名老英雄范行政專員就在此地。這里有三百多平津同學工作，當去年日軍還在冀境時，韓復榘曾命令他率領壯丁退至黃河南岸，但是却有四十多同學向他要了廿多枝槍堅決守城不退，結果他雖遵令撤退，爲同學英勇的精神所感動！後來中央知道了，責備韓氏的懦弱，那時他才下了決心回去，除基本隊伍三營外，發展游擊隊二萬餘人，經過大小戰鬥數十次，常常獲勝，俘虜日軍，劫奪軍火汽車都很得手。然而這些勝利的代價都是血肉換來的，尤其是平津學生對民族的無限忠誠，經過英勇的鬥爭換來的史偉，張九莪兩位同學的犧牲充分地說明了這點。他們有一次率領了一部壯丁農民向敵人進攻，本來已將敵人趕走，但是過於勇敢而深入敵人陣地，後路截斷，以致被敵俘虜，史同學因態度倔強，當場被打死，張同學被敵帶回拷問，上過酷刑，堅決不說，竟被剖腹，死得更慘！其他魯中區的淄川，博山等地，過去有膠東農民武裝暴動的歷史，更有大批武裝工人破壞敵人交通。魯東的文登到萊陽，魯東南的泰安萊蕪游擊隊也開展到好幾千人。

據確實的估計，全山東民間有民槍七十萬枝，最近該省主席已決定以魯東南山地蒙山爲根據地，由一百多青年幹部領導發動運動戰，游擊戰，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在淮



河南北，司令長官部也分配兩部兵力準備的持久的游擊戰。

在過去好幾個月的艱苦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第一，盡量利用原有的組織，如各種幫口，紅槍會，保衛團都逐漸變成抗日的武裝組織。二，相當成功地運用了統一戰綫，有好些地方的地主鄉長不但沒有阻礙抗日，而且堅決地領導游擊戰，自動出錢幫助辦農民幹部訓練班。

缺點方面也有：一，忽視了廣泛的羣衆工作。二，缺乏游擊戰的實際經驗，不免將游擊戰看做神化，遊戲化。

不過，毫不誇張地說，在保衛徐州的戰役中，我們已相當接受了過去的經驗，積極地採取主動的運動戰，進攻的防禦戰；同時廣泛地發動游擊戰相配合。

在實踐「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口號中，保證了徐州戰區的光輝前途！全面抗戰的光輝前途！

## 徐海風雲

惜夢

武漢是當前復興中國的核心，想復興中國，必須鞏固武漢，徐海是武漢的前衛，想鞏固武漢，必須保衛徐海。現在敵人毒辣的企圖，是在打通津浦鐵路，然後混合南北各

偽組織，建立一個傀儡政權，好實現以華制華的政策；保衛徐海，正所以粉碎敵人這一毒辣的企圖。

江蘇錦繡的河山，已經半壁淪陷，敵人的鐵蹄，一天一天踏近了徐海，不願作奴隸的蘇華兒女，恰是成功成仁和敵人一決雌雄的時機。此次隨江蘇區監察使李世軍君，視察蘇北，遍歷徐海二十餘縣，民情的激昂，士氣的旺盛，處處都在昭示我們抗戰前途的光明。謹將這次視察的經過，擇要紀述，給我們後方的同胞作一個報道。

#### 一、徐州速寫

一月二十二，由漢口出發，經過被慘炸的鄭州，轉搭東去的隴海車，因為近來敵機空襲，沿路耽誤了很多時間，二十四日午夜以後的兩點才到徐州，這時徐州的天氣很冷，一陣陣夜風吹來，不時打寒戰。在一家旅館裏，好容易勻出來一間房間，草草的度過了這個殘夜。

二十五日晨起，自己跑到大同街上，這是徐州繁盛的中心，雖然是時候還早，街上已經擠滿了行人。商店，飲食店，都在照舊營業，如果不是遇到一夥一夥武裝的兵士，幾乎不知道這是戰時的徐州。午後，到專員公署，縣政府，縣長已跑到四鄉裡去視察民衆組織的工作，專員正在忙着壯丁訓練，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各級人員的工作

，都表現相當的緊張。

晚間在一個小館吃飯，進來一個女宣傳員，讓大家吃完飯到金城戲院去看「東北之家」。據小館裡一個夥計說：這裡有很多女兵和女子服務隊，她們都不怕吃苦，天天在努力工作。當韓復榘從濟南不戰而退的時候，誰都跑了，雖是這樣的緊張，而這些女兵和女子服務隊，依舊在冷清的街頭活動着。夜裡，街上的燈火非常輝煌，各種小販，爭着在街旁叫賣，行人比白天還要更加擁擠。在武漢時意想徐州不知道成什麼樣子，誰知實際上這裡還十分安定呢。

二十六日午後一時，解除警報，走下雲龍山，回到旅館。恰好遇到張自忠軍長，現在他却下了比誰都大的決心，對於他的軍隊，天天在整理，天天在訓練，天天在準備着和敵人有一次劇烈的衝殺。他承認過去的錯誤，他決心拿新的事實把過去的錯誤補償回來。（按臨沂之役即張部之功績）

晚間，動員委員會裡的兩個朋友來，談起動員民衆的問題。據說徐海一帶，已經有十四縣成立了動員分會，將要從實際上普遍的動員起來。

## 二、前進的途中

二十七日早七時，離開徐州。由徐州到淮陰，原有公路，因為戰事的關係，車輛不

够使用，我們是向關係方面借的汽車，原計劃當天趕到淮陰，因為汽車太舊，在路上壞了多次，後午□點多鐘才趕到睢寧，在睢寧視察了一週，當時乘車趕往□□。由睢寧到□□，這一段特別難走，所以趕到宿遷，已經是黃昏時候。

下車以後，我首先去訪問□□□軍長，□部在南通揚州一帶，已經犧牲了很多，此次一部調駐在□□，一部佈防在□□。

□□是徐州淮陰中間的一個重鎮，同時也是津浦南段左翼的一個據點。人口比睢寧要多過一倍，商業也相當的繁榮，此外還有張季直先生創辦的紗廠，所以又可說這是一個工商兩業俱盛的城市。

城是建築在一個半高的土坡，人口雖然稠密，街道却特別的狹窄，路上滿鋪着碎石光滑得難行。這是楚霸王項羽的故鄉，直到現在，一般民衆，還要把楚霸王抬出自豪，所以地方的民衆，依然保持着強悍的風氣。

在一座古廟裏，會見了×××軍長，他談到這一帶地勢的重要，對於我們保衛徐州，具有很大的關係。

最近他曾分出一部分兵力，繞攻明光附近的敵人，並且得到敵人一個輜重兵的日記，上邊除了文字的記載，有很多蘇州一帶的漫畫，將於寒山寺更有一種特殊描寫。

日記的內容，充滿厭戰的情緒，對於敵軍到處屠殺姦淫，良心上表示萬分的痛恨。  
最使我感動的是他的一首白話詩，題目是「長號」，詩是這樣的寫着：

×

×

×

×

我們不知爲什麼而戰，

父母妻子無故的離散，

中國的同胞遭了死亡，

我們自己也受了劫難。

×

×

×

×

誰都有情感，

誰都有血肉，

人類爲什麼這樣殘酷！

上帝呵！

上帝呵！

何人來收拾我們這些冤死的白骨？

×

×

×

×

由這一首短短的白話小詩，我們可以知道敵軍在他們的軍閥壓迫之下，是感到怎樣的痛苦！由這一點，我們更可以知道這些被迫而來送死的敵人，又是怎樣的可憐？

二十八日，很早的起來，同李君再訪□軍長，九時半參加縣政府的聯合紀念週。十時半離開□□。午後一時到泗陽。

泗陽，在江蘇全省是一個特殊的縣分，軍人最多，同時民衆的武力也厚，就抗戰一點來說，將來動員民衆的武力，必有成績，下午五時到淮陰。

### 三、如此淮陰

三月一日，訪問省政府，保安團，縣政府，縣黨部，教育局。省政府是民政廳長韓德勤代理主席，已到徐州去開會，其餘各廳廳長大都遠在漢口。

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保安團，團長李守維頗爲精幹。保安隊的實力還相當雄厚，訓練上也很努力。保安團政訓處的工作很緊張，抗日青年訓練團，已有很好成績。此外還成立一個女子宣傳隊，創辦一個戰報。

街道非常狹窄，行人格外擁擠，商業都集中在東西的一條街上，兩旁擺滿了賣零物的小攤，城裏的人口雖然這樣密，而只有一個中學，還是由私人創辦。私塾到處皆是，比小學校要多幾倍。

下午到戰報社，主編戰報的是劉君穆非，劉君原是住在鎮江大公報的記者，是一個血性青年，淮陰整個的情形雖然如此，他們還是不顧一切的在這裏大聲疾呼。

據劉君說，當鎮江揚州緊張的時候，敵機幾乎天天要光臨淮陰，在四郊和北門一帶，曾投過很多的炸彈；那時，淮陰幾乎是一座空城，還幸賴保安隊出來盡力維持，才一天一天的好轉過來。

晚間天氣很冷，絲絲細雨都變成了冰屑。

三日上午九時，同張處長蓬生，去參觀淮陰船閘。這個船閘，在導淮上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可惜兩岸純係沙土，閘塘石坡已經有多處塌陷。

由船閘轉到楊莊活動壩，工程也相當偉大。惟因兩岸挖出沙土，距離河心太近，風吹雨淋，仍有流入河心的危險。

我們原計劃轉到去調查存鹽的情形，因為天降細雨，便趕回淮陰。

#### 四、高郵夜話

四日，上午十時，由淮陰出發。經淮安，到寶應，路是沿着運河的堤基，特別平坦，相距一百二十里，汽車去不到兩個小時。寶應縣城正臨運河左岸，街市比河心還要低窪，加以連日陰雨，所以街上泥濘難行。

到縣政府去，縣長已下鄉好幾天了，這裏因爲距離敵人很近，當揚州失陷時，曾一度緊張，現在雖然因爲地方當局努力維持，散到四鄉去的人們，仍然很多還沒有返城。因爲鎮江揚州繼京滬而失陷，難民過境的很多，由成靜生君在此成立一非常時期難民救濟會，對於難民的救濟，此經過的其他的幾縣確有成績。

本想下午趕到高郵，因爲一位朋友的堅留，在寶應住了一夜。

五日早起，沿運河堤走到汜水，汜水是寶應全縣的一個大鎮，爲附近一帶產米的心，新式機器米廠，有十一家，不幸因爲戰事關係，完全停業。鎮裏商民，也多散居四鄉，回來的還不及十分之一二。好容易找了一家小飯館，解決了一頓午餐。

由汜水前進，到高郵八十里，平時坐汽車，一小時就可以到達，現在因爲××上的關係，已經將堤路破壞，交通唯一的工具，只是幾隻破船。在細雨中，船像一隻病牛似的慢慢的行着。

時候已經是昏黑，才到了高郵，住在一個沒有名字的旅館。高郵距離盤據在揚州的敵人，只有幾十里路，前方時有小接觸，在高郵可以聽到砲聲，所以南門外一帶，入夜就施行戒嚴。

進旅館後，首先我問一個年老的夥計，爲什麼旅館沒有名字？他的回答是：『怕東



洋兵來，旅館的名字已經塗去，不但旅館，家家的門牌全都撤下，如果不是陳縣長在這裏，這個城早就送給東洋鬼子了……」

我問：「因為什麼呢？」

夥計還沒有開口，一位老板似的老人，從旁邊插着說：「先生！你不知道，當去年十二月十五六的時候，東洋兵進攻揚州去多少大官從這裏跑，多少難民從這裏逃，這位陳縣長一面要應付大官，一面要救濟難民；這還不算，一面還要集合畧來警察和壯丁，拿一部分來維持縣城治安，拿一部分到前方去堵擊東洋鬼子，你想想這該怎樣的難呢！老百姓駭怕，都逃了，買賣家誰敢開門？縣長黑夜白日在大街上走，想辦法，勸買賣家開門，縣長不但不跑，還這樣的安靜，人們漸漸也就安靜了。不然，這個城早就空起來，東洋鬼子還能不闖進嗎？……」

晚了恐怕街上不好走，趕緊跑到縣政府去，恰好陳縣長和地方團體的幾個代表，剛開完會議，他們想不到後方還有人來這裏慰問他們，都增添了一種意外的欣快。

我們開始談到前方的情況，黨部裏一位委員遞給我他方才接到的一紙報告，盤據在揚州的敵人，昨天有一部分曾進擾距離高郵不遠的菱塘鎮，因為我方軍民已有準備，敵人毫無所得的又跑開了。

陳縣長名桂清，是中大的學生，在江蘇已經任了七年的縣長，去年五月一日由海門調到高郵。他的精神的確比較活躍，對於非常時期的設施，也的確比較有辦法。

在我們談話的中間，商會的王會長特別爲我們補充了幾句：「當時局面，的確是不容易維持，最緊張的幾天，陳縣長領着我們兩三個人，不分晝夜的忙，陳縣長的意思，無論如何，我們要支持到最後。有幾次重要的工幾找不到工人，陳縣長領着我們親自去作。有一夜，我們怎樣的勸告，民衆還是紛紛逃出城去，這時，我們只有等待着不幸的來臨，心頭上已經充塞了亡國的酸痛，彼此默默相視，不自覺的眼淚竟流了下來……」

這時縣政府的客廳，完全被一種嚴肅所籠罩，外邊的細雨，已經變大了，一陣一陣被冷風吹擊到玻璃窗上。最後，還是由我來轉變了這一個嚴肅的空氣，把別處更覺可歌可泣的事實，講給他們，使他們從悲傷再轉到興奮。

最後又談到破壞堤路的問題，運河下游各縣，地面都比河身低窪，一旦決堤，幾縣人民的生命財產統歸於盡。所以，現在一面防敵，一面還要防水，就一般民衆來看，防水似乎比防敵還加重要。陳縣長是在敵患水患兩重壓迫下掙扎，苦鬥，這真是更難能了。

六日，吃完早飯，便離開高郵，經過汜水，寶應，晚間七時半返抵淮陰。

##### 五、阜寧如皋間的一瞥

七日，在淮陰候晤韓代主席德勤。

八日晨赴阜寧，下午五時到達。入城時，見沿街兩旁擁擠着很多民衆，他們面上，都掛了一層意外的欣快。

縣府大禮堂，站滿了各機關各團體代表，以及自由參加的男女老幼。他們恨不能立刻把李監察使擁到台上，向他們報告一些後方的消息。李君剛跨上台邊，台下便掌聲雷動，李氏講完了我們的領袖是怎樣的夙夜匪懈，精忠謀國，我們的戰事是怎樣的確有把握必獲勝利，我們後方的人們又是怎樣關懷前方的同胞，實在，不知怎樣來形容這些聽衆興奮的表情。

事後，我單獨和一位眼睛有點濕潤的老人談話，他說：「我們住在遠遠的海邊，後方的事情一點不知道，在這種時候，中央派人跑這麼遠來看顧我們，慰問我們，怎能不使我們感動得落下眼淚……」

阜寧縣長熊養和，對整訓地方民衆的武力，最爲努力，江南江北有許多人都跑到這裡避難，由此可想見地方治安的成績。

九日晨七時，在縣政府禮堂。召集全縣中學生講話。十時，乘船去鹽城。行一百二十里，一路風雪頗大。船到郊外，在風雪中瞭望城垣，恰似由豐台看北平，記者立刻感

到一種酸痛。

這裡第六區專員公署，專員許君孝炎和縣長章駿，都有很好的政聲。鹽城土地雖沒有阜寧大，但人口較密，一般民衆的生活亦優裕，所以街市的商業，也比其他的幾個縣城繁盛。

晚間到專署去訪許專員，彼此交換消息後，他給我找出來敵人印發的兩本畫報，名曰「支那事變」，材料完全是南京的破壞，有的是敵人爬上了我們國民政府的大門，有的是敵人高踞我們中央黨部的樓上，在敵人也許認爲這是他們的光榮，實際無往而不是盜匪與獸性的表現。

越到前邊，民衆覺得關心國事，除了機關團體代表的聚談以外，已經夜深了，有些商人，有些青年，還不斷的來訪問我們，探詢國內和國外的消息，這一點使我們感覺格外興奮。

十日，上午九時赴東台，亦行一百二十里，正好又是一天的水路。已經昏黑了，才進了東台的縣城。東台縣長徐一朋，任事三天，秩序上，精神上，比起阜寧鹽城，似乎有些遜色。各項情況，經過了一度調查之後，當夜十一時又乘船轉往海安。

十一日上午八時半到海安，海安是東台縣的一個大鎮，距東台八十里，江蘇三老之

一的韓國鈞先生便在這裡。九時，李君同我去拜訪韓先生，韓先生今年已經是八十二歲，精神矍鑠，我們到時，韓先生早已起來。

韓先生首先問我們領袖的健康和各院部長官的近況，他表示：國難如此，我們對於民衆問題，對前江蘇陳主席果夫先生，曾有過一封親筆長函，貢獻了屑瑣意見。他更表示：單就過境難民說，已經是够救濟的了。他最後的意思，是請我們把前方民衆的痛苦，把前方民衆對國家的熱望，都轉達到後方，轉達到後方各級的長官，讓各級長官對民衆確實的負起責任，確實和民衆來打成一片，這才是抗敵救國復興民族的根本工作。

我們長談兩個鐘頭，十一時仍乘汽車，轉赴如皋，如皋一般的情形，類似鹽城和阜甯，惟民風比較文弱，縣長對於非常時期民衆組訓工作，也未能確實努力，民衆代表很多人對於這一點都感到不滿。

## 六 淪陷前夕的南通

由如皋到南通，一百二十里，交通非常便利，有商辦汽船汽車。坐汽車兩小時可達，現在因爲幾天的雨雪，並且這幾天雨雪南通一帶比別的地方還大，路上比較得難走一些。當天上午一時離開如皋，二時半到白蒲，此處有一著名的高橋，爲如皋南通兩縣的界河。過白蒲地勢較低，路面破壞很多，所以汽車幾次要借重人力來推動。

下午四時到唐家閘，這是南通的工業區，有著名的大紗廠在此。住在這一帶的工人數在五萬以上，各處的貨運也集中在此，大小載貨的船隻，塞滿了七八里長的河面，兩岸的商民，擠得的水洩不通。汽車很慢，一步一步從人羣裡鑽動，半點多鐘，才穿過了這一段熱鬧的市街。

這一個工業區的繁榮，完全是張季直先生的建樹，大生紗廠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個，不止是南通經濟的中心，同時更是南通最大的一個遊樂場所。由大生紗廠到南通十五里路，完全是碎石鋪成，每一星期六的晚間，南通有錢的官紳商賈，車水馬龍，都要向這裡集會。

五時到南通，由花園路一帶經過，街道完全像上海的洋裝，風景純粹是北平的氣味。城裡滿街都充塞着行人，在這裡不但看不出一點前方的情形，也看不出一點戰時的景象，這似乎是另一個世界，另一昇平的世界。

兩次去拜訪專員葛覃沒有訪到，不得已又去拜訪縣長彭龍驤。乘着天還沒有昏黑，參觀了一下監獄。南通監獄建築比其他各縣都好，監獄裏寄押的犯人也比其他的監獄特別多，已決未決，竟達一千二百餘人，一旦有事，這真是一個絕大的問題。

此外又拜訪了幾個團體，因為晚九時就要戒嚴，不得不早回旅館。我喊來一個茶房

，問他晚間爲什麼這樣緊？戒嚴時間爲什麼這樣早？他的回答是：這幾天在廣播上聽到了上海偽大道市府聲音在五天以內，來接收南通。

因爲戒嚴出不去，打電話請警察局長來談。警察局長何潤璋，因爲到南通以前，已經有人介紹，說是何局長抗日的情緒最高，事實上他也確有很多的表現。

據他說：南通是一個特殊的縣分，士大夫階級過多，工商業都操在他們的手裡，這一般人根本談不到犧牲，所以有時多漢奸，便直接間接在南通活動。

關於封鎖天生港的問題，據他說：地方上的商民極端反對，在商民的眼裡，認爲封港是利少害多。何局長的意見是：問題的關鍵在南通能不能守，如不能守，封也沒有用，這個意見，我們也覺得有充分的理由。

恰好旅館裡住了一位南通鄉鎮的小學校長，何局長走後，他自我介紹的和我作了一次長談。他說：南通有不少很好的青年，可惜是沒有武力，全縣的民槍還不到千枝，讓他們怎樣發動呢？一般官吏，根本就沒有取得民衆的信仰，有時他們自己還在自找些無謂的磨擦，這是南通最大的危險。所以這幾天來，很多學生又散到四鄉去了。我們談着直談到了夜深兩點鐘以後。

臨走，他告訴我，敵人進佔了揚州，三個敵兵捉到一個小學生，強迫他寫「大日本

「這個小學生拿起筆來寫了『打倒日本』四個字，敵兵問他：『怕死不？』他的回答是『不怕！』結果，敵兵是用刺刀把他刺倒在地下了。這一個事實，南通的學生都知道，都起了激憤！小拳頭都舉起來要爲他復仇，這是我們永久忘不了的事情。

十二日，是總理逝世十三週紀念，南通各界規定是舉行抗敵擴大宣傳。會還沒有開始，敵機已在通市上空低飛偵察。

大會散後，再拜訪幾個地方團體的代表，他們都感覺到這一個可愛的南通。十一時離開南通。

#### 七、由灌雲到贛榆

十三日，經鹽城，晚抵阜寧。得南通電話，今晚六時封鎖天生港。

十四日，由阜寧出發，正午到灌雲。灌雲原爲東海縣的一個大鎮，因爲商業繁盛，民國初年遂劃成一縣。東海一帶鹽商，多半都在灌雲，所以這裡富戶很多，衣用也較爲奢華，尤以對吃上最是講究，當然，這都是一般鹽商所養成的風氣。

午飯後，李監察使召集地方機關團體代表訓話，我在街上作了一次巡禮，便先自趕往新浦去。新浦距離東海縣城十二里，爲東海一帶商業最盛的市鎮。不但東海縣城裡的人們，都要到這裡玩樂，連距離四十里的灌雲，一般腰纏累累的鹽商，也成天成夜坐着



汽車向這地方跑。

街上大規模的商店很多，各銀行在這裡都有分行，旅館，飲食店，也比其他縣城好得多。整個的形容一下，半像南通，半似徐州。

在新浦巡視了一週，又跑到東海，城是建築在山下，形勢非常的雄偉。專員公署縣政府和其他的機關，都在城裡。專員郝國璽，縣長秦傑人，都相當能幹，苦幹。由□副師長的談話，知道我軍和偽匪劉佩臣劉桂堂部正在贛榆前邊作戰。劉匪所部，完全由張宗元指揮。張宗元原係日人化名，指揮部裡各處，也都是敵人。歸張指揮的偽匪號稱四師，其實全部不過三四千人，除劉匪桂堂僅有少數匪性者外，多是冀魯善良的青年民衆，被威迫裡脅而來，根本沒有一點戰鬥的能力，敵人的用意只是在擾亂。經過幾次的接觸，每次都有很多的投誠過來。

×副師長給他們拍了幾張照片，並且和他們講了很多話，安慰他們，鼓勵他們。最使我感動的當我講完話以後，他們的眼圈都紅了，他們含着眼淚喊：『我們從今以後，決心爲我們的祖國効死！殺敵！』

十五日早起，李監察使預定同郝專員視察連雲港，我約同×副師長到贛榆去。新浦到贛榆八十里，這一條公路，沿着海岸，直通青島，完全是爲了鹽務的關係。八時出發

，過了大浦，便是青口，青口距贛榆十二里，因為沿路畧有耽擱，十一時才到了贛榆。贛榆以前被劉匪桂堂曾一度攻陷，商民抵抗，死過許多人，爲了這些人，特意修了一個烈士祠。

這次，敵人又利用劉匪過去的關係，讓他肆意在這裡擾亂，同時又不時向敵機來這裡散荒謬的傳單。但是，地方的民衆正想利用這一個機會來報復舊仇，不但不怕，反而都自動的組織起來，和軍隊去共同抵抗。這一次劉匪的瓦解，固然是僞匪都存心內向，而民衆幫同軍隊的力量，也是一個主因。

縣長朱愛周，是當地一個很敢幹的青年，贛榆一帶的民氣非常強悍，所以他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發動民衆的武力，我覺得這是全面抗戰中最有效的一個辦法。

吃完午飯，恰好又有一批投誠的僞軍從前方送回來。據說，僞匪軍均無戰意，我軍已開始向前推進，他們認爲退回也沒有出路，所以都願意投誠過來。

午後二時返新浦，晚十時登上了開往徐州的火車。

#### 八、展開了保衛徐海的血戰

十六日早九時到徐州，將入旅館，便發出了警報，正午一次，下午三時又一次，只是偵察，都沒有投彈。晚間接到××省政府電話，說是敵軍一千五百餘人，在砲空掩護

下，昨夜已經由天生港登陸了，我保安隊一團堵擊，犧牲過半，敵終於今午進佔南通。啊！南通終於是遭了不幸。

十七日，到徐州城外某處去參□□□。

十八日早晨，乘車赴津浦南段，去訪問于××軍長。客車只通到宿縣，再前進須改乘軍用車。同行有李監察使，何冰如君。午後一時，在□□□得晤于軍長。于軍長的精神比以前更活躍，當我們表示殷切的慰問之後，他只是微笑。他說：「我們當軍人的，這時候不幹，還等待什麼時候幹呢？」

關於淮河的血戰，報紙上已經有過很多的記寫，國人當然知道我們參加血戰的健兒是怎樣的英勇，是怎樣的壯烈。據于軍長表示：

第一，淮河血戰的勝利，完全是軍民合作的功績，輸送，救護，擾亂，以及零星敵人的殲滅，無往而不是民衆的力量。怎樣才能使民衆和軍隊切實的合作，這應該是軍隊本身的紀律問題，紀律好，使民衆不怕，他們自然會和你忠實的合作。

第二，我們的士氣，一天比一天旺盛，都願意爲國家犧牲，來驅除這殘暴的賊寇。相反的，敵軍厭戰的情緒，一天比一天增高，這在每次所得敵人的日記裡邊，可以充分的看出。由厭戰而反戰，姑無論敵人已無援可增，縱使有力再不斷增援，我們相信，越

增援這種反戰的波動越大，這是敵人致命的創痛。

給于軍長拍了一張照片，然後，跑到街上去，看見家家男女老幼，都悠然自得忙着自己的工作，另外有一些似乎爲我們軍隊專售零星食物的小攤，看守小攤的人們，有的是老太婆，有的是女孩子，委實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那種安樂的景象。

吃吃最有鄉村風味的晚飯，離開□□乘車返徐。車開進徐州，已經是深夜了。十九日，很早的跑到中央社，知道張廬兩部在臨沂大捷。

九時與李監察使訪謁司令長官李××氏，告訴我們津浦南北兩段的戰事，是具有怎樣堅強的把握。同時有兩位空軍戰士，報告昨日轟炸滕縣敵陣，給了敵人一個很大的損失。昨天狂炸徐州的三架敵機，在歸途中相遇，也全數被我們空軍戰士所擊毀，大家聽了都非常興奮。

回到旅館，正遇掃蕩報的記者張君劍心，剛從臨沂回來，爲我們詳述臨沂戰況，同時帶來很多戰利品。

臨沂這一次空前的勝利，完全是張廬兩部的戰功。尤其張自忠氏，曾和我們表示他要對起國人，決定拿事實來補償他過去的錯誤，臨沂一戰，這正是他給予國人一個很好的事實。這一個事實，不但可以立刻挽回來國人對於張氏整個的觀感，同時一定也能給

予我們各個戰場武裝戰士們一個有力的振奮。

午後一時，敵機五架，又飛徐州東北兩站狂炸，二時解除警報。

二時半，往訪某參謀長，據談：

一、敵人打通津浦，早具決心，經過幾個月的重大犧牲，還是沒有得到一點進展，既然打破了敵人原來的計畫，又沒有方法來緩和我們國內的輿情，這一企圖，暫時只好承認這是一個夢了。

二、敵人爲牽制津浦，企圖削弱我津浦線上的兵力，遂轉攻黃河北岸冀晉各處，來威脅我隴海沿綫。怎奈實際我方不但沒有受到怎樣的威脅，敵人本身反而遭受受很大的損失。

三、敵人知道這一個企圖又告失敗，又紛調冀晉各處的敵軍，增援津浦，企圖再來繼續完成第一個夢的計畫。這一計畫，顯然是敵人在津浦綫上最後的掙扎，因爲這種關係，津浦綫上今後將展開主力的戰爭。

四、我們前方的戰士，都下了最大的決心，反守爲攻，反被動爲主動，並且採用截擊戰畧，深入敵人後方，以便開始大規模的運動戰。當然敵人也還要增援，但無論如何，我們必拿全力來保衛我們的徐海，無論如何，我們必使敵人對徐海虛擲他們更大的代價。